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譜 年 子 朱

錄附異考

冊 六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纂訂者

王

懋

竑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

印書館

館

發行所

商務

印書館

館

上海及各埠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徐

中五八四五

(本書校對者童振福)

# 朱子年譜序

自洙泗徂而羣言亂。有宋朱子集濂洛之大成。以上溯孔孟。於是道之晦者復明。如日再中矣。明中葉以降。異論復起。或踵宋僧宗杲故智。取朱子門人所記早歲未定之言。與己意近似者。易置先後。以愚誑後人。其說之是非。有目共見。摘瑕而攻者。亦不乏人。顧晚近學者。深造之力。既百不逮古人。又急人知而名。喜其說之便於放言高論。每明知其痴而嗜之。以致真僞之辨。垂五百餘年未定。甚有平日服習於朱子之道者。激於草廬吳氏調停之說。乃亦截取語錄所述早歲未定之言。附會於離問學而尊德性者。汲汲辯言。謂吾朱子何嘗不足於是。以爲庶幾可以競勝於非朱子之徒。而不知適爲惑世誣民者助之薪而張其燄。使存心致知力行朱子尊道之全功。由此益晦。是矛盾起於門牆。而朱紫之淆。將與爲終古。則識者所深憂也。白田先生讀朱子書數十年。於朱子之學。既講明而私淑之。其所得之精微。見於文集中。與友人辨論諸書。又以明李默古冲所定朱子年譜。多刪改原編。與晚年定論道一編暗合。陽爲表章。而陰移其宗旨。後之人不辨其僞而尊信之。其爲害滋甚。乃取朱子文集語類條析而精研之。更博求所述諸儒之緒論。師友之淵源。與夫同志諸子爭鳴各家之撰著。曲暢旁通。折衷於勉齋黃氏所作朱子行狀。以正年月之後先。旨歸之同異。訂爲年譜四卷。其間辨論之迹。考据所由。別爲考異四卷。又以朱子自序中和舊說。謂讀程子書。渙然冰釋。自乾道己丑之春。復取己丑以後論學切要之語。分年編次爲附錄二卷。

然後朱子生平。自早歲從師講學。中間博訪友朋。歸而反復遺編。卒得大學中庸聖賢授受心法。晚與門弟子究悉精蘊。辯超悟之詣。功利之習之非。以垂一脈真傳。其爲學誨人。本末次第。瞭如指掌。俾有志於朱子之學者。如就山川道里圖考而數計歸程。不致臨歧望羊。爲異說所迷眩。其有裨於聖道良非淺鮮。豈特於朱子有功已哉。先生之爲是書也。未嘗輕以示人。歿後十年。先生子箴傳。乃出以授梓。而屬安國爲之序。國惟古人之書。蓋皆不得已而後作。其憂在百世。其成之也。必本諸闇然爲己。毋自欺之一心。故其序述聖賢。悉如其本旨。不敢以私意穿鑿。駟前言而就我。其有所論撰。又必體驗之後。得之真知。不敢據恍惚之見。妄托高深。奪學者之心志。而迷所向。往。下此則微特炫其詭異。盜名一時者。不足語於聖人之道。卽閉門獨造。窮極幽險。以冀後世之有述。顧立心之始。已不能豪釐無差。及其流失。豈獲免千里之謬。先生學朱子之學。自處閨門里巷。一言一行。以至平生出處大節。舉無愧於典型。其成是書。固深懼朱子之學不明。卽孔孟之道不著。求年譜原本不可得。不得已筆削僞本。以反其朔。而窮年考訂。歿而後出。其斤斤致慎。又如此。末學淺薄。望先哲之門牆。而不知所從入。愧無以發明是書。啓斯人之信從。故原古人著述之成法。告天下學者。讀先生是書。庶幾知所別擇云爾。時乾隆壬申秋季中浣。高郵宗後學安國謹序。

# 朱子年譜原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詭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疑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敵。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曰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躡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河之間。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

縷析如視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爲之鈐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余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余生也後，雖不及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故不敢以固陋辭。後學臨邛魏了翁序。

附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秋，我文公闕里掌祠事，朱境以書告曰：文公年譜，謀鈐諸梓，邑賢令佐，斯文朋友，願就徽猷，敢以序文爲請。嗚呼！大賢君子，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教也。況吾文公之年譜乎哉！刊以傳示於人，固其宜也。然在當時，年譜與行狀二文並傳，故年譜所載求師取友，註述本末，出處進退，居官蒞政，前後次第，悉詳年月書之，而行狀則惟以發明求端用力之精義微旨，造道成德之淵奧要歸，所以承先

聖道統之傳。信有在也。昔伊川撰明道行狀。而伊川之年譜行述。則有待於文公。嗚呼。大賢君子。盛德形容。良不易易也。此康節墓誌。所以惟屬之明道。而濂溪之行述。亦待吾文公。而後方爲撰述。蓋惟聖賢能知聖賢故也。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均之爲聖人也。達而在上。則立君道以正萬方。窮而在下。則立師道以教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之聖人也。立君道以正萬方者也。仲尼窮而在下之聖人也。立師道以教萬世者也。師道之立。君道所由以立也。先儒有言。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是亦所謂立師道以教萬世者與。今文公之學。溥海內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家有其書。人誦其言。然經燹之餘。此文或不能盡見也。以平日仰慕之心。誠得此而寓目焉。則其感發興起。若時雨之霑。慨自有不能已者。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謂與。若邑令佐倡率刊行。而前廣西護衛知事李文徵辭疾家居。集議督工。力就厥緒。均知崇尚斯文。以隆教化。咸可尙也。故不敢辭。以復命於掌祠云。是歲之九月三日。汪仲魯序。

朱子實紀。紀朱子之始末。與夫今昔尊崇之實也。舊名年譜。今更曰實紀何也。謂之年譜。則紹乎前。彰乎後者。不足以該。必曰實紀。然後並包而無遺。亦猶史家有世表年表。總謂之實錄也。或曰堯舜始末。孔子紀於典。孔子始末。馬遷紀於世家。濂溪伊川始末。朱子紀於事狀。年譜是編。亦擬孔朱而作歟。銑避席而對曰。不然。此果齋李氏之書。屢經鈐補。頗涉淆舛。加以事或逸於時。文寢增於後。未有粹其全者。銑於朱子受罔極之恩。且爲鄉後輩。與有曠墜之責。不自揆。竊因其舊而修之。釐爲十有二卷。以致景行之私。非

敢妄作也。夫堯舜周程之事，固賴孔朱以傳。乃若孔子雖無世家，而六經之昭於萬世者，自若。朱子雖無實紀，亦奚病其書之昭於萬世哉。書昭於萬世，卽道之昭於萬世。何賴乎此編也。抑朱子嘗言伊川年譜不能保無謬誤，此固夫子自道，亦足以見紀述之難。大賢且然，矧區區小子乎。同志君子，幸原其僭而加訂之，使讀之者有以觀夫德業之全，而興起焉。得有所據，以爲希賢希聖之階，則其爲助似當不小爾。正德丙寅歲十月朔旦，後學婺源戴銑謹書。

世傳李果齋公晦嘗著紫陽年譜三卷，魏了翁爲之序。今其序固在，但云果齋輯先生言行，卽不稱有年譜。及考朱氏今所存譜，蓋多出於洪武宣景間諸人之筆，與朱氏增益所成，斷非果齋之舊。其最謬者，先生歿後數十年間所得褒典，猶用編年之法。甚者尊朱詆陸，爲私家言，非述作體也。比侍御元山曾君佩按閩至建陽，得其書讀之，頗疑冗脫，將重加刊正，而以其事謀於默。默惟尙友古人，必論其世。矧先生立言垂訓在禮，學者所宜立爲先師，乃其行年素履，桑梓後人，顧可諉之弗知。卽雖不文，誼何敢辭。竊聞之古昔聖賢，道術精純，要以踐形盡性爲至。學也者，學此者也。論性莫如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學莫如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大賢而下，靡不須學。其爲道也，本除習氣，以還眞性，所不能者，學與習相爲進退，量盡而止耳。故爲果爲達爲藝爲孝爲簡爲魯爲愚，所至不同。其所以學則一也。易稱學以聚之，所聚何事。中庸語博學弗能弗措，所博何物。蓋學舉全功，行要實德，非徒讀書窮理空譚爲也。如此斯可謂之學也已。宋自周程以還，談道術者蓋多歧矣。先生崛起於時，早聞

父師之訓。既舍二氏黜百家。遂自力於學問思辨之間。以求聖賢不傳之緒。卒於遺編得之。折衷羣儒。直泝伊洛。故其析義最精。著書最富。與陸氏之學頗相違異。此其途轍所從入不同明矣。然觀先生微言細行。具皆篤守聖謨。至進退取舍之際。與立朝大節。尤嶄然著明於世。惟其以疏遠犯人主。觸權路。見嫉羣邪。蒙譏僞學。非先生之過。流風餘韻。蓋有起千載斯人之慕者。豈獨傳註爲世所遵用哉。默也後先生數百年。翔泳高深。欲起九原質疑義而不可得。而於今譜所述。又素乏討論。輒以元山君之意。咨於先生裔孫河。河指摘譜中舛誤者數事。與予意合。因屬之考訂。一準行狀文集語錄所載。默不自揆。稍爲刪潤。其猥冗左謬不合載者。悉以法削之。視舊本存者十七。不以鄙誣累先哲也。譜成。復取勉齋行狀。並國史本傳爲附錄。以示傳信。其自宋褒典亦彙附於末。與是譜合爲五卷云。默猥本論次妄原道術問學之實。欲使後世尊先生者就而考之。然知不免於世譏。元山君學古人者也。甯無諒於余心乎。嘉靖壬子夏六月。既望。同邑後學李默謹撰。

徽國文公年譜。宋李果齋氏所著也。益以勉齋黃氏行狀。先祖生平履歷道學事功始終大致盡矣。婺源戴氏因舊本釐正。附諡議詩文。而總曰實紀。重於徽也。考亭仍婺葉侯重修本。併附書院題記。總曰年譜。行狀重於建也。蓋子孫世守以爲家乘。凌不敏無聞。承先訓如恐墜之。頃病謝山居。嘉靖壬子仲春大巡。侍御元山翁會老先生按閩之暇。凌以年未胥見於建溪行臺。比詢家世。閒出年譜求正。公披覽一盡。歎字蹟多漫滅。亟欲修訂。且慨舊本之未盡善也。遂敦請於大家宰古冲翁李老先生。重加參定。校閱纂輯。



之勤。歷三時焉。備載翁所序集矣。錄既成。侍御乃命付諸木。嘉惠四方學者。凌私心感激。其何可喻。復諭凌撰序諸後。凌叨末裔。奚敢廁以文辭。顧義不容緘也。凌竊聞晦祖受業延平。推衍闕大。尊信表章。實程氏之學也。河洛淵源。卽孔孟正脈也。夫子之道。萬世一。獨吾祖之學。近稍廢而不講。固凌不肖者之罪。於今何幸。逢乎侍御公之鄉多文獻。景行得師。超軼聞見。已神會孔門於千百世之上。而獨崇尙晦祖。倦思興起其學。冲翁桑梓在念。悉力訂讐。卽其用心。俱可想也。將使晦祖之學行。而後孔孟之道可明。孔孟之道明。而後聖王之治可復。茲或二公意也。要皆能以斯文鳴國家之盛者。凌故闡而揚之。大雅君子。翼原僭妄。惟以可告於宗云。嘉靖壬子仲冬。旣望十一世孫凌頓首謹撰。

古今著述之富。無有過於朱文公者。蓋朱子之學。集諸儒之大成。所著有小學近思錄。四書章句。集註。詩集傳。儀禮經傳通解。周易本義。啓蒙。太極圖說通書。西銘解義。楚辭集註。通鑒綱目。名臣言行錄。諸書。而又有文集百餘卷。門人記錄問答之語百四十餘卷。今家有其書。學者無不誦法。可謂盛矣。然讀其書。而不考其生平師友淵源。出處進退之所經歷。與夫文章事業。艱危患難之所履蹈。將微言大義。湮鬱而不章。孟子所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則是年譜之作。惡可以已也。考朱子門人李果齋氏。嘗敘次朱子之言行。雖未以年譜稱。而大端歲月之終始。可與稽也。明世宗時。李古冲從而修之。以舊譜爲多出於洪宜景間。諸人之所改竄。是豈果齋之譜不復見於世歟。當古冲同修年譜。諸公在嘉靖之朝。姚江之學方盛。其以果齋之譜爲多所改竄。非舊本者。不過如序中所稱果齋嘗辨朱陸異同。從而疑其書之未

能盡善。而不知果齋親見朱子辨正象山。豈嘗有晚年定論之說。其亦據實而直書之。以俟夫後人之折衷定論。不可謂著書立說者之不當出於此也。然而古冲之所修。其亦有出於果齋之所未逮。如大修荒政條奏諸州利病諸書法。與陳同甫來往。當在其大書之下。及毀秦檜祠事。皆絕有關係。不可以略者。家兄去蕪。嘗輯兩家之譜。而參以朱子從學延平。及與張敬夫氏中和三變之書。而合爲一編。附以黃氏行狀。宋史本傳。與歷代褒典廟記諸文。以俟後之君子。其書舊刻於金陵。因不揣固陋。用序述而傳之。世有能讀朱子之全書者。得見茲譜。亦足以想見朱子之爲人爲學。而誦法步趨如親炙之焉。豈謂無所助益也哉。題曰重刻。仍其舊也。康熙三十九年。歲在庚辰秋八月。旣望。紫陽後學洪璟識。

# 例義

自昔輯朱子年譜。爲門人果齋李氏。其元本今不可得見。而行世者。明李古冲本。多竄易果齋之舊。近有洪去蕪本。收載較繁。增損未當。又新閩本尤疏略。先生大抵據李洪兩本。嚴審而慎採之。恐覽者無以悉其源流前後。迺取魏鶴山序果齋元本者冠於首。以存其自。而後來諸序以次附。庶開卷而瞭然於相沿之得失焉。

李洪兩本年譜。按之朱子文集語錄。多所不符。先生蓋憑文集語錄。以攷正李洪兩本。故文集語錄收載爲詳。而文集刪取尤多。或不錄詞者。列其目於下。其義理大要。雖長篇必全載。

朱子行狀。爲門人勉齋黃氏作。最可徵信。宋史本傳。不無舛誤。先生攷正李洪兩本。悉以行狀爲主。而本傳有可採者。亦參附之。

延平答問。張南軒集。呂東萊集。朱子師友淵源所繫。多有足採者。若陸象山陳同甫集。亦供附證。他所引據甚繁。茲不悉舉。

李洪兩本年譜。先生分別注明。仍志年譜之舊。而所載文集語錄行狀本傳。暨凡引證羣書。總綴於各條下。統標之曰朱子年譜。

昔朱子作伊川年譜。自言某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

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先生正恪遵朱子作伊川年譜例。而規模不同。意義則一。覽者可知其所自來焉。

先生纂訂年譜。凡己所辯論。原綴各條末後。恐繁重難以行遠。因摘出別爲一書曰年譜考異。略倣朱子作韓文考異例。

李本簡率。洪本較詳。而所增改皆不明其所出。後人無從攷證。先生深病之。故悉著其去取之所以然者。見考異中。昔朱子跋方本韓文言。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尙存他本別字。以待後之君子先生。正遵斯意。

先生友朋講論。凡有採取必明其所自。同邑朱止泉著聖學考略。先生改曰正學考。所論屢及之。又武進鄒琢其著年譜正訛。閒資裁擇。云鄒本者指此。而自著有朱子文集注。並周易本義。九崗論家禮考。亦附見考異中。朱子論學語。散見文集語錄甚夥。年譜有不能具載者。先生復取己丑後最切要語彙一編。而亦按年以敘。間附考異於其下。惜未盡脫橐。而先生歿。遺言云。雖未及成。然大概具矣。附錄年譜後。覽者其通前書合觀焉。

昔朱子題太極圖西銘解。後有言近見儒者多議此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竊謂後之詆訶朱子者。正類是。而爲朱子辯者。亦未能盡通朱子文義。先生潛心體驗。於朱子書實契淵微。嘗以爲文義既明。則遺訓昭如日月。不容後人多著語也。所附論學切要語。簡約分明。覽者當以是意求之。

陸學之非。朱子辨之已明。逮王陽明宗陸氏。而其說復熾。所撰晚年定論。祇欲彌縫異同。以肆其誣罔。李古冲爲陽明之學。率其私意。刪改舊譜。卽晚年定論之計。而更詭出焉。先生有憂之。得洪本稍增多。並有閩本可參校。因訂成此書。祛異說之囊橐。辨燕郢之混淆。大啓關鍵。曲暢旁通。蓋亦傲閒闕錄學。葩涌辨大指。而發揮統緒。確有據依。宏深著顯。直遠出兩書之上。海內君子。必有先生知心焉。謬陳管窺。惟祈高明正之。

外孫孫全轍全敬敬書。

# 朱子年譜目錄

## 卷一

庚戌至甲午

## 卷二

乙未至辛丑

## 卷三

壬寅至己酉

## 卷四

庚戌至庚申

年譜考異四卷

年譜附錄論學切要語二卷

先君子纂訂朱子年譜。歷二十餘年。凡四易藁而後定。別爲考異附於後。又續輯論學切要語。並附焉。歲辛酉秋書成。先君子棄世。不肖等謹藏篋中。今年春。孫氏甥全轍。全敞。亟請付梓。竊惟先君子此書。非一人一家之言。事體重大。而廣其流傳。以質當世。誠子孫之責。宜祇承者。兩甥惓惓行遠之

意甚可嘉尚。因出其書與共校寫。鈐於板。刻既竣。追溯先君子歿。相去十載。伏讀之下。不勝泫然。乾隆十六年辛未秋九月甲子朔。男箴傳謹識。

外大父編修公白田先生篤守朱子之學。於文集語錄。別擇精嚴。晚年定著是書。蓋易簣前數日。猶加釐正。不忍釋手。昔司馬溫公資治通鑒。朱子大學章句。所謂生平精力盡在是書者。庶幾近之。全轍兄弟少小嘗侍先生左右。竊聞教誨。略窺纂訂之意。輒不揣譎陋。強綴例義。十有二條。列諸篇端。覽者可以知其大概云。外孫高郵孫全轍全敬謹識。

# 朱子年譜卷之一上

清 王懋竑纂訂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先生生。

〔行狀〕先生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名家吏部公擢進士第入官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號章齋先生吏部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譜〕先生本歙州人世居婺源之永平鄉松巖里宣和末考吏部章齋公松字喬年爲建州政和縣尉遭父承事府君喪以貧不能歸遂葬其親於政和縣護國寺側服除調南劍尤溪縣尉去官嘗僑寓建劍二州是歲館於尤溪之鄭氏而先生生焉洪本

紹興元年辛亥二歲

二年壬子三歲

三年癸丑四歲

〔行狀〕先生幼穎悟莊重甫能言章齋指天示之曰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章齋異之年譜同

四年甲寅五歲始入小學



〔年譜〕韋齋與內弟程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二。今五歲上學矣。按先生小名沈郎。小字季延。此云五二。以行稱。

五年乙卯六歲。

✓〔語錄〕某五六歲時。心便煩惱。天體是如何。外面是何物。黃義剛。

六年丙辰七歲。

七年丁巳八歲。

✓〔行狀〕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通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

八卦也。年譜同。

八年戊午九歲。

〔語錄〕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年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當如此做工夫。當時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不知何人。

九年己未十歲。

〔行狀〕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譜〕時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語錄〕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而今方覺得難。包揚庚寅後。

十年庚申十一歲受學於家庭。

〔年譜〕時韋齋爲吏部員外郎。以不附秦檜和議。出知饒州。請祠居於家。初韋齋師事羅豫章。與李延平爲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伊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補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曰韋齋。以自警焉。〔文集〕皇考吏部府君行狀云。又得浦城蕭公顛子莊。劍浦羅公從彥。仲素而與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雒之學。延平行狀云。先考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同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韋齋先生書昆陽賦後云。爲兒甥讀光武紀。至昆陽之戰。熹問何以能若是。爲道梗概。欣然領解。故書蘇子瞻昆陽賦畀之。先生跋云。紹興庚申。熹年十一歲。先君罷官行朝。寓建陽。登高邱氏之居。暇日手書此賦。以授熹。爲說古今成敗興亡大致。慨然久之。續集

十一年辛酉十二歲。

十二年壬戌十三歲。

十三年癸亥十四歲。春三月辛亥。丁父韋齋先生憂。

〔文集〕遷墓記云。以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卒於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稟學於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三先生之門。

〔年譜〕常韋齋疾革時。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公子羽。而訣於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

少傅之弟屏山劉子翬彥冲。且顧謂先生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聽。韋齋歿，少傅爲築室於其里第之傍。先生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乃遵遺訓，稟學於三君子之門。三君子撫教如子姪，而白水劉公，因其女妻之，不數年，二劉公相繼下世。獨事籍溪胡公爲最久。屏山卒於紹興十七年丁卯十二月。白水卒於十九年乙巳九月。籍溪則至三十二年壬午方卒也。〔文集〕屏山墓表云：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歿，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卹孤窮爲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於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穉，所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白水墓表云：先君子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既又以其息女歸之。籍溪行狀云：先生所與同志，唯白水劉先生，既與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冲先生而與之遊。更相切磋，以就其學。熹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既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故熹於三君子之門，皆得供灑掃之役。而事先生爲最久。少傅劉公碑云：先人晚從公遊，疾病寓書以家事爲寄。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姪。故熹自幼得侍公左右。〔屏山字詞〕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友朋尙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榮一作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象，知顏子如愚。迹參並遊，英馳俊驅，豈無他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弗越。陋巷闐然，其光烈烈。從事於斯，惟參也無。

慚貫道唯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駿。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文一作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聽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感動而思。躓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

十四年甲子十五歲葬章齋先生。

〔年譜〕墓在崇安縣五夫里西塔山。

十五年乙丑十六歲。

〔語錄〕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未嘗不悚然警厲奮發。沈備某年十四五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李方子

十六年丙寅十七歲。

〔語錄〕某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書。楊道夫

十七年丁卯十八歲秋舉建州鄉貢。

〔年譜〕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十八年戊辰十九歲春登王佐榜進士夏准勅賜同進士出身。

〔年譜〕中第五甲第九十人〔語錄〕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舉業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卻要求爲必得豈有此理曾祖道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

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陳文蔚

十九年己巳二十歲

〔語錄〕某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痛快葉賀孫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閒是閒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粗心了林暉孫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王過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寒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維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閒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錢木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册一日忽思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包揚〔文集〕跋曾

南豐帖云。熹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竊慕效之。跋徐誠叟詩云。熹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先生於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歸仁。知言養氣之說。時蓋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爲不易之論也。二十年庚午二十一歲。春如婺源展墓。

〔年譜〕先是婺源鄉丈人俞仲猷。嘗得先生少年翰墨。以示其友董穎。相與嗟賞。穎有詩云。共歎章齋老。有子筆扛鼎。時董琦嘗侍先生於鄉人之坐。酒酣。坐客以次歌誦。先生獨歌離騷經一章。吐音洪暢。坐客竦然。有帖與內弟程洵曰。聞之諸先生皆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淡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繇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讀語孟以深其本。又帖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辭賦之宗。學詩而不本之於此。是亦淺矣。然學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己而已。反求諸己。別無要妙。語孟二書。精之熟之。求見聖賢所以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洪本按虞集作復田記略云。吏部之來閩。質其先業百畝。以爲資。同鄉張公敦頤。教授於劍。請爲贖之。計十年之入。可以當其直。而後以田歸朱氏。癸亥。吏部沒。張公以書慰文公於喪次。而歸田焉。庚午。公省墓於婺源。以其租入充省掃祭祀之用。李本

二十一年辛未。二十二歲。春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二十二年壬申。二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歲。夏始見李先生于延平。

〔年譜〕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諱  
侗字愿中受學羅公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爲不及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迪天啓嘗曰愿中如  
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韋齋深以爲知言先生少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特往見之〔語錄〕初師屏山籍  
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  
爲舉業官莆田接墟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  
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鄭可〔文集〕延平行狀云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  
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  
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  
也又云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  
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  
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  
顯然尤悔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  
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要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  
徑不差若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

類此。

秋七月至同安。

〔行狀〕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年譜〕廨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凡簿所當爲者。大書楣間。又職兼學事。身率諸生。規矩甚嚴。初士子尙循故態。食已則去。先生爲文勸諭之。以爲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各已散去。豈愛日之意哉。蓋今日學者。舍科舉之業。則無以爲也。故苟足以應有司之求。則至於怠游而不知返。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矣。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死而後已者。果何爲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知所以爲學。則將有欲已不能者矣。先生旣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身加督厲。有本縣進士徐應中。議論純正。王賓操履堅確。敦請赴學。待以賓客之禮。俾諸生有所矜式。又有柯君翰者。家居教授。常百餘人。行峻不苟。遂請爲學職。衆益有所嚴憚。不敢爲非。先生又以爲區區防之於法制之末。而理義不足以悅其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趨而興於行。乃增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漸摩。理義有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翕然從之。以致學殿講座齋舍。悉加整葺云。〔語錄〕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徧帖云。本廳取幾日點追甚鄉分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委。



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所以人怕。潘時舉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喚吏人問例。云須榜曉示。令其具檢頗多。卽諭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寫數榜。但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悉。臨期吏覆云。例當展日。又諭以斷不展日。王過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某向爲同安簿。許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簽押。以免吏人作弊。葉賀孫〔文集〕答陳明仲書云。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

〔文集〕高士軒記。

同安縣諭學者。

諭諸職事補試榜諭。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劄子。

舉柯翰狀。

是月丁酉子塾生。

二十四年甲戌二十五歲。秋七月子塾生。

二十五年乙亥二十六歲。春建經史閣。

〔年譜〕正月以檄至帥府。盡模府中所有之書。藏素閣中。又料簡故匱。治平中所藏書。得尙可讀者二百餘卷。悉度於閣。學者得以覽觀焉。〔文集〕同安縣學官書後記云。二十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言於連帥方公。願樞府中所有書以歸。俾學者得肄習焉。公卽日屬工官樞以予縣。凡九百

八十五卷。

同安縣故書目序云。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爲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弄者復二種三十六卷。著之籍記。而善藏之加嚴焉。

〔文集〕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

夏。縣有盜。分守城之西北隅。

〔文集〕射圃記云。二十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予與監鹽稅曹侯沆分備西北。侯與予行所部。循勉慰飭。諭意吏士。士皆感奮爲用。又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以爲射圃。屬其徒日射其間。其後盜雖潰去。而圃因不廢。閒往射如初。

定釋奠禮。

〔年譜〕初縣學釋奠舊例。止以人吏行事。先生至。求政和五禮新儀印本於縣。無之。乃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考。畫成禮儀器用衣服等圖。訓釋辨明。纖悉畢備。俾執事學生。朝夕觀覽。臨事無舛。洪本

申請嚴婚禮。

〔文集〕申嚴婚禮狀云。竊惟禮律之文。婚姻爲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正風俗。而防禍亂之原也。訪聞

本縣自舊相承。無婚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謂之引伴爲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亦或爲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瀆亂國章而已。至於妒媚相形。稔成禍釁。則或以此殺身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欲乞檢坐見行條法。曉諭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禮。士庶婚娶儀式行下。以憑遵守。約束施行。

立故丞相蘇公祠於學宮。

〔年譜〕蘇公名頌。字子容。同安人。相元祐時。學術風節。爲世所稱。

〔文集〕蘇丞相祠記。

二十六年丙子。二十七歲。秋七月秩滿。冬奉檄走旁郡。

〔年譜〕時秩滿。代者不至。因送老幼以歸。〔語錄〕看文字卻是索居獨處。方精專。看得透徹。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册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脈。當時亦不暇寫。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黃登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只借得一册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問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如此。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脈。都見貫穿。字字語意都有下落。葉賀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廖德

二十七年丁丑二十八歲春還同安候代不至罷歸。

館陳氏者數月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名其室曰畏壘菴陳氏世爲醫名良傑〔行狀〕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年譜〕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於學宮。

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歲春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趙師夏跋延平答問〕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旣歸之後也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備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文集〕與范直閣書云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與卑意不約而合又與范直閣書云熹奉親屏處山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樂矣。

冬十一月以養親請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

〔年譜〕先生自同安歸彌樂其道其於仕進泊如也。

〔文集〕申建寧府狀云。同安到任四年。省罷歸鄉。偶以親老食貧不能待次。遂乞嶽廟差遣。〔行狀〕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

〔延平答問〕李先生書云。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時只在心目間。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間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爲理道所縛。殊無進步處。今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所疑。何媿如之。戊寅十一月。〔文集〕存齋記云。許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說也。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歲。春三月。校定謝上蔡先生語錄。

〔文集〕後序云。謝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熹初得括蒼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中版本一篇。二家之書。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下篇四十七章。與版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獨版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

餘章至。誦程氏以助佛學。輒放而絕之。其餘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凡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後記云。往時削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薛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因書以示讀者。使無疑舊傳云。戊子〔語錄〕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余大雅。

〔文集〕謝上蔡語錄後序。謝上蔡語錄後記。

秋八月。召赴行在。辭。

〔年譜〕用執政陳康伯薦也。先生方控辭。會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本傳〕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

三十年庚辰。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於延平。始受學焉。

〔文集〕再題達觀軒詩序云。紹興庚辰冬。予來謁隴西先生。退而寓於西林院。惟可師之舍。以朝夕往來受教焉。閱數月而後去。〔年譜〕退寓舍旁西林院。閱數月而後去。〔行狀〕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豫章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章齋於延平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

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益深矣。〔年譜〕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洪本〔語錄〕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禪。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輔廣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理會不得。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董銖沈元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

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以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竦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李閱李先生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愧。余大雅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做去，真箇是不同。黃義剛某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仔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輔廣

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二歲。

〔年譜〕是歲貽黃樞密書。黃名祖舜，以三十一年同知樞密院事。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歲。春，迎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延平。

〔文集〕再題達觀軒詩序云：壬午春，復拜李先生於建安，而從以來，又舍於此者幾月。李先生次子信甫，時爲建安主簿。

〔年譜〕復寓西林者數月。〔文集〕延平行狀云：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延平答問〕李先生書云：某幸得早從羅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無仗

助，爲世事渙汨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頽墮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何慰

如之。七月二十一日。

夏五月，祠秩滿，復請祠。

夏五月，祠秩滿，復請祠。



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位復差監南嶽廟。

秋八月應詔上封事。

〔年譜〕是歲五月祠秩滿復以爲請。會六月孝宗卽位詔求直言遂上封事。〔行狀〕祠秩滿再請孝宗卽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敵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願疇咨大臣縱攬羣策鑿失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子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覆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

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盛。司姦賊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已失勢者。旣接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

〔文集〕壬午應詔封事

〔文集〕答許順之書云。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況此非特毫釐之差乎。且以程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懇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尙。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十四歲。春三月。復召辭。有旨趣行。冬十月。至行在。

〔文集〕辭免召命狀。

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

〔行狀〕入對。其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覩。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謬。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於大學之道。而溺

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未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於威強。而在於德業。其備不在於邊境。而在於朝廷。其具不在於號令。而在於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尙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大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年譜〕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觀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先是先生將趨召命。問李先生所宜言。李先生以爲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而主勢孤。先生用其說以對。

〔文集〕癸未。垂拱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待次。

〔年譜〕贊成資闕也。拜命遂歸。〔行狀〕除武學博士待次。〔文集〕與魏元履書云。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辭擬作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十二日。有旨除此官。然闕尙遠。恐不能待。已具請祠之劄。解日投之。

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

〔年譜〕既序次論語要義。又以其訓詁略而義理詳。非啓蒙之要。因而刪錄。以成此編。〔文集〕論語要義序云。熹年十三四時。受二程先生論語說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爲未足。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乃慨然發憤。盡刪餘說。獨取二先生。元本缺此五字。今補入。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序云。予既敍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又以其訓詁略而義理詳。殆非啓蒙之要。因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苟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錄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略。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

〔文集〕論語要義目錄序。 論語訓蒙口義序。  
歸劉氏田。

〔年譜〕按乾道中田券跋云。初屏山與朱子講習武夷。去家頗遠。時於中途建歇馬莊。買田二百餘畝。以供諸費。實與朱子共之。屏山既沒。忠肅公珙。盡以畀朱子。資其養母。後朱子同安秩滿歸。以田還屏山子珩。珩不受。謀於忠肅。轉畀南峯寺。至今猶存。李本

〔文集〕答汪尙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

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細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汪尙書應辰。時以數文閣待制。知福州。云尙書首。蓋追題之。

二年甲申。三十五歲。春正月。如延平。哭李先生。比葬復往會。

〔年譜〕始閩帥汪公應辰。延請李先生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時癸未十月十五日也。先生以十一月歸。正月卽往哭之。比葬又往會。洪本

〔文集〕祭延平李先生文。再祭延平李先生文。

秋九月。如豫章。

〔續集〕答羅參議書云。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歎。豈特吾人共之。海內有識之所同也。自豫章送之豐城。舟中與欽夫得三日之款。其名實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虛。何可量也。困學恐聞編成。

〔年譜〕先生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至是歲書成。〔文集〕困學恐聞編序云。予嘗以困學名予燕居之室。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蓋取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意。以爲困而學者。其用力宜如是也。困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衡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困學工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旁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文

集一答江元適書云。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答何叔京書云。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頽梁壞之歎。俛俛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也。乾道元年乙酉三十六歲。春省劄趣就職。夏四月。至行在。復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

〔行狀〕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年譜〕先是省劄趣就職。既至。而執政錢端禮等方主和議。不合。請祠以歸。

〔文集〕戊午讜議序。與陳侍郎書。陳名俊。廬。時爲吏部侍郎。

二年丙戌三十七歲。

〔文集〕與張欽夫書云。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

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惜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先生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又與張欽夫書云。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尙有認爲兩物之弊。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龜山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摩處也。先生自注云。此書所論尤乖戾。所疑語錄皆非是。後自有辨說甚詳。又與張敬夫書云。海

論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或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窒礙。偶卻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下是否。大抵目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儻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卻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工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又與張敬夫書云。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閒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無一毫之閒。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



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其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歎以爲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啓鍵。直發其私。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爲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如何爾。答何叔京書云。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又答何叔京書云。體念操存。雖不敢廢。然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閒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撥。僅免憤懣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又答何叔京書云。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

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

答羅參議書云。某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學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卻甚占地步。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絕不割著痛處。亦可笑耳。續集

又答羅參議書云。欽夫嘗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此。非而未易究也。續集

答許順之書云。秋來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目前真是一盲引衆盲耳。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鑿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



# 朱子年譜卷之一下

三年丁亥三十八歲。秋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文集〕答林擇之書云。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爲之徧走山谷間。十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端緒。何故汨沒得如此。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

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於潭州。

〔年譜〕道經昭武。謁黃端明中於其家。端明端莊靜重。德容粹然。先生先之以書而請見焉。李本〔文集〕與曹晉叔書云。九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年譜〕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留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李本

冬十一月偕南軒張公登南嶽衡山。

是月六日庚午。自潭城往南嶽。十日甲戌。至十三日登山。十六日庚辰下。十九日癸未。始離南嶽。二十三日丙戌。至櫛州。次日與敬夫別。而偕伯崇擇之東歸。凡二十八日至家。十二月二十日也。甲戌至庚

辰詩名南嶽唱酬集。敬夫爲序。丙戌贈答詩文集。有南嶽遊山後記。與伯崇擇之東歸。名東歸亂藁。文集有東歸亂藁序。〔南軒集〕詩送元晦尊兄云。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竭來臥衡門。無愧自日休。盡收湖海氣。仰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綱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甯殊謀。南山對牀語。匪爲林壑幽。白雲正在望。歸袂風颼颼。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輟。勉哉共無斃。邈矣追前修。〔文集〕答詩云。我行二千里。訪子南山陰。不憂天風寒。況憚湘水深。辭家仲秋日。稅駕九月初。問此爲何時。嚴冬歲云徂。勞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山高不極。雪深路漫漫。泥行復幾程。今夕宿橘州。明當分背去。惆悵不得留。誦君贈我詩。三歎增綢繆。厚意不敢忘。爲君商聲謳。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甯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橫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斃。此語期相敦。

十二月。至自潭州。

是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年譜〕用執政陳俊卿劉珙薦。替施元之闕。〔本傳〕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四年戊子三十九歲夏四月崇安饑請粟於府以賑之。

〔文集〕五夫社倉記云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鄉之耆艾劉如愚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俄而盜發浦城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乃請於府時知府事余公嘉以粟六百斛來於是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遂得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而浦城之盜亦以無復隨和而就禽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價官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知府事王公准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

程氏遺書成。

〔年譜〕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并行間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文集〕程氏遺書後序云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歿而其傳寢廣然散出并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

之英才。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  
丁甯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  
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  
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  
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  
家所抄尙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  
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程氏遺書附錄後序云。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  
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  
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  
每事之下。各係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  
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  
〔文集〕答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自有  
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敬夫所作良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  
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與曾裘父書云。敬夫爲元履作齋銘。嘗見之否。謾納一本。其  
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真左右也。答何叔京書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記其云何。

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易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不爲言句所桎梏。亦爲合下入處親切也。又答何叔京書云。博觀之弊。誠不自揆。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處疑作方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答石子重書云。熹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留兩月而後歸。在道繚繞。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况粗適。他無足言。欽夫見處卓然。從遊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初從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掇之。然從遊之士。亦自絕難得樸實頭理會者。可見此道之難明也。胡氏子弟及他門人。亦有語此者。然皆無實持。拈槌豎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商量也。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卻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



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工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卻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卻恐顛預備。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答許順之書云。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又答許順之書云。近聞越州洪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憂歎。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

五年己丑。四十歲。春正月戊午朔。子在生。

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再辭。

樞密院編修官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省劄催促前來供職。先生辭以見患足疾。未任起發。復以家貧親老。急於祿養。陳乞嶽廟差遣。

秋七月。省劄復趣行辭。

〔年譜〕時太學錄魏掞之。以論會覲去國。遂力辭。〔文集〕與陳丞相書云。鄙性恣愚。獨事妄發。竊觀近

事深恐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戾。不肖之身。非敢自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爲罪大矣。況復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至於如此。旦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遑。敢再瀝悃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陶鑄嶽廟一次。實爲莫大之幸。與汪尙書書云。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爲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卻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士者而爲進退耳。

〔行狀〕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揆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會觀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倭幸之戒。言旣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

〔文集〕回申催促供職狀一。乞嶽廟劄子。回申催促供職狀二。

〔文集〕已發未發說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爲已發。而以性爲未發之中。自以爲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卻本領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己見。告於朋友。願相與講焉。據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

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概得之，特以中卽是性，赤子之心卽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爲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卻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於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言。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爾。周子所謂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又說敬。

自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爲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卻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年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

子以所聞。予亦未之省也。退而沈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歎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其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爲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爲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原本作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子之所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八月。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

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元本作當誤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元本作性誤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元本作覺誤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絕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嘗急迫浮露。復無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徒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答張欽夫書云。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旣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卻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

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立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來諭所謂學者須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邪。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臺麓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且如灑埽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

之邪。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一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所謂。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答林擇之書云。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卽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卻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紛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二先生蓋屢言之而

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爲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又答林擇之書云。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滲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又答林擇之書云。古人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爲學之序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通貫動



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答林謙之書云。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摩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歟。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卻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九月戊午。丁母祝孺人憂。

〔年譜〕孺人歙州祝處士確之女。卒年七十。

〔文集〕外大父祝公遺事。

六年庚寅。四十一歲。春正月。葬祝孺人。

〔年譜〕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名曰寒泉塢。自作壙記。

秋七月。遷章齋先生墓。

〔年譜〕按遷墓記。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鵝子峯下。及考吏部行狀。又云。慶元某年某日。

某日遷於寂歷山。卽今墓是也。豈章齋之墓嘗再遷與。

〔文集〕先妣孺人祝氏壙誌。皇考吏部府君遷墓記。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爲獻。答劉子澄書云。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sup>日疑</sup>之功。當得其趣。夫涵養之功。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答陳師德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於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語錄。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又云。舊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尙未便入腔窠。但當盡此生之力而後已。揚方

冬十二月。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

〔年譜〕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

七年辛卯四十二歲夏五月創立社倉於五夫里。

〔文集〕五夫社倉記云。劉侯與余既奉王公教。留民所償官粟貯里中。次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不欲者勿彊。歲小饑則弛半息。大禋則盡蠲之。請著爲例。既而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又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揭之楣閒。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辛丑延和奏劄四云。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還納本府。其見存三千一百石。竝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卽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文集〕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甲午

〔文集〕答林擇之書云。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如此。而前日不知

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慄。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又答林擇之書云。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卻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邪。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

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以祿不及養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一云。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尙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續準本府再送到。元寄納軍資庫尙書省劄子二道。內一道備坐。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召熹赴行在。指揮伏念熹才不逮人學。無所就。累蒙召擢。訖無補報。近者喪制未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旨又趣其行。熹雖至愚。仰戴恩遇。豈不感激奮勵。庶以圖報萬分。實以凡庸。自知甚審。頃希微祿。徒以爲親。今則禍罰之餘。荒蕪益甚。誠不忍虛冒榮寵。以遭不泊之悲。加以憂患侵凌。心志凋弱。近於婢裏。復發癰腫。雖幸破潰。耗損愈多。正使義無可辭。筋力亦難勉強。惟是跡涉違慢。心不自安。敢罄微誠。仰干洪造。伏祈特賜敷奏。早與寢罷。元降指揮。則熹不勝幸甚。壬辰二月。

八年壬辰四十三歲春正月論孟精義成。

〔年譜〕是書後名要義。又改名集義。〔文集〕序云。論孟之書。學者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宋興百年。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旣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旣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說。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

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書語孟要義序後云。熹頃年編次此書。侵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尙或時有所遺脫。旣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淳明仲。復以附於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見而悅之。旣以刻於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於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庚子冬十一月。

夏四月。有旨趣行復辭。六月。省劄再趣行。再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二。

狀三。

狀四。

資治通鑒綱目成。

〔文集〕序云。先止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鑒旣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認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彙

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舉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鑒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日備遺忘而已若兩書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幾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與蔡季通書云通鑒節本節下元本脫只名綱目取一綱舉衆目張之義條例亦已定矣三國竟須以蜀漢爲正方得心安耳壬辰此以下六書俱續集又與書云綱目凡例修改元本作立說略定極有條理意義矣到此更商推之但修書功緒尙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成矣壬辰又與書云綱目元本作通鑒方修改未定舊本太略不成文字也壬辰與李伯諫書云綱目三國以後草蕪之屬臨行忘記說及今想隨行有的便旋付及幸甚癸巳又與書云通鑒文字近方修得數卷南北朝者伯起不承當已託元善矣度渠必能成之但見修者殊費工夫蓋舊看正史不熟倉卒無討頭處計今秋可癸巳了癸巳又與書云通鑒諸書全不得下功前此卻修得晉事粗定條例因事參考亦頗詳密但晉事最末兩三卷未到故前書奉速宋以後事分屬張元善已修得大字數卷來尙未得點勘癸巳與林擇之書云通鑒工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爲之不容中輟須來年春夏間近入山僧寺謝絕人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乃可別集甲午答呂伯恭書云近稍得暇整頓得綱目元本作通鑒數卷

頗可觀。欲寄未有別本。俟來春持去求是正也。甲午又答呂伯恭書云。綱目草藁略具。俟寫校淨本畢。卽且休歇數月。乙未後。答劉子澄書云。綱目亦修得二十許卷。此一卷是正本五卷。義例益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恨相去遠。不得少借餘力。一加訂正。異時脫藁。終當以奉累耳。又云。近看溫公論東。元本作史說。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卻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歐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復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余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丙申答張敬夫書云。通鑿綱目。近再修到漢晉間。條例稍舉。今亦謾錄數項上呈。但近年衰悴。日昏燈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及早修纂成書。而多事分奪。無力騰寫。未知何時可脫藁求教耳。丁酉答呂伯恭書云。綱目近亦重修及三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矣。戊戌答李濱老書云。通鑿之書。頃嘗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攙括。別爲一書。而未及就。衰眊浸劇。草藁如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爲終身之恨。己亥答呂伯恭書云。綱目此中正自難得人。



寫亦苦無專一仔細工夫。所修未必是當。請更須後也。庚子三答尤延之書云。蒙教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爵。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卻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卻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但據實書之曰某人某官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或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邱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丙午又答尤延之書云。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概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實有所不敢從也。丙午答潘公叔書云。通鑒舉要。詳不能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閱。此綱目之書所爲作也。但精力早衰。不能卒業。恐爲千古之恨耳。丙午壬寅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貼黃云。臣舊讀資治通鑒。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略。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竊妄意就其實。別爲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註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略示訓

戒名曰資治通鑒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閒秩。卽當繕寫首篇草本。先次進呈。恭候臨決。〔語錄〕綱目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鑒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余大雅。綱目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陳淳。〔行狀〕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煩。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又云。通鑒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爲恨。

###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

〔文集〕序云。余讀近代文集。及紀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旣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詭誕之說。余嘗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爲此錄。以便記覽。尙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答呂伯恭書云。名臣言行錄二書。亦當時草草爲之。其間自知尙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爲訂正示及爲幸。癸巳

###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

〔年譜〕橫渠張子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伊川先生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遊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先生至是發明其義。洪本〔語錄〕向到雲谷。自下上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溼。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

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葉賈孫

〔文集〕西銘後記。

〔文集〕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願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進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相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答汪尚書書云：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飮，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觀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敍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九年癸巳，四十四歲，春三月，省劄復趣行，復辭，并請祠。

〔文集〕辭免召命狀五。

夏四月。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成。

〔年譜〕始濂溪周子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先生謂二程先生語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然周子手授二程。本圖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闇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不知有所統攝。又朱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種放穆修來。而五峯胡氏以先生非止爲種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非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種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至是爲之傳解。與西銘解義皆未出以示人也。洪本〔文集〕答胡廣仲書云。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考互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程允夫問。程子未嘗明以此圖示人。今乃遽爲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答曰。當日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卻令後生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爾。

〔文集〕太極通書後序。己丑

太極圖說後記。癸巳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己亥

通書後記。丁未

題太極西銘解後。戊申

五月有旨。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

〔年譜〕先是有旨再趣行。再辭。繼而四被省劄。俱辭。至是進呈。乞嶽廟劄子。宰相梁克家。因奏朱某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朱某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洪本

〔行狀〕先生以改秩畀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

〔文集〕辭免改官宮觀狀一 狀二。

六月程氏外書成。

〔文集〕後序云。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

伊洛淵源錄成。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欲作淵源錄一書。盡載周程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諸人事跡首末。因書士龍告爲託其搜訪見寄也。又答書云。淵源錄許爲序引。甚善。又答書云。外書淵

源二書頗有緒否。幸早留意。甲午

冬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不合辭免。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春二月復辭。三月有旨不許辭免。復辭。夏六月始拜命。

〔行狀〕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年譜〕先是十一月。省劄檢會依已降指揮行下。二月再辭。三月省劄檢會不合辭免旨。劄下又辭。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降指揮。先生以爲改官賦祿。蓋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故三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至是始拜命。

〔文集〕辭免改官宮觀狀三。

狀四。

申建寧府狀。

謝改官宮觀奏狀。

編次古今家祭禮。

〔文集〕跋古今家祭禮云。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爲一國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存於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於無聞。因竊蒐輯。敘次合爲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雜當作別。本可參校。往往闕誤。

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版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日周周·答鄭書作用·疑說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尙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於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豈不美哉。淳熙元年五月。答鄭景望書云。家祭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中否。若可添入。卽孟詵徐潤兩家當在賈頊家薦儀之後。孟爲第七。徐爲第八。而遞僭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爲第十一。而繼以孫日用爲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爲第十三。而遞僭以後至范氏祭儀爲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爲十有九。仍刪去孟詵徐潤孫日用七子。此板須別換不然卽存舊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爲詳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更俟誨諭也。但寫校須令精審無誤。然後刻板。免致將來更改費力爲佳。或未刻間且并寫定上板真本寄示。容與諸生詳勘納上尤便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古今家祭禮二十卷。陳氏曰。朱子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在焉。凡二十卷。

# 朱子年譜卷之二上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近思錄成。

〔文集〕書近思錄後云。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闡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其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東萊呂公跋〕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氏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驚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文集〕答呂伯恭書云。近思錄近令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卻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爲首章。卻非專論道體。自合



入第二卷。

作第二段。

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

中添卻數段。草卷附呈。不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闡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云

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爲佳。千萬勿吝也。

乙未八月。

又答呂

伯恭書云。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已上呈。恐有未安。卻望見教。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

早垂喻也。

丙申。

答張敬夫書云。近思舉業三段。及橫渠語一段。并錄呈。幸付彼中舊官屬正之。或更得

數字。說破增添之意尤佳。

丁酉。

答呂伯恭書云。欽夫寄得所刻近思錄來。欲添入說舉業數段。已寫付

之。不知渠已去彼能了此書否耳。

戊戌。

〔語錄〕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李因祖。

近思

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陳淳。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

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

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害。十四聖賢氣象。

嚴振。

聖賢說得

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又曰。且熟看大學了。卽讀語孟。

近思錄又難看。

葉賀孫。

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

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卻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遊心。

楊道夫。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

未曉得。且從第二卷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

王適。

借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年譜〕東萊歸。先生送之至信州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而子壽子靜自執所見。不合而罷。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附象山年譜〕淳熙二年乙未。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於信之鵝湖寺。復齋詩云云。元晦歸三年。乃和此詩。朱亨道云。鵝湖講道。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朱與陸猶有異同。欲令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曰。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象山語錄〕呂伯恭爲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卻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才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於先兄。某云。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

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末二句云。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陸子壽聞其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云。其議論頗宗無垢。未知今竟如何也。癸巳。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甲午。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甲午。〔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癸巳。〔文集〕答張敬夫書云。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慎。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乙未。答王子合書云。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乙未。〔東萊集〕答邢邦用書云。祖謙自春末爲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釋。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力己就實。泛泛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

之自信也。乙未  
此尤可慮。乙未

〔南軒集〕答朱元晦書云。陸子壽兄弟何如。肯相聽否。乙未 又答書云。臨川其說方熾。秋七月。雲谷晦庵成。

〔文集〕雲谷記。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年譜〕蔡元定從。既至。邑宰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儀。鄉約等書。留學中。鄉人子弟。日執經請問。隨其資稟。誨誘不倦。又作茶院。朱氏譜序。至六月初旬。乃歸。洪本 嘗與滕璘遊。見山水幽靜。曰。儼余疇昔夢中所見也。問其地。對曰。名緋塘。璘業也。先塚在此。曰。故與子有神交者在。因命作亭於其上。書草堂二字。與之。李本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汪丈遽至於此。想同此傷歎。旦夕歸婺源。當便道往哭之也。又答呂伯恭書云。昨承遠訪。數日開警良多。熹十二日達婺源。更一兩日。遍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復遠祖墓。

先生展墓。以遠祖制。置府君兆域。歲久弗修。爲他人所有。乃言於有司。而復其舊。伐石崇土。加修葺焉。〔文集〕祭汪尙書文。祭告遠祖墓文。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

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夏六月。授祕書省祕書郎。辭不允。秋八月。復辭。并請祠。許之。差管武夷山冲祐觀。

〔行狀〕除祕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執政因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祐觀。〔年譜〕時上諭大臣。獎用廉退之士。以勵風俗。參政龔茂良。以先生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爲言。遂有此除。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之。時權幸羣小乘間讒毀。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乃因其再辭。卽從其請。〔文集〕辭免祕書郎狀。一云。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尙書省劄子。并告命一道。授熹祕書郎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聖主寤寐俊傑。圖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巖穴幽隱。亦弗棄遺。遂使妄庸。有此遭遇。恩德隆重。捧戴難勝。豈敢飾詞遜避。以孤獎拔之意。然熹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卽以奉守爲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況頃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腑。蓋旣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畎畝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以假借褒嘉。惠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

成之恩。則有不可以終辭者。此熹所以懇辭逾年而卒拜明命。且復具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蓋有皦然而不可欺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遂夤緣以冒進擢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壘斷而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不惟士夫清議有所不貸。而熹之不肖亦竊羞之。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祇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爲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愚分少安。不勝幸甚。熹除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指揮。謹狀。辭免祕書郎狀二。

答韓尙書書云。區區行役。前月半閒。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竊妄意此必尙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旣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傅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旣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旣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旣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感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疎。不能俯

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己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從臾。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旣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頽俗靡。士大夫倚托欺謾。以取爵祿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強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游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生平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致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職。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旣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牆。無由趨侍。情意

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冬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年譜〕草堂劉公女也。明年某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名其亭曰宰如，而規壽藏於其側。名其

庵曰順寧。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年譜〕先生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之。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有發明，亦學者所當熟味也。洪本〔文集〕答何叔京書云：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謬處，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憤，幸甚。丙戌答張欽夫書云：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未及也。乙未答呂伯恭書云：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自黃直卿先爲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爲折中。己亥答胡季隨書云：熹於語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此豈易事。若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悞之甚耶。癸卯〔語錄〕論語集註蓋某十年前本爲朋友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



敘誤看讀。楊道夫已西後〔文集〕答張元德書云。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二書。甚恨其出之早也。庚戌答孫敬甫書云。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尙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丙辰〔語錄〕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不知何人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作等閒看了。聖人言語本是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出。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卻如何看得聖人意思出。不知何人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不知何人語學者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仔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甘節論語集注。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功看。郭友仁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王過某那集註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閒。那箇無緊要閒底字。越要看。自家意義說是閒字。那箇正是緊要字。沈備某所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爲咀嚼過。此書某自三十歲便下功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曾祖道丁巳集注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卽引用而不沒其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後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朱在過庭所聞集註中解。有兩說相

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陳淳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耳。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董拱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李方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要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道看文字不可忽略。葉賀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未有這般意思在。楊道〔文集〕答潘端叔書云。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卻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卻好評量也。癸卯張元德問曰。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答曰。論孟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適處。參攷集注。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當在丙辰後〔語錄〕論語或問甚好。何故不肯刊行。曰。便是不必如此。文字儘多。學者愈不將做事了。只看得集註儘得。郭友仁問。論語或問。曰。是五十歲。元本作年說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修。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甘節

詩集傳成。

〔文集〕詩集傳序。丁酉冬十月。先生孫鑾詩傳遺說注云。詩傳舊序。此乃先生丁酉歲用小序解經時所作。後乃盡去小序。故附見於辨呂氏詩說之前。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壬寅九月。讀呂氏詩記。桑中篇。甲辰春書臨漳所刊詩經後云。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

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淳熙庚戌冬十月。答范伯崇書云。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故集傳中不敢提起。歐陽公本末論甚佳。亦收在後語中矣。乙未。答呂伯恭書云。竊承讀詩終篇。想多所發明。恨未得從容以請。熹所集解。當時亦甚詳備。後以意定。所餘才此耳。然爲舊說牽制。不滿意處極多。比欲修正。又苦別無稽援。此事終累人也。乙未。又答呂伯恭書云。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略及之。比亦得閒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略修舊說。訂正爲多。尙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庚子。又答呂伯恭書云。詩說昨已付小雅後二冊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卻得反復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論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見得不如如此處。卻望仔細一一垂諭。更容考究爲如何。逐旋批示。尤幸。并得之。卻難看也。庚子正月四日。又答呂伯恭書云。向來所喻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概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爲法。存其惡者以爲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以爲何如也。庚子。又答呂伯恭書云。詩不知竟作如何看。近來看得

前日之說猶是泥裏洗土塊。畢竟心下未安穩清脫。使中求所定者節目處一二篇一觀。恐或有所警發也。庚子答潘文叔書云。詩亦再看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刪改。別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即自有伯恭之書矣。甲辰答潘恭叔書云。近再看二南舊說。極有草草處。已略刊訂。別爲一書。以趨簡約。尙未能便就也。甲辰答呂子約書云。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丁未答李公晦書云。詩說近修得國風數卷。舊本且未須出。甚善。甲辰〔語錄〕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義。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卻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編排放在前面。驅逐序過後面。自作一處。陳文蔚○在字序字補入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同。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疎。邵浩向來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過。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葉賀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間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吳必〔續集〕與葉彥忠書云。詩傳兩本。煩爲以新本校舊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紙卅副在內。恐要帖換也。未詳疑甲長後〔年譜〕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穿鑿爲說以通之。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真經後。以還其舊。

周易本義成。

〔文集〕書臨漳所刊易經後云。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歿。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於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呂氏書古易後〕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元。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歸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象象文言之際。覽者或以爲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爲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爲斷。其說具於音訓云。淳熙八年五月。〔晁氏古易跋〕周易卦爻一、象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謹第如上案。晉太康初。發汲縣舊冢。得古簡編。科斗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爲明了。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无象象文言繫辭。杜預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尙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

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象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以象象文言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象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朱子書嵩山古易跋後》。按晁氏此說。與呂氏音訓大同小異。蓋互有得失也。先儒雖言費氏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象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元本作說經。爲註。馬鄭相去不遠。蓋做其意而爲之爾。故呂氏於此義爲得之。而晁氏不能無失。至晁氏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象象并繫卦末。而卒大亂於王弼。則其說原於孔疏。而呂氏不取也。蓋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象辭。本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其以爲夫子所作。元在經辭之後。爲夫子所自定。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以附當爻則爲得之。故晁氏捨其半而取其半也。其實今所定復爲十二篇者。古經之舊也。王弼註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呂氏於跋語雖言康成輔嗣合傳於經。然於音訓乃獨歸之鄭氏。而不及王弼。則未知其何以爲二家之別。而

於王本經傳次第兩體之不同亦不知所以爲說矣豈非闕哉

周氏會通載此於呂氏易後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

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

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

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容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

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

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庶民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

如此求之似待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

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爲高深微妙之說者

加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

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

就也

未答虞士朋書云寄示趙倉易說簡易精密恨未得一見面扣其詳也但象數乃作易根本卜

筮乃其用處之實而諸儒求之不得其要以至苛細繳繞令人厭聽今乃一向屏棄闕略不復留意卻

恐不見制作綱領語意來歷似未甚便也昨於乾坤二卦略記所疑之一二今謾錄呈幸爲詳之試因

語次以盛意扣之

癸巳後

與趙提舉書云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舊亦草筆其說今漫錄二卦上呈

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概并以爲獻

丙午

問。答陳明仲書云。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書尤難。廷老所傳鄙說。當時草草抄出。未成文字。然試略考之。亦可見門戶梗概。癸巳後。答余正叔書云。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頗多。義理無窮。心力有限。奈何。惟須畢力鑽研。死而後已耳。戊申後。答鄭仲禮書云。示論讀易之說甚善。熹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至於經文。亦但以虛心讀之。間略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揲蓍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摸印以傳。名曰啓蒙。癸丑。答孫季和書云。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久矣。要須先以下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義。而復以傳釋之。則其命辭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爲人傳出摹印。近雖收毀。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其說雖未定。然大概可見。循此求之。庶不爲鑿空妄說也。又嘗作啓蒙一書。亦已板行。不知曾見之否。今往一通。試看如何。別集辛亥。答劉君房書云。本義未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再行摸印。有誤觀覽。啓蒙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贗語。乙卯後。答楊伯起書云。讀易想益有味。某之謬說。本未成書。往時爲人竊出印賣。更加錯誤。殊不可讀。不謂流傳已到几間。更自不足觀也。別集己未。〔語錄〕某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說過了。某只就語脈中略牽過這意思。劉驥。問本義何專以卜筮爲主。曰。且須熟讀正文。莫看注解。蓋古易象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爲一。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難卒說。且須熟讀正文。久當自悟。余大雅。庚戌五月初。見先生於臨漳。問看易曰。易未好看。易自難看。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



多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徐萬近趙子欽有書來云某說語孟極詳易說卻太略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蓋著不得詳說也李方先生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爲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沈側

五年戊戌四十九歲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

〔年譜〕宰相史浩必欲起之或言宜處以外郡於是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本傳〕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任

〔文集〕辭免知南康軍狀

冬十月有旨不許辭免復辭請祠

十月奉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卽具劄子辭乞宮廟差遣

〔文集〕乞宮觀劄子

十二月省劄趣之任

六年己亥五十歲春正月復請祠二十五日啓行候命於鉛山

〔年譜〕東萊屢書勉行南軒亦謂須一出爲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

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爲用於大體。卻有害也。先生至是始有行意。二十五日離家。行至信州鉛山候命。寓止崇壽僧舍。

二月復請祠。

陸子壽來訪。

〔文集〕和鵝湖寺子壽韻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語錄〕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爲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著實也。如孟子卻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卻是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子壽看先生解。莫顯乎微云。幾微。世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滾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卻是使人有檢點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檢點也。先生曰。固然。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卽有教。以至灑掃應對。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對。少大卽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

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院清規樣，亦自好。子壽言：孔子答羣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所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爲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著，便令克己復禮，幾乎以顏子望之矣。今釋子接人，猶能分上中下三根，云我則隨其根器接之。吾輩卻無這箇。先生曰：此說固是。如克己之說，卻緣衆人皆有此病，須克之乃可進，使肯相從，卻不誤他錯了路。設若教他釋子輩來相問，吾人使之克己復禮，他還相從否？子壽云：他不從矣。曰：然則彼所謂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見得是與不是，解後卻錯了，不可知。俱余大〔文集〕答呂伯恭書云：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卻自認前日偏見之說，不知果如何。戊戌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相見，其說如何？子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卻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爲詞說，只此氣象，卻似不佳耳。己亥十又答呂伯恭書云：子靜學生，又有興國萬人傑字正淳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靜卻教人讀書講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庚子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游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卻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會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庚子六〔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所見爲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庚子〔文集〕答曹立之書云：錄

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治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概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尙有兼主舊說，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卻似漸有揜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人，尙以讀書講學爲充塞仁義之禍。此語楊子直在南豐親聞其說而南軒頃亦云：傅夢泉者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尙復疑貳祕藏，以滋其惑也。祭陸子壽教授文云：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網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未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余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履之肯綮，或慰滿乎余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發書而問訊，並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漓，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道之深嗟，唯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惰昏，孰泄予哀，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子壽以庚子九月二十九日卒答呂伯恭書云：子壽復爲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也。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云亡，深可痛。

惜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答傅子淵書云。荊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青田教授陸兄之訃。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俱庚子。

三月省劄復趣行。是月晦。赴上。

〔年譜〕到任。首下教三條。一以郡土瘠民稀。役煩稅重。求所以寬卹之方。俾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利病之源者。悉具以陳。二俾士人鄉人父老。歲時集會。教戒子弟。使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三俾鄉黨父老。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詣學宮。以暇時與教官同共講說經旨。以誘掖之。庶長材秀民爲時而出。洪本。先生每四五日一詣學宮。爲諸生講說。聲塵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爲學職。士風翕然不變。李本。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二程先生配。又立五賢祠。

〔年譜〕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爲蒙恩假守。畀付民社。將使宣明教化。敦厲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而已。其爲訪尋陶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潛。前朝孝子司馬鬲。司馬延義。熊仁瞻。義門洪氏等遺蹟。與夫白鹿洞學宮之廢址。濂溪先生周公。西澗先生劉公父子。了翁先生陳公祠宇之有無。並核其實。以告。至是乃立周先生祠。以二程先生配。其陶靖節潛。劉西澗父子。屯田員外部劉漢凝之。李公擇。尚書李常公擇。陳了翁。諫議大夫陳瓚了翁。四公皆南康人。了翁則講居於此。則別爲堂祀之。榜曰五賢堂。洪本。周祠。張南軒爲記。五賢祠。尤延之爲記。〔文集〕知南康榜文。又牒。

夏五月遣使祭唐孝子熊仁贍之墓。

修復劉屯田墓。

壯節亭記。始至訪求先賢遺蹟。得故尚書屯田員外郎劉公凝之墓於城西門外草棘中。爲作小亭於其前。立門牆。謹扁額。以限樵牧。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

〔文集〕告熊孝子墓文。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壯節亭記。

請祠不報。

作臥龍菴。祀諸葛武侯。

〔年譜〕菴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捐俸錢。屬西原隱者崔嘉彥董其役。繪諸葛武侯像於堂中。書武侯制表中語。洪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一十六字於楣間。後又越數百步。面龍潭作亭。爲吏民祭禱之所。時歲適旱。禱以爲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因榜曰起亭。洪本

〔文集〕臥龍菴記。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四五日一至學中。爲諸生誦說。只此一事。猶覺未失故步。又答呂伯恭書云。學中略爲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卻只是令教官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略爲發明。亦未嘗輒升講座。侵官瀆告。如來教所慮也。但只如文翁常袞之爲。區區志願。止於如此耳。政事固欲簡靜。但今時

仕宦之人不務恤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略加點檢。無不坐此二病者。勢不得已。須差擇一二根治。此外則不敢有毫毛之擾。財賦適諸縣皆不得人。弛廢殊甚。爲丞佐所迫。亦不免使人吏監禁斷遣。然思爲縣者。亦豈不欲了辦財賦。見知州郡。何苦如此。通慢想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握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又云。修造事學中二祠。只是因舊設像。無地步可起造。其他方得劉凝之菴亭並門。凡此等皆用初到送代者折送香藥。及逐月供給中不應得者。椿管爲之。不敢破使官錢。至如前書所說臥龍菴。又自用俸錢。亦不敢破此錢矣。

六月。奏乞減星子縣稅錢。  
具狀奏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而星子尤甚。因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乞賜蠲減。事下戶部。  
請祠不報。

秋七月。以庶僚不合用劄子。申省自劾。

〔行狀〕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非舊制。遂申乞罷黜。  
八月。嚴別籍異財之令。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郡事比亦甚簡靜。問以兩縣破壞。不免暫易其人。卽日詞訟便減十七八。今或至竟日而無訟者。亦緣略鋤去一二亂政生訟者之故。戒令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舉行別籍異財之

令父子復合者數家。初恐未必從令，不意其能爾也。

〔文集〕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

書院乃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五代時李氏爲建官師。給田贍養。徒衆甚盛。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咸平中有勅重修。其後淪壞日久。莽爲邱墟。乃爲訪求遺址。屬教授楊大法。星子令王仲傑重建書院於其地。明年三月訖功。率賓佐合師生修釋菜之禮。以告於先聖先師。又奏乞賜書院勅額。及太上皇帝御書石經板本九經註疏。并徧求江西諸郡文字藏之。又置田以贍學者。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意乃反。〔文集〕曰。鹿洞書院學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爲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



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學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故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東萊呂公白鹿洞書院記〕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胝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翔於南唐。其事至鮮淺。太宗於汎埽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尙寡。漸而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卽間曠以講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歷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

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也。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黜。棄翦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挹先儒淳固。愨實之餘風。而遵守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潛之之遺跡。固不得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與廢始末。具於當途執事所記者。皆不書。

〔文集〕白鹿洞賦。

白鹿洞牒。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是月申省自劾。

申省狀言。屬縣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而催理舊欠。過於嚴急。遂致人戶流移。乞特與敷奏。早賜罷黜。以爲遠近牧守之戒。十二月。又以未蒙處分。復申省自劾。

申請賜晉太尉陶威公廟額。

申轉運使狀云。據都昌縣稅戶等言。公始家鄱陽。後徙潯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本軍城內。都昌縣有廟二所。水旱禱禳。皆有感應。乞加封號。又據本縣繳到江南劉義仲所撰公贊。撫州吳澥所

著辯論。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爲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尊名者。已稱其行事之實。今據士民陳請。欲乞朝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賜爵號。

# 朱子年譜卷之二下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春正月請祠不報。

二月復奏乞免星子縣稅錢。

去歲六月奏事下戶部戶部下之漕司責以上供對補乃復上奏州郡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有此奏請今乃限以對補勢無從出不過剜肉醫瘡以欺天罔人非惟無益而反有害欲望聖慈直賜蠲放施行計其所捐不過紬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而可以少寬斯人使得安其生業。

〔文集〕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第一狀 闕  
南軒張公計至罷宴哭之。

〔文集〕祭張敬夫殿撰文云。嗚呼敬夫。遽棄余而死也邪。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當作丁亥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楮州。今十五當作四年。公試畿輔。公當作入翔禁省。公牧於南。我遞巖嶺。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於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函遺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歔歔。時友會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會行未幾。公計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

邪。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爲報。尙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又祭張敬夫殿撰文云。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之。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胸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躋。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賢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媿。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糜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閒。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

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醑也。惟兄憐而鑒之，尙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神道碑云：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蓋其嘗言有曰：學莫先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年譜〕南軒卒於江陵府治，疾革時，弟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職，莫愛他底，一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洪本〔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欽夫竟不起疾，極可痛傷。熹前月初遣人請祠未還，今又專人再懇，勢必可得，只俟命下，便自此便道一過長沙哭之也。又答呂伯恭書云：荊州之計，前書想已奉聞，兩月來每一念及之，輒爲之泫然。朋舊書來，無不相弔，吾道之衰，乃至於此，爲將奈何。又答呂伯恭書云：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同志書來，亦無不相弔者，益使人慨歎。蓋不惟吾道之衰，於當世亦大有利害也。今日方再遣人往致葬奠，臨風哽噎，殆不自勝。計海內獨尊兄爲同此懷也。祭文一篇，謹錄呈。蓋欽夫向嘗有書來云：見熹諸經說，乃知閒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略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意，而歎吾道之孤且窮。於欽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張敬夫文集序云：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

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寄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早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邪。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向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

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酉，答何叔京書云。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足當，非吾輩所及也。戊子答石子重書云。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初從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遊者，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戊子答范伯崇書云。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工夫，終覺應事匆匆，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庚寅答呂伯恭書云。長沙三兩月不得書，邵武有孟子說，不知所疑云何，預以見告，須得本考之也。然此等文字，流傳太早，爲害不細。昨見人抄得節目一兩條，已頗有可疑處，不知全書復如何。若洙泗言仁，則固多未合。當時亦不當便令盡版行也。癸巳又答呂伯恭書云。欽夫近得書寄語解數段，亦頗有未合處。然比之向來，收斂慤實，則已多矣。癸巳與劉子澄書云。荊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伯



恭詳審穩當有餘。卻不及此公之俊偉明快也。

別集辛丑

答呂士瞻書云。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間病多。

後本已爲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

則欽夫之說亦未爲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鬧處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又自爲大病耳。渠後來此意。

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

甲辰

〔語錄〕欽夫見識極高。卻不耐事。伯恭鄉耐事。卻有病。

黃升

南軒伯

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從卑處去。

沈側

南軒論語初成書時。先見後十篇。一切

寫去。與他說。後見前十篇。又寫去。後得書來。謂說得是。都改了。孟子說不曾商量。

不知何人

三月請祠不允。

修學。申乞以泗水侯從祀。

申省狀云。昨因修葺軍學。見從祀神位名號差舛。具狀申尙書禮部。准本部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號

已奉安訖。而泗水侯孔鯉。獨未得在從祀之列。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

之後。沂水侯孔伋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

〔文集〕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申乞頒降禮書。

申禮部狀云。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苟簡。而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守。欲乞特賜申明。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

臣民合行禮制。鏤板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淺深尺寸行下。以憑遵守。又乞增修禮書狀云。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竊嘗參考。頗未詳備。又近者禮部奏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板頒降。竊慮其間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牴牾。今具如後。如其可採。乞賜施行。

〔文集〕乞頒降禮書狀。

乞增修禮書狀。

夏四月申減屬縣木炭錢。

本軍木炭錢。元係交納本色。紹興年間。改折納錢。以稅絹紐折比之。紬絹計增一倍。比之本色。計增三倍。重困民力。到任之初。卽申提點坑冶司。乞與裁減。又具狀申省。准省劄下。泉司指定。至是泉司奏下。凡三屬縣。歲減二千緡。提點坑冶司號泉司。

〔文集〕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一。

劄子二。

劄子三。

應詔上封事。

〔行狀〕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唯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

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唯望哀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箠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以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縣供軍之數。軍節旣覈。屯田旣成。兵民旣練。州縣事力旣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譽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賞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相。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旣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蠹。

臺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響。恥又何時而可雪耶。〔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前日妄發。本期密贊聖聰。昨日乃聞降付後省。不密失身。從是始矣。然業已致身事主。生死禍福。唯其所制。非己所得專也。此間只有三五擔行李。及兒甥一兩人。去住亦不費力。但屏息以俟雷霆之威耳。前日如自明諸人文字及近習者。皆不降出。此乃付外。又不可曉。區區愚忠。猶不能無冀幸於萬一耳。庚子六月與江東陳帥云。熹疎賤狂瞽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付後省矣。是明主固優容之。但此章宣露賤迹。自是愈孤危矣。陳帥後與周參政劄子云。蒙諭謬妄所陳。聖旨乃有假借納用之意。自惟疎賤。不宜得此。悚戴之私。殆未易以言語旣也。然前事不聞有所施行。後事更被詰問。反若以遲滯之罪罪之者。惜乎聖主虛心受言之美。未有以見於行事之實也。周參政必大

〔文集〕庚子應詔封事。

請祠不報。

秋七月。再奏南康軍旱災。

大修荒政。

〔年譜〕是夏大旱。盛暑中。禱祠山川。卻蓋暴露。蔬食踰月。恐懼憂勞。無頃刻暇。至秋計苗失收七分。以上乃竭力措置。爲荒政備。首諭小民安分著業。以待賑恤。毋得輕有流移。令主戶各存恤其客戶。有餘米平價出糶。以濟鄉閭。其有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司爲責償。如有違令閉糶者。當根究施治。其貧民妄行需索。鼓衆作鬧。定當重作行遣。又計度本軍別無儲積。常平米斛甚少。乃兌借上供官錢二萬四千餘貫。糶米一萬一千餘石。以備賑糶。又以賞格勸諭富室。得米一萬九千石。賑給饑民。又奏乞留六年未起米。及本年檢放外餘米。盡行撥賜。又乞令轉運常平兩司。將所管常平義倉通融支撥。應副軍糶。又乞許依分數放免外。其今年夏稅未納錢帛。權行倚閣。俟來年蠶麥成熟。卻隨新稅帶納。本年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又奉旨三等以下人戶。零欠夏稅。並與倚閣放數。旣寬。以故民無流移。凡荒政涉冬。皆已有緒。洪本〔語錄〕先生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早了賑濟。委無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剗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糶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糶米賑糶。早時糶得卻糶。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舊來截住客船糶三分米。至於客船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糶客船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嚴璘

〔行狀〕至郡懇惻愛民。如已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

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並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略。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閭里安靖。

〔文集〕奏南康軍旱傷狀。再奏南康軍旱傷狀。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乞截留米綱充軍糧賑濟狀。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狀。奏借兌上供官錢糴米。并乞權行倚閣夏稅錢帛狀。乞撥賜檢放外合納苗米充軍糧狀。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申南康旱傷乞放租稅。及應副

軍糧狀。申南康旱傷乞倚閣夏稅狀。乞聽從民便納錢絹劄子。乞禁保甲擅開集劄子。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乞減移用錢額劄子。乞行遣攔米官吏劄子。乞申明閉糴指揮劄子。乞撥

兩年苗稅劄子。與星子諸縣議荒政。勸諭救荒。與江東陳帥畫一劄子。俊卿與江東王漕劄子。師愈。江東。漕運判官。與漕司畫一劄子。即王漕。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椿錢狀。辛丑

九月申請修築沿江石堤。

劄子云。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住西灣水汊。藏泊舟船。每歲錢糧綱運。並商榷舟船。俱於寨內注泊。雖值風濤。亦免沈溺。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暇開修。逐年風浪。砌石損動。寨內沙土填塞。重載舟船。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每有大風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拋失官私錢物。不可勝計。今緣

本軍旱傷，細民缺食，準紹興年令災傷州縣，可以募人興工者，預行檢計工料，奏聞。本軍已委官檢計合用工料，具申轉運使衙，取撥窶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葺，使饑民就役，不致缺食，而公私舟船得免沈溺之患。

〔文集〕乞支錢米修築石堤劄子，乞催修石堤劄子。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春正月開場濟糶。

〔年譜〕先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合爲三十五場，乃選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監一場，以轄賑糶，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嚴減剋乞覓之弊。至是人戶赴場就糶，其鰥寡孤獨，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則凡合糶者，皆濟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皆一頓與之，都昌無米，則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周浹。閏三月望，以二麥秀茂，食新不遠，糶濟結局，凡活饑民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千七百七十六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時孝宗臨御，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畫可，至撥借上供錢物糶米賑糶，復求旱餘苗米，亦盡得之，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移捐瘠之患。洪本

二月陸子靜來訪。

〔年譜〕子靜來訪，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先生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先生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請書於簡，以諭同志。洪本〔文集〕跋陸子

靜白鹿洞書堂講義云。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鑿、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洞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附陸子靜講義〕九淵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鑄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祕書先生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觀盛觀。竊自慶幸。祕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昔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尙。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則有與聖賢相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唯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



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矣。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疾。心痛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祕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子勉之。以毋負其意。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敘述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卻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辛丑三月。

又答呂伯恭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弊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卻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終亦未竟窮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喻陳正己。亦其所訶。以爲溺於禪者。熹未識之。未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捉撮處。從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湖南。欲歸途過之。再與仔細商訂。偶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俟

寄書扣之。或是來春始可動也。

辛丑六月

〔語錄〕謂楊道夫曰：曾見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

來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卻說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爲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

便憑磨壓地去了。千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豈不深可痛惜。

楊道夫

子靜只是拗伊川云。

唯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也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滕璘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

可無。子靜說：此是閒議論。某曰：閒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會說無意而說

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

曰：他之無意見。只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

甘節

〔文集〕答林擇之書

云：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

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

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庚子

與吳茂實書

云：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

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卻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儼好。卻是先於性情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卻無此病也。庚子 答符復仲書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捨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庚子〔附陸子靜與符復仲書〕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爲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觀。是不肯徇情縱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爲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文集〕答項平父書云。示論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癸卯 答陳膚仲書云。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見聞。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

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善處知所決擇。考其尤然無作。以重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三月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

〔年譜〕初到南康。有任滿奏事之旨。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除此職。然猶待次。先生愛君之誠。深願見上。以罄平生之蘊。既不獲前。乃奏本職四事。一。請勿拘對補之說。特旨蠲減星子縣稅。二。請照賞格補授諸出粟人。使民間早得爲善之利。三。請凡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年倚閣夏稅。乞與蠲放。其上二等人戶。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殘欠。四。請降勅賜白鹿洞書院額。及頒賜太上皇帝御書九經註疏印本等書。洪本

〔文集〕繳納南康軍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閏三月二十七日去郡東歸。

〔年譜〕先生治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者。亦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急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李本〔語錄〕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一小兒將死。某訊而禁之。次日杖之譙樓下。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爲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

爲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爲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爲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陷溺一至於此。揚道夫

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

〔年譜〕劉子澄請爲諸生說太極圖義濂溪曾孫正卿彥卿元孫濤爲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渡湖口而歸是月壬戌遠家。洪本〔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閏三月二十七日方得合符而歸替後只走山南山北旬日拜謁濂溪書堂以四月十九日至家。

秋七月除直祕閣三辭。

〔年譜〕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故除先生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賞辭九月告下復辭不允又辭〔行狀〕除直祕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

〔文集〕辭免直祕閣狀一 狀二 狀三。

八月東萊呂公訃至爲位哭之。

〔文集〕祭呂伯恭著作文云嗚呼哀哉天降割於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有雲

之君子尙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闊廓。既海納而川涇。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登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縶疾而言歸。慨一臥以三年。尙左圖而右書。聞道蓋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摭其素蘊。不惟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常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尙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蓋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懷計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且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也。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間。尙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尙饗。〔年譜〕先生稱伯恭舊時性極褊。因病中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又曰。讀書如伯恭。方可爲變化氣質。至是東萊與南軒相繼下世。深痛斯文之不幸。既爲位而哭。又遺奠於其家。〔呂公定周易爲十二篇。以復古經之舊。先生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故祭文中有事記將誰使續之語。蓋歎其難繼也。〕洪本〔文集〕與劉子澄書云。伯恭逝去。令人悲痛不可言。計報中必已見之。

傷悼之懷。相與同之也。去年方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撐也。別集辛丑又與劉子澄書云。目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前

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因循媮惰。安得不至於此。今乃

深有望於吾子澄也。壬寅答詹帥書云。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

事。但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之本意耳。浙中近年怪論百出。駭人聞

聽。壞人心術。強者唱。弱者和。淫衍四出。而頗亦自附於伯恭。常爲深歎息也。壬寅詹帥儀之〔語錄〕伯恭說

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李閔祖看大事記曰。此書甚好。考訂得仔細。大勝詩記。不知何人〔文集〕呂氏家

塾讀詩記後序。跋呂伯恭書說〔附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詳觀來諭。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

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宏。不可不省察也。庚寅又與書云。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

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爲樣。轍回擒縱低昂

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庚寅又與書云。張五十丈祭文。讀之泫然。不唯痛逝者之不可作。

又竊以窺任道之心。屹然益堅。幸甚。願益勉之。使宏大平粹。則見諸行事。垂諸方冊。皆可以爲後世模

範。吾道之幸也。大抵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旺。要須融化得盡。方可爾。

庚子〔文集〕答張敬夫書云。傷急不容耐之病。固亦自知其然。深以爲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

處。當得減損也。

是月改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年譜〕時浙東薦饑。宰相王淮薦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以上軫宸慮。遂拜命不敢辭。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仍乞奏事。十月堂帖報南康納粟賞行。遂受職名。洪本

〔文集〕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冬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年譜〕先生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上爲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並南康兩事。共七劄上之。李本〔行狀〕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甯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污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將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則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



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揀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乃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千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吝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閣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揀荒之急者。當倥偬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揀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秋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生

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爲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  
〔文集〕辛丑延和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奏劄六。

奏劄七。

十二月六日。視事於西興。

〔行狀〕先生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輳。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

奏劄賈祐之不抄劄饑民。

奏狀言。紹興府兵馬都監賈祐之。並無抄劄。委是不職。乞重賜黜責。以爲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詔行社倉法於諸郡。

〔年譜〕初奏事延和殿。請推行崇安社倉法於諸郡。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頒行。



# 朱子年譜卷之三上

淳熙九年壬寅五十三歲春正月巡歷紹興府屬縣婺州衢州。

〔行狀〕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語錄〕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孫自修紹興時去得遲。已無擘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割城下兩縣饑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人來。外縣卻抄得多。卻托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日便辦。卻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僧寺及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置木窗關防再入之人。滕璘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效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爲易。鄭可學

奏劾密克勤偷盜官米。

奏狀言。蒙聖恩撥下米斛賑濟。紹興府差指使密克勤。往平江府請取米。分上虞、新昌、嵊縣。交卸賑濟。今臣巡歷到嵊縣。點檢其所押米一萬三千石。內折欠升合。并和糠泥之數。計缺米四千一百六十石。情理重害。不可容恕。除已牒本府交量發下賑濟。仍拘管密克勤送獄根勘外。欲望聖慈。先將本人重作施行。仍令紹興府監追所盜米斛。送納賑濟。

奏劾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

奏狀言。臣巡歷到婺州金華縣孝順鄉第十二都米場。無人在彼糶米。據人戶衆狀告訴。本縣分撥上戶朱熙績。就近在本場糶米。其朱熙績輒敢欺凌縣道。不復發米前去。及臣巡歷到彼。乃詐出文榜稱。就十四都出糶。致一場人戶無從得食。其在家所糶。又皆減剋升斗。虛批歷頭。所散粥日以一二斗米。多用水漿煮成粥飲。就食者反爲所悞。狼狽而歸。凡其所爲。無非姦狡切害之事。若使人皆如此。荒政何由可辦。欲望聖慈。重賜黜責。以爲豪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

哭東萊呂公墓。

〔文集〕題伯恭所抹荆公日錄云。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度出此編視予。感歎之餘。爲書其左。

奏劾衢州守李嶧。

奏狀言。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李嶧。專務掩蔽。不以實聞。及轉運司訪聞得實。反爲李嶧執稱無水。

而其親戚方在政路。曲爲主張。至今未竟。及旣遭旱。暉又妄申諸司。民不缺食。未至流移。檢放諸縣。都不盡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甚。通計七八分。而暉只作一分六釐減放。開化縣被災不減常山。又僅及一釐一毫而已。臣今行視兩縣。水痕尙存。山谷之民。羸瘦萎黃。非復人貌。死亡已多。而暉恬然路不加恤。但知一概差人下縣督責財賦。急如星火。加以病昏。不能視履。百度廢弛。不成州郡。不但檢放不實。荒政不修而已。敢昧萬死。按劾以聞。

奏劾張大聲孫孜檢放不實。

奏狀言。衢州元差監酒庫張大聲。龍遊縣丞孫孜。前云檢視覈實。卻乃觀望本州守臣意指。輒敢欺罔。滅裂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忽檢放。以致被災人戶。流移四出。而貧下之民。死亡甚衆。望特降睿旨。將張大聲孫孜。并行重賜黜責。以爲日後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永康陳同甫來訪。

同甫名亮。永康人。呂東萊特重之。至是來訪於衢婺間。旬日而別。

二月。回紹興。乞賜鑄削。

奏狀云。臣以職事橫被中傷。伏蒙聖明特賜臨照。謹已遵稟。復還紹興府界。竊見諸暨縣災傷至重。疾疫大作。民之羸瘠死亡者。已不勝數。臣前日聞命之際。震恐猝迫。輕去職守。有失照管。其罪已在不救之域。願以救荒事亟未敢乞罷。只乞聖慈。且將臣見在官職先賜鑄削。候救荒結局日。別行竄責。庶允

公議。

夏六月旱。上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行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卻。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白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

條奏諸州利病。

〔行狀〕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科紐。惟恐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爲萬戶。於揀荒之

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之計。〔年譜〕又言台州丁絹錢。有抑納倍輸之患。乞每丁納半錢半絹。〔本傳〕有短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

秋七月。奏蝗蟲傷稼。

奏狀言。聞紹興府會稽縣。蝗蟲頗多。遣人走探。已據回報。卽親往看視。委是爲災。有害苗稼。紹興府先已支錢募人打撲。赴官埋瘞。本司亦支錢添貼收買。臣與帥臣王希呂。一面詢究祈禱。打撲焚瘞外。須至奏聞者。

奉御筆回奏。

奏狀言。紹興府會稽縣。蝗蟲已同本府發錢收買焚埋。續奉御札。令臣分詣祈禳。更行支賞。召人收捕。令速殄滅。臣恭稟聖訓。夙夜不遑。卽同帥臣。就府治設醮祈禳。又於先支錢外。加倍增貼。召人收捕。今據申到。并已收買焚埋。尙有一分以上。未至盡絕。爲此先具奏聞。

巡歷紹興府屬縣。入台州界。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

申省狀言。熹昨巡歷至江山縣。見得知縣王執中。庸謬山野。不堪治劇。及據士民詞訴。又伏覩臣僚所奏本縣饑民事。其知縣王執中。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伏乞敷奏。將王執中特賜罷黜。已先行下衢州。將本官對移開慢職事。聽候朝廷指揮。



奏劾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

奏狀言：臣昨親見寧海縣人戶流移，自到本州，卽行詢究，見本縣流移人戶已千有餘口。其知縣王辟綱恬然不恤，亦無申報，委是不職。欲望聖慈，特賜罷黜。

申乞許令佐自陳嶽廟。

申省狀言：諸州連歲災傷，全藉知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竊慮其閒，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問，則爲民害。欲望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自陳嶽廟，差遣仍嚴責已，差下人疾速赴上，其未到間，乞委自本司差人權攝。庶幾數月之間，逐縣得人，不至誤事。

奏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

奏狀言：婺州去歲災傷，本州通判趙善堅措置濟糶，委有勞效。本官雖將任滿，本州今歲又遭旱傷，全要知得措置首尾官員，差委幹辦，欲望特降睿旨，許令善堅在任，同本州守錢佃協力措置災傷，庶免誤事。

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年譜〕知台州唐仲友，與丞相王淮爲姻家，吏部尙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七月，先生巡所部，將趨温州，涉台州境，民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紛紛，急趨台城，則訴者益衆，至不可勝窮。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污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僞造官會等事，節

次劾之。仍送紹興司理院鞠實。章三上。王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司委清彊官體究。仍令先生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先生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初王淮營救甚至。而紹興獄具情得。按章至六上。淮度其勢益熾。乃取首章語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辨疏同上。曲說開陳。故他無鑿削。止罷新任台州。久旱雨遂大霑。是歲穀重熟。洪本

八月留台州。乞賜罷黜。

奏狀云。臣之所以久留台州。只緣憂慮仲友逞憾報復。殘虐吏民。今新知本州史彌正已到。俟其交割州印。臣即便恭稟聖旨。日下起發。不敢稽留外。再臣雖孤賤。叨被使令。今者所按巨姦。未蒙朝廷準依常法。略賜施行。則自是以往。復有貪殘不法。肆毒害民如仲友者。未審在臣合與不合按劾。如臣愚闇。實有疑焉。然以臣之私計而言。則惟有收迹朝市。遠避權豪。可以少遂初心。克全素守。臣謹上奏乞賜罷免。十八日離台州。至二十二日入處州縉雲縣界。又以未蒙處分。再乞黜責。

毀秦檜祠。

〔年譜〕永嘉學有秦檜祠。移文毀之。曰。竊見故相秦檜。歸自金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讐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爲進退。崇獎天下諂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旣死於棘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逮趙汾之獄。蓋將掩衆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聞

圖九錫而來獻。天不誅桀，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況永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尙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廟英賢，何以爲訓。洪本

除直徽猷閣再辭。

〔年譜〕獎賑濟之勞也。先生以爲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躡等疏榮懼非所以示勸懲。況前按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而體究指揮尙未結絕，方藉藁以俟斧誅，豈容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

〔文集〕辭免進職奏狀一。奏狀二。

改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辭。

〔年譜〕蓋奪唐仲友新任也。先生初聞江西新命，卽日解職東還，具奏言：臣自早歲卽甘退藏，妄意討論遺經，以待後之學者。今蒙恩許解賤職，正愚臣得遂夙心之時，而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亦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壟，畢志舊聞。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九月十二日去任歸。

〔文集〕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割饑民狀。辛丑

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狀。辛丑

奏採荒事宜狀。辛丑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狀。

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乞再賜

官會三十萬貫。速行舊歲之賞。痛減度牒之價。其作捺湖埂。亦新年農事利害之大者。并乞早賜米斛。

奏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狀。

奏巡歷婺衢採荒事件狀。一於所賜錢內。取撥台州處州義倉

米錢五萬貫。應副婺州糶米糶濟。一於許撥義倉米五萬石內。將一萬石。專充衢州賑濟。奏衢州

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奏請畫一事件狀。奏張大聲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狀。乞賜鑄

削狀。乞給降官會等事狀。其一乞推去年獻助之賞。其二乞減度牒米數。其三再乞賜錢會三十

萬貫。又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錢並行住催。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役錢展限起

催狀。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欠狀。乞推賞獻助人狀。婺州金華縣進士陳夔。獻米二千五

百石。合補迪功郎。婺州浦江縣進士鄭良裔。獻米二千石。合補上州文學。婺州東陽縣進士賈大圭。獻

米二千石。合補上州文學。處州縉雲縣進士詹玠。獻米二千五百石。合補迪功郎。奏衢州官吏擅

支常平義倉米狀。乞修德政以弭天變狀。奏蝗蟲傷稼狀。御筆回奏狀。再奏衢州

官吏擅借支常平義倉米狀。奏採荒畫一事件狀。一被災州郡督理夏稅特與寬限。其紹興府去

年住催夏稅人戶。先期輸納者。理折今年夏稅。一乞詔州郡依條受理旱帳。及早差官檢放。一請開許

印給度牒。官會早賜給降。其度牒減價。每道止賣五百貫。一聞村落間。已有彊借劫奪之患。乞早撥上

項錢數。宣布存恤。自可以銷厭禍亂之萌。然後詔安撫提刑兩司。察其敢有作過倡亂之人。及早擒捕。

致之憲典。庶幾姦民知畏。不至生事。一獻納減半賞格。止於紹興一府。今乞於浙東一路通行。一興修農田水利。既濟饑民。又成永久之利。一七州糶濟。用人甚廣。乞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之人。權行差使。庶可集事。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乞將合該蠲闕夏稅人戶。前期輸納者。理

折今年新稅狀。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一蝗蟲傷稼。催促差官檢視。及支錢收捕埋瘞。一乞賜

指揮令州縣。不得刷具舊欠。催督賦稅。一乞將嵯縣上虞餘姚三縣新舊租稅。特與倚闕。俟見秋苗合

放分數別賜處分。一至新昌縣。連得大雨。中晚之禾。間有可望。而秋序已深。恐難結實。荒熟之形。切宜

子細分別。一已損田段。不堪收割。皆欲耕墾。布種蕎麥。二麥之屬。乞特降指揮。催促檢放。庶幾民間及

早耕種。其有缺少種糧。更令官司量行應副。

奏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狀。

奏救荒事宜畫一

狀。一已蒙給降三十萬貫。更乞撥錢湊作二百萬貫。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糶。一減半賞格。已許於浙

東一路通行。乞刪去今來指揮所增委曲關防之語。庶幾人爭先應募。一乞將本路被災縣分人戶。夏

稅權行住催。俟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至台州五縣等五等人戶。今年丁絹。乞特

與蠲放。一乞許於賜給錢內。量撥什三於合修水利去處。審實應副。一乞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

下。不候檢踏。先賜蠲放。一被災州縣人戶。往外興販糶糶者。不得邀阻抽稅。其糶米訖。所買回貨。並不

得輒收分文稅錢。

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會度牒狀。

奏台州免納了絹狀。

再奏乞給降錢物。及減放住催水利等狀。

乞降旨令婺州撥還所借常平米狀。

奏巡歷至

台州奉行事件狀。一奉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十五萬緡。即時分撥。應副諸州。仍詢訪土居官員士人。誠實練事者。一縣數人。與州縣官公共措置募船。前往收糴米斛。仍請上戶說諭。或出米穀。或出錢物。添助賑糴。又立式。選差都正鄉官。家至戶到。抄割饑民。取見的確數目。俟將來闕食。就行糴濟。一已諭州縣官吏。常切體訪。不拘早晚。但覺民間闕食。便行賑糴。收錢運糴。循環接濟。無損於官。有益於民。一興修黃巖水利。支錢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林鼎蔡鎬。公共措置。其本縣知縣范直興。不甚曉事。難以倚仗。乞特與嶽廟。別選清強官權攝縣事。庶幾興役救荒。不至闕誤。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

同本府上。

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奏義役利害狀。

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第四狀。

第五狀。

第六狀。

申乞禁止遏糴狀。

申乞賑糴賑濟合行

五事狀。

申乞將衢州義倉米糴濟狀。

申揀荒事宜畫一狀。

申乞許令佐自陳嶽廟狀。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詔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辭。詔免回避。復辭。

〔年譜〕詔與江東梁總兩易之。又辭。言臣區區誠懇。已具前奏。既蒙改命。曲遂其私。其在微臣。固已深幸。但臣前所奏。尚有未蒙聖察者。欲望曲賜哀憐。追寢誤恩。改畀祠祿。使其得遂夙心。免罹非禍。且臣祖鄉。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族。些小田產。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又辭。以爲今來所除。仍司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上辜眷使。乞特與祠。使

得卒其舊業。退避仇怨。時辭職名不允之命下。又辭。以爲前按唐仲友。更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勅。已招人蔣輝等。亦聞已得朝旨。盡行釋放。竊恐臣所按劾。不公不實。別有合得罪名。難以例霑恩賞。詔並不許。

〔文集〕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奏狀二。

冬十一月始受職名。仍辭新任。并請祠。

〔年譜〕始受職名。仍辭新任。且乞奉祠。極言昨來所按賊吏。黨與衆多。棊布星羅。并當要路。自其事發以來。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舐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爲魚肉。而其變亂黑白。誣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庶可少紓患害。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以沮先生。王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薦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故先生奏言及之。

〔文集〕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年譜〕上覽奏。知不可強起。詔以累乞奉祝。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行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

〔年譜〕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殉國之意。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然憂世之意未嘗忘也。作感春賦以見意。洪本

夏四月，武夷精舍成。

〔年譜〕結廬於武夷之五曲，正月經始，至四月落成，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者甚衆。洪本，元吉爲記，轉

〔文集〕武夷精舍雜詠，并序 武夷權歌十首。甲辰

冬十月，如泉州。

傅安道自得與先生有先人之舊，是歲八月卒，往弔之。十二月歸。

十一年甲辰，五十五歲，是歲辨浙學。

〔年譜〕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論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文集〕答呂子約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疑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旣學聖人，則當以聖人



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旣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毋乃悖之甚耶。甲辰又答呂子約書云。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卻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乙巳又答呂子約書云。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癸卯又答呂子約書云。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淆訛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乙巳答路德章書云。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尙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卽自然無後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答沈叔晦書云。前日務爲學而不觀。

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又答沈叔晦書云。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癸卯答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強不可合者。猶未肯豎降幡也。乙巳又答劉子澄書云。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卻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乙巳答孫季和書云。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卻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甲辰答潘叔昌書云。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卻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殊不<sub>可</sub>曉。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亦<sub>已</sub>立。未必以爲然耳。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趨聖賢之域。不謂近年議論蠱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已

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甲辰後。答耿直之書云。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月之間。凡所聞者。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癸卯。答潘端叔書云。子約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乙巳。答黃直卿書云。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深可憂歎。亦是伯恭有以啓之。續集庚戌

十二年乙巳五十六歲。春二月。祠秩滿。復請祠。夏四月。差主管華州雲臺觀。

辨陸學之非。

文集曹立之藁表云。立之名建。幼穎悟。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爲者。而大覃思於諸經。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卽往從之。得其指歸。旣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盡得其遺文。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乃有定論。不疑其告朋友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

況忽下擡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癸卯。答劉晦伯書云。立之慕表。已爲作矣。而爲陸學者以爲病。已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實直書耳。續集

與陸子靜書云。立之慕表。今往一通。顯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見陸譜。答劉子澄書云。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疑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閑齋錄注。乙。答陸子靜書云。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爲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礪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卽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元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此數日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尙復有異同否耳。丙午。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論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論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止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

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常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丙午又答諸葛誠之書云。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消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生嫌隙也。丙午答程正思書云。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懷抱。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丙午答趙幾道書云。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相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會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

坑中亦是一事耳。丁未答陸子靜書云。稅駕已久。諸况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憂。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未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丁未五月二日答趙子欽書云。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戊申答劉公度書云。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戊申與黃直卿書云。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續集戊申答項平父書云。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必有待請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

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壬子答吳伯豐書云。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物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壬子答方賓王書云。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愈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辛亥答邵叔義書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卻不得也。大率渠有文字。多卽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卻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己酉答程正思書云。臨川之辨。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鬧。無益於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所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加詳耳。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學不知爲惑耳。渠則必然不肯回也。戊申又答程正思書云。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略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己酉答陸子美書一。丙午書二。丁未與陸子靜書五。戊申書六。己酉正月

〔附〕陸象山兩書〔語錄〕陸子靜之學。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粗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在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

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縱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衰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纔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葉賀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卻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底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後世。卽今便是。葉賀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曰。公們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佞佞然如村愚。瞽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閒便會失心去。傅子淵便是如此。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卻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沈龜陸氏之學。只是禪。初閒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使人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



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錢木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胸中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得。他卻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鯨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輔廣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卻不肯說破。某常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輔廣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卻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就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卻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厯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便苟卿不死。見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厯。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他是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

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輔廣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言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黃卓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真賊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講習，卻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說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爲，皆彼自謂不妨者也。又曰：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吳必大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纔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纔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

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黃贊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卻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卻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爲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纔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助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某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不知何人〔文集〕答詹元善書云。子靜旅櫬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捐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癸丑答趙然道書云。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謂恨未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僞。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敝帚者哉。癸丑答孫敬甫書云。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指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掄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

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啓其紛挐不遜之端。而反爲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臬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得此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卻用儒家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丙辰

辨陳學之非。

〔年譜〕同父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略。任俠豪舉。先生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并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父有書辨難。先生累與書極力開諭。同父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焉。每逢先生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爲常。〔文集〕與陳同父書三。癸卯書四。書六。甲辰書七。書八。乙巳書十。丙午

〔附〕陳同父甲辰答書乙巳三書。〔語錄〕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爲得爲無罪。恁地橫論。卻不與他剖說。打破。卻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卻亦有爲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向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葉賀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楊道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本閱因言陳同父讀書。譬如人看劫盜公案。看了須要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不

得。它卻不要斷他罪。及防備禁制他。只要理會得許多。做却盜底道理待學他做。輔廣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鄭可學或問。同父口說皇帝王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葉賀孫〔年譜〕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歲。春三月。易學啓蒙成。

〔年譜〕六經遭秦煨燼。唯易以下筮得全。迄漢魏。流爲讖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清談。諸儒因之。至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本。則未及焉。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而亦未及於卜筮也。先生既推義文之意。作周易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牽合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爲次。凡掛撰及變爻。又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而易始復其舊。李本〔文集〕序云。聖人觀象以畫卦。撰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於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

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傳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無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易五贊。原象。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黃昊義。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日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遠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象。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義書。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述旨。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象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鈞深闡微。如日之中。暨乎末流。淫於術數。儂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章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象象。十翼之篇。專

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加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明筮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於凡。取右一著。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扚。初扚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扚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扚。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象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嚮匪人。姤喜來復。稽類。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象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爲則。警學。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於卦於爻。如筮

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尙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答陸子美書云。近嘗作一小筮書。著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闕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觀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答方賓王書云。熹向來作啓蒙。正爲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語錄〕啓蒙初閒。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間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自有人見得到底。葉賀孫〔文集〕答袁機仲書云。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



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爲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云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

秋八月孝經刊誤成

〔文集〕後記云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如冬溫夏清皆定晨書之類即附始於事親之條顧未敢耳淳熙丙午

八月十二日記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春正月如莆中弔陳福公

〔年譜〕以三紀游從晚歲知己且爲中興賢輔故千里赴弔並爲文祭之

〔文集〕祭陳福公文 陳正獻公行狀

三月小學書成

〔文集〕題小學書云。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之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淳熙丁未三月朔旦晦菴題。〔年譜〕先生既發揮大學。以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修身之事。此略備焉。洪本

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年譜〕以三月除。至夏四月拜命。洪本

〔別集〕答劉子澄書云。雲臺將滿。方欲俟批書畢。遣人宛轉致

懇。復求舊秩。忽尤延之送勅來。乃蒙朝廷檢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聞新授卻甚。以爲恩。

新撰周益公。

又書

云。昨日拜鴻慶勅。偶得一絕云。舊京原廟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衰易感。不知涕泗之橫集也。

秋七月。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辭。不允。

〔年譜〕時上諭宰執。楊萬里封事。薦朱某久閒。可與監司。周必大相。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錢穀非其所長。故有是命。以疾辭。不許。告詞云。勅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道。據正不回。

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淳熙十四年七月某日。陳居仁行詞。〔行狀〕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本傳〕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 朱子年譜卷之三下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歲春正月有旨趣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三月十八日啓行在道再辭并請祠夏五月復趣入對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劄子二 劄子三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語錄〕六月四日周揆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閣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慰勞甚渥自陳昨任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多奏裁減死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第四劄言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第五劄讀至制將之權旁出闕寺上曰這箇事卻不然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者況此曹奸僞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爲說聖諭謂爲不然臣恐疎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洩漏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

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爲奸。所以爲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尙可。小人有才。鮮不爲惡。上因舉馬蘇論才德之辨云云。至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爲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塗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見矣。至知其爲賢而用之。則用之唯恐其不速。聚之唯恐其不多。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唯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盡。奏曰。豈有慮君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裏人之治身亦然。豈有慮善太多。須留些惡在裏。至軍政不修。士卒愁怨。曰。主將刻剝士卒。以爲苞苴。陸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卻不聞此。果有此。豈可不理會。卿可仔細探探。卻來說。末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正官。臣今迺選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李闕〔行狀〕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生平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本傳〕時曾觀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

〔文集〕戊申延和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癸酉。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在告。請祠。乙亥。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二云。特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熹以未能即日拜命供職。卽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俟病愈赴部供職。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劾章。熹不敢自辨。卽具狀請祠回避。復蒙聖慈。曲賜全護。使得仍舊持節江西。〔本傳〕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程頤張載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行狀〕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職。旣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乞磨勘者。十有四年。

在道辭免新任。有旨趣之任。秋七月。復以足疾辭。并請祠。磨勘轉朝奉郎。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八月。辭轉官。辭職名。皆不允。遂拜命。

〔年譜〕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上覽之。諭宰執曰。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廷喧播。或對以栗在漏舍宣言章疏。人人知之。上不悅。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

用此術。詔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先生固辭。足疾不起。發復請祠。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狼復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於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爲黨。最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乃出栗知泉州。而先生亦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焉。告詞云。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幡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爲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時。曾未得一日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讜論。留眞郎曹。蓋將進諸清要之地。遽以疾診。祈反初服。既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眞祠。夫指麾何意於去來。仕止不形於喜愠。此古之清達之士也。朕察爾誠。是用陞職二等。聽食優閒之祿。身雖在外。亦有補於風化。淳熙十五年八月某日。中書舍人鄭僑行詞。洪本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狀三。

辭免磨勘轉官狀。

辭免直寶文閣狀。

九月復召辭。

〔行狀〕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閒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讖。

冬十月趣入對。十一月復辭。遂上封事。

〔行狀〕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而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文集〕戊申封事云。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朱熹。謹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於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受恩稠疊。有加於前。顧視輩流。無與爲比。其爲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諭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爲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略施行者。臣誠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以是慚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識其果何謂也。以爲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爲欲加之恩意。則寵旣厚而無以加。二者之間。未有所當。此臣之所以徘徊前卻。懇扣辭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言者。蓋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於再下。而爲臣子者。堅臥於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爲。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爲雖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若以其言爲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況陛下之庭。侍從之列。



方有造爲飛語。以中害善良。唱爲橫議。以脅持上下。其巧謀陰計。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爲使臣輕犯其鋒。而復蹈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爲之滯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爲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臣謹按尙書·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

之別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又按論語顏淵問曰。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己者一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所爲。然既有是身。則亦不能無人欲之私以害焉。故爲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也。心德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爲吾之仁者。然其機則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日月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此大舜孔子之言。而臣輒妄論其用力之方如此。伏乞聖照。

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

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懷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臣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伏乞聖照。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而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外國。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臣下稍有知識。無不以此事爲言者。既皆不蒙聽納。甚者至或抵罪。故自近年以來。無復有言此者。蓋知其根株牢固。不可動搖。言之無益。徒形乖謬。以致所言他事亦不見用。故置此事於事外。而姑論其次耳。不唯如此。亦以過失之萌。人所創見。故以爲異而爭言之。及其既久。則習熟見聞。以爲常事。而不足言。正如近年冬雷秋雪。時時有之。人遂

不以爲異。然此豈可常之理哉。惟臣愚暗。不識時宜。故今日猶復論此人所諱言而厭道之事。雖幸未蒙誅斥。而未見有所施行也。臣竊思之。必使陛下聽疎遠之言。而遂其平日深所受幸之人。誠有所難能者。然此事利害既陳於前。而臣所深憂。又恐其不可爲後聖法也。伏惟陛下。深爲宗社子孫萬世之慮。忍而行之。天下幸甚。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爲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爲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臣高聞之道路。自王莽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蓋採與此人。專爲諸將交通內侍。納賂買官。得其指意。風喻軍中。第論竊。以欺陛下。實將帥之牙脣也。今雖去之。而未正其罪。又聞向者鄂帥剽劫之事。亦是此人內外救護。遂致罪人漏網。言者被罪。中外至今爲之不平。既而有匿名揭榜。暴其過惡者。亦被決配。此不惟行道太偏。足爲聖政之累。而自此之後。遂無復有人敢言諸將之罪者。以小人握重兵。或在周慮肘腋之間。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人敢自其姦。此於國計深恐未便。前代之監。蓋亦非遠。伏乞陛下。少留聖慮。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爲軍士者。願乃未嘗得一温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議。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爲將帥者。巧爲名色。頭曾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爲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

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人。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臣竊聞太祖皇帝。改殿。洞開帝門。顯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臣竊謂太祖皇帝。不爲文字言語之學。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夏。而垂裕無疆也。伏惟陛下遠稽前聖。而近以皇祖之訓爲法。則一心真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伏乞聖照。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

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臣亦來而奏劄子內一以正。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擬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其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爲是而行之。則行之然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法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言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皆惟陛下之所爲。無不如志矣。今恐日久。元本不存。再此日奏。伏乞聖照。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以徵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儂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文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

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賓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強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

臣伏見比者聖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以時習知國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爲使之習事。不若勉其修德。況今皇太子育德春宮。幾二十年。其於天下之事。蓋不待習而無不熟矣。獨恐正心修德之學未至。而於物欲之私。未免有所係累。則雖習於其事。而或不能自決於取舍之間。故臣論輔養之未至者。非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意於此而已。伏乞聖照。

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

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真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者。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出世。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願嘗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



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牛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恥廢壞。顧猶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正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之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有以贓污不法聞者矣。鞠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爲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爲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旣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不容之。且以爲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賊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

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鬻賣辟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緝削。而繼以進用。臣伏見近年惟有主張近習一事。賞信罰必。無所假借。自餘百事。多務吞容。曲直是非。兩無所問。似聞聖意。以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此誠堯舜之用心也。然臣於此。竊有疑焉。若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只據平之一事而言。則臣於易象稱物平施之言。竊有感也。蓋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幸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於共兜。此又易象所爲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自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爲人君。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侈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願亦隨羣逐隊。排連僂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格。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臣聞古先聖王。數求哲人。俾輔後嗣。然則今日澶機身害。乃敢陰爲讒惡。大肆劫持。遂其姦謀。不以區區。欲望聖慈。密賜寬問。陛下視此綱紀。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

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尙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甯。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留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臬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

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爲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爲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卽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窶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易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尙未論

也。臣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卽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某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甚少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君民兩足。公私俱便。此誠不刊之令典也。昨自曾頊用事。如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爲隱漏。悉行拘催。於是民間稅物。毫分鉅兩。盡要登足。曾懷以此進身。遂取宰相。而生靈受害。冤痛日深。得財失民。猶爲不仁。況今政煩賦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將無有可得之理。若不蚤救。必爲深害。臣每讀大學卒章。見其所論小人之使爲國家。留其並至。其次則陛下雖有善者。亦難如之何者。其言丁寧痛切。未嘗不爲寒心。惟陛下少留聖意。亟發德音。以幸天下。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卽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家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祕。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爲何事。而誰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兵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爲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

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爲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爲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開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疆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假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爲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類。往往亦爲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專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計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爲等差。而常切訓訪天下之官吏。能爲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

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

屯田一事如臣之策亦是將來將帥得人之後方可施行若將帥止如今日卻恐徒壞漕司已成之功

無補將帥兵屯之實且乞指揮趁此水災之後廣招流冗并行民屯之策以俟見效仍詔漕臣更爲詢訪利病之未盡者條具以聞然後隨事商量及時措置庶幾已成之緒不至動搖輕有廢壞伏乞聖照

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彊中原不復仇敵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寢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寢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據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爲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彊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爲而無所向望以爲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爲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

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爲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尙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惰將驕。外有強暴之寇。仇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堂奧之說。已陳於前。此句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卻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臣竊見尋常之人。將欲陷人以一至微至細之事。猶必先爲規模。使其盡善。然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之意。況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爲盡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然臣於此事不敢盡言。若蒙聖明少加聖慮。則當此時。誠亦一新德業。重整綱維。不可失之機會也。臣狂妄僭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裁赦。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頽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寇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然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爲虛言。以快天下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耽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爲大言。以欺



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  
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與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  
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爲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待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  
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甯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  
所厭厭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  
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真實。而彼以性命爲空  
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  
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  
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明澈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  
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誠淫邪遁之  
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關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備。  
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  
榛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  
過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爲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爲最

下則臣竊爲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借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爲然。則聖賢不爲不高。學之不爲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臣聞仁宗時。有程顥者。與其弟頤。同受學於周敦頤。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博約。遂使聖道闇而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既不足以窺其蘊奧。姦人鄙夫。又以其言居必誠敬。動由禮義。有害於己之所爲。以故相與怨疾。指爲道學。而加詆訕焉。臣已略論於前矣。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爲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爲。而後適於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頹僻。無所忌憚。乃至於此。此正閔馬父之所深憂也。今敦頤等所著之書。頗藏冊府。陛下試取而觀之。聖學高明。必將有默相契合。而見諸行事者。若遂於此。賜一言以表章之。則正心之效。不惟自得。而所以正人心。亦在是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慮。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爲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前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國彊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爲富彊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爲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爲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爲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爲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爲言矣。辛丑再見。又嘗

論之。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土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爲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剝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臣區區私計。輒冒威顏。不能隨世俯仰。故自早年。卽自揣度。決是不堪從宦。所以一向竊食祠祿。前後九任。豈不知有致身之義。亦非恬無濟物之心。寧爲退藏。蓋以避禍。中間稍蒙任使。果然自速顛隕。十年之間。措身無所。今者一出。又致紛紜。幸賴聖明。保全終始。增其祿秩。使足以免於飢寒。進其官資。使足以延於嗣息。此皆已非臣平生志望所及。天地之恩。不啻厚矣。今者奏疏。止爲感激陛下虛心屈己。容受狂言。故竭平日憂國之誠。以舉前日願忠之意。所冀上有補於聖明。下無負於所學而已。非敢變其初心。而復有進爲之望也。若蒙聖慈。詳賜觀覽。循其本末。次第施行。使臣之言。卓然實有可見之效。則臣不待違心犯患。以汚周行。而其榮遇已不在諸臣之後矣。如其謬妄無可施行。則投間置散。乃分之宜。雖欲借之恩私。適足增其慚懼。決非臣之所敢當。伏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則非獨也。竊恐陛下見其所論懇切。誤謂尙堪使令。故復具奏。伏乞聖察。伏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則非獨愚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臣之所論。雖爲一時之弊。然其規畫。實皆治體之要。可以傳之久遠。而無窮。蓋將有望於後來也。疎遠賤微。言不敢盡。伏惟聖慈。憐臣愚忠。赦其萬死。或罔皇太子參決之際。特賜宣示。千萬幸甚。臣熹誠惶誠恐。昧死再拜謹言。〔行狀〕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年譜〕楊復曰。先生當孝宗初政。囊封陸對。皆陳復讎之義。力辨和議之非。其後乃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志。日滋日長。臥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懈弛。釁孽萌生。區

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此所以惓惓獨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務爲言也。又曰。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彊。中原不復。讎虜不滅。臣請伏鈇鉞之誅。以此言觀之。先生曷嘗忘復讎之義哉。但以事不可幸成。政必先於自治。能如是。則復中原滅讎虜之規模。已在其中矣。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行狀〕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敬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陸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者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獨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疏。唯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祕省郎曹之除。皆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不爲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

〔文集〕辭免召命狀。 辭免召命奏狀。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是歲二月始出太極圖說。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文集〕題太極西銘解後云。始余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俾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末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文集〕答呂士瞻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於此兩句爲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爲正。後甲辰答方賓王書云。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戊申〔語錄〕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旣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背矣。况羅先生於靜坐時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伊川所以力辦其差也。先生曰。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楊道夫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便似坐禪入定。樊賀孫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是已發。陳淳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定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陳淳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沙彌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廖德明

十六年己酉。六十歲。春正月。除祕閣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辭職名。

〔年譜〕拜祠命辭職名。

〔文集〕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卽位。

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年譜〕二書定著已久猶時加竄改不輟。至是以穩洽於心而始序之。又各著或問中庸又有輯略。先生微言大義具見二書序中。尤學者所當盡心也。洪本〔語錄〕大學是爲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

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

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不知何人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

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復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這方始是。須是靠

他這心。若一向靠寫的。如何得。楊道夫問大學或問曰。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卻看章句。或問乃注

脚之注脚。亦不必深理會。葉賀孫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仔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

可去看。葉賀孫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

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葉賀孫說大學啓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

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葉賀孫

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浸木如何。先生曰。公歸時煩說與切不可。某爲人遲鈍。旋見得旋改。一年

之內。改了數遍不可知。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邵浩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爲無那恰好底字。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著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爲難。葉賀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鶻突。而今看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去看。孫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大不然。人之爲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這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不知何人〔文集〕答許順之書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誤誤人。深爲可懼耳。丁亥答呂伯恭書云。中庸章句一本上納。此是草本。勿以示人。更有詳說一書。字多未暇。餘字後便寄去。有未安者。一一條示爲幸。大學章句並往。亦有詳說。後便寄也。甲午。○詳說疑卽或問稿。與張敬夫書云。大學中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乙未。十月。答詹帥書云。中庸大學舊本已領。二書所改尤多。中庸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甚詳。大學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刪去辨論冗說極多。舊本直是見得未真也。乙巳

夏四月。復辭職名。許之。依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

〔文集〕辭免狀云。右熹四月。準尙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祕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職名者。誤寵橫加。乃超三級。所有告命。不敢祇受。〔年譜〕詔辭云。以爲寵卿以爵秩。不若全卿名節之爲尤美也。乃上表謝。



〔文集〕辭免祕閣修撰狀二。謝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及賜詔書獎諭表。

閏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

秋八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辭。

〔年譜〕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先生以江東漕置司建康奄豎守行宮循習至與監司帥守迭爲賓主故不敢受以祖鄉田產隸部內辭。洪本

冬十月詔免回避疾速之任復辭。

〔文集〕辭免江東運使狀一。狀二。

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

〔行狀〕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

〔文集〕辭免知漳州狀。辭免知漳州劄子。

# 朱子年譜卷之四上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夏四月二十四日到郡首頒禮教。

〔年譜〕臨漳素號道院比年風俗淺薄先生以民未知禮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絰經者首下教述古今禮律以開喻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氏之教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菴舍以居悉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校訓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恥者使列學職爲諸生（語錄）郡中先自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語錄）八人人學而張教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僚屬又有乞留舊有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變色厲詞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爲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爲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以其有楷選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爲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些向背稍知爲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不謂作之無應弄得來沒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責任不爲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卻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耗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恥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爲諸君恥之（陳淳）先生熟聞

知錄趙師慮之爲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舉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服。楊道夫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日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習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刺以填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葉賀孫某爲守。一日詞訴。一日著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卻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使刷起一句之內。有未了者。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自家常閒。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葉賀孫

奏除屬縣上供罷科茶錢。乃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凡萬餘緡。

奏狀云。將諸州縣所認折茶錢罷科。荔枝龍眼乾錢。抱認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七千六十四貫。及近年所增經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五十四貫。盡與蠲減。〔行狀〕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

〔文集〕乞蠲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

條畫經界事宜申諸司。

〔年譜〕初先生爲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及改命臨漳。會臣僚有奏請行於泉漳汀三州者。詔監司條具利害以聞。監司下其事於州。先生既至。適與初意合。卽加訪問講求。纖悉畢究。以至弓量算造。

之法盡得其說。乃具申諸司。以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慮一。蓋謂田稅均。則爲公私之利。否則爲害。行之詳。則足爲一定之法。行之略。則適滋他日之弊。故差官置局。打量步畝。攢造圖帳。三者皆必可行。而三者又各爲條畫其便宜。使之無擾而辦。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皆困苦單弱無能之人。故雖有懇誠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才力辨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爲說辭以惑羣聽。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例爲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此則誠不能無將不得行之慮也。

詔相度漳州先行經界。秋八月。上條奏經界狀。

奏狀云。准省劄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須至條畫奏聞。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輒。力不任事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任。又不能。則擇於它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缺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只以措置經界爲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本州已差人於鄰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熙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攢算格式印本。未見全文。乞詔戶部根檢臚錄點對。

行下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凡山川道路。人戶田宅。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但取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爲諸保諸都之別也。今只令役戶作草圖草帳。而官爲置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費用若干。具申漕憲。於本州。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煩費矣。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今恐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雖一番打量攢算。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姦民猾吏。並緣爲姦。爲今之計。盡去此等名字。只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概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卻以產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錢若干。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倉交收。卻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遇辰戌丑未年。逐縣令諸鄉各造一簿。開俱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系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卻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產錢若干。使其首尾相照。又造合縣都部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併就烟爨地分開排總結。并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并無僧行住持。田

士爲人侵占。失陷稅賦不少。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有歸。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意。〔文集〕與留丞相劄子云。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願望。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指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倭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白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卽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矣。〔語錄〕經界既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十分弊。也須革去得九分半。所餘者一分半而已。今人卻情願受這十分重弊。壓在頭上。都不管。及至纔有一人理會起。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底弊來。瑕疵之。以爲決不可行。如被人少卻百貫千貫。卻不管。及被人少卻百錢千錢。便反到要與理會。今人都是這般見識。而今分明是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沈側

〔文集〕經界申諸司狀。

再申諸司狀。

條奏經界狀。

九月奏劾黃岌罪狀。

奏狀言。縣官黃岌。怠慢不職。專務營私。不以國家養兵捕盜爲念。其土軍月糧。不爲及時交納。致令一寨土兵。饑餓狼狽。實非細事。委是難以存留在任。本州遂將黃岌與龍巖縣主簿對移。已申尙書省。並諸司照會。訖欲望聖斷。將黃岌重賜施行。以爲官吏慢人廢職。不恤軍民之戒。

〔文集〕按黃岌狀。

冬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請祠。不允。

〔行狀〕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任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蓋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具言德意。榜之通衢。則邦人鼓舞。而寓公豪右。果爲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文集〕與留丞相劄子云。九月中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劾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宋史：十月二十一日會慶節。又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總制錢之屬。久不蒙開允。經界聞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力沮之者。至於按劾弛慢不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有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烹甯復更有顏面。可臨吏民。已具奏牒。乞從罷黜。而並以此私布腹心於下執事。伏惟少賜矜憐。復得奉祠。則又千萬之幸也。

刊四經四子書于郡。

〔年譜〕壬辰。奉以告諸先聖。各爲說繫於後。以曉世之學者。〔文集〕書臨漳所刊四經後。易。載易本義成下。

詩。載詩集傳  
成下。

書。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

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子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爲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並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爲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春秋。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爲有



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紕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放呂公之法，而爲三經之音訓者，尙有以成吾之志也哉。書臨漳所刊四子後。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尙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言，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

〔文集〕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年譜〕按語錄云：某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云：熹覺得

今年方無疑。

章伯羽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

去年勝似前年。

林龜孫丁巳

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

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

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

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驗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

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

洪本

列上釋奠禮儀。

〔年譜〕先是南康准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其中有未詳備。又朝廷編類臣民禮儀。鏤板頒降。

亦恐有未詳備處。乞更增修。事未施行。至是乃復列上釋奠禮儀數事。且移書禮官。乃得頗爲討究。則

淳熙所鏤之板。已不復存。後乃得於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始能定議。得請施行。而主其事

者。適徙他官。遂格不下。

洪本

〔別集〕申禮部檢狀。

十一月。詔先將漳州經界措置施行。

申狀云。尙書省十二月二日。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泉漳汀三州經界。十一月二十六

日。降指揮。先將漳州措置施行。〔行狀〕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

喪再請奉祠。其後經界竟罷。〔語錄〕問欲行經界本末。曰：本一官員姓唐上殿論及此。尋行下漳泉二州相度。本州以爲可行。而泉州顏尙書操兩可之說。致廟堂疑貳。卻是因黃伯蒼再論。上如其請。卽時付出三省。宰執奏請又止。且行於漳州。

二年辛亥。六十二歲。春正月。申轉運司。經界乞候冬季打量。

申狀云：正月九日。准省劄。十一月降指揮。先將漳州經界措置施行。熹自去年累次申請。欲於秋成之後。卽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目今雖是正月中旬。然閩南地煖。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耕犁。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奏。許俟七月一日方行。差十月一日然後打量。〔文集〕與留丞相劄子云：經界已被漕檄。聞命之日。已是正初。農事方興。不容措手。已申漕司。乞候十月一日打量矣。其合預行措置事件。則目今不住施行。講究令益精審。以俟及期而行。但此事之行。雖細民之所願欲。而豪家右族。倚勢并兼者。惡其害己。莫不陰謀詭計。思有以動搖。未知此八九月之間。事體又復如何。更願丞相深察其情。而以天下至公之理裁之。有以終惠此邦之人。而不墮於騰口間說之計。則如熹等輩。尙得以効奔走。而微幸於有成。如其不然。則當以微罪自劾而歸。不敢遊丞相陶鈞之內矣。〔年譜〕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多以爲不可行。先生與書再三切言之。有旨先行漳州經界而已。是春初。事已無及。二月。先生以子喪乞祠去郡。冬十月。漳州進士吳禹圭訟其擾人。詔寢其事。而三州經界訖不行。洪本

奏請褒東溪高公登直節。

〔年譜〕高東溪先生名登，漳浦人，爲古縣令，以直言忤秦檜削官，徙容州死。舊有祠，郡學中先生爲之記。至是奏請於朝，昭雪褒贈，以旌其直節。洪本〔文集〕與留丞相書云：高古縣特蒙主張，得被仁聖漏泉之澤，九原忠憤，一旦獲伸，丞相所以褒顯忠直，擯抑姦諛之意，不但施之今日，周行之間，所勸多矣。〔文集〕乞褒錄高登狀。

二月，以嗣子喪請祠。

〔年譜〕正月癸酉，長子塾卒於婺州，報至，卽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葬。

奏薦知龍溪縣翁德廣。

奏狀言：德廣天資剛直，才氣老成，不爲赫赫可喜之名，而有懇懇愛民之實。察其施爲，庶幾乎古之循吏者，欲望聖慈，特與陞擢差遣，以爲官吏勤事愛民之勸。〔文集〕與留丞相書云：龍溪亦蒙收召之恩，始蓋不及此。

〔文集〕薦知龍溪縣翁德廣狀。

三月，復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

〔行狀〕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語錄〕先生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爲病，幸其有是請也，亟啓從之。陳淳

夏四月二十九日去郡辭職名。

〔年譜〕先生去郡，卽辭免職名。蓋上初政，嘗申孝宗是命，力辭得請，已降褒詔，難以復受，故再辭焉。

洪本

〔語錄〕先生在臨漳，僅及一期，以南陬敝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愕然疑，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昌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抄掠於閭巷，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盜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爾安息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豈不深可恨哉。陳淳

〔文集〕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繇橋。

〔文集〕與留丞相書云：以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答吳伯豐書云：此間寓居近市，人事應接，倍於山間，今不復成歸五夫，見就此謀卜居，已買得人舊屋，明年可移。目今且架一小書樓，更旬月可畢工也。

秋七月復辭職名不允，乃拜命。

〔文集〕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九月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不允。冬十二月復辭。以經界不行自劾。

〔文集〕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狀二卽自劾狀

〔文集〕與留丞相書云。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

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四月又與留丞相書云。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躑躅之孚。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孰爲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爲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尙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爲異日之患乎。七月又與留丞相書云。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爲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眞享富壽康甯之福。朝廷之上。眞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邱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甚。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十月

是歲與永嘉陳君舉論學。

〔年譜〕先生往歲聞永嘉陳傅良君舉嘗有詩說。以書問之。至是遣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

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欲以雅頌之音。簫勺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詞。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至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劃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宜。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先生答云。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諸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旣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覆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向風引領。不勝馳情。〔文集〕又與陳君舉書云。前書所扣。未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多。每恨無由得遂傾倒。以求鐫切。近曹器之來訪。乃得爲道曲折。計其復趨函丈。必以布露。敢丐高明。少垂采擇。其未然者。痛掙擊之。庶有以得其真是之歸。上不失列聖傳授之統。下使天下之爲道術者。得定於一。非細事也。惟執事圖之。〔語錄〕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詞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



之吾便都只是瞞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劃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劃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又曰。他那得似子靜。子靜卻是見得箇道理。卻成一部禪。他和禪也識不得。葉賀孫今永嘉又自說一種學問。更沒頭沒尾。又不及金溪。大抵都說一載。疑作載話終不說破。是箇甚麼。然皆以道義先覺自處。以此傳授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開他人之說便動。吳必大

〔文集〕答葉正則書云。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并坐移晷。觀左右之意。雖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囁不能出口。前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惟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撐柱。只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

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佛書。乃知世外瓌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觀。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惟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識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辛亥後

答項平父書云。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王子〔語錄〕陸子靜分明是禪。但卻成一箇行戶。尙有箇據處。如葉正則說。則只是教人都曉不得。嘗得一書來。言世間有一般魁偉底道理。自不亂於三綱五常。既說不亂三綱五常。又說別是箇魁偉底道理。卻是箇甚麼物事。也是亂道。他不說破。籠統恁地說。以謾人。及人理會得來。都無效驗時。他又說你是未曉到這裏。他自也不曉得他之說。最誤人。世間欺人。被他瞞不自知。黃義剛葉正則說話。只是杜撰。看他進卷可見大略。湯沐葉正則作文論事。全不知些著實利害。只虛論。蕭振

三年壬子六十三歲春二月有旨趣之任復辭并請補祠秩許之。

〔年譜〕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疾速之任先生猶以補祠秩爲請遂許之。

〔文集〕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

〔年譜〕先是章齋嘗過其地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至是卒成章齋之志遷焉以六月落成而居之。洪本〔文集〕告家廟文云熹罪及不夭幼失所怙祇奉遺訓往依諸劉卜葬卜居亦既

累歲時移事改存沒未安乃審此鄉實亦皇考所嘗愛賞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宅敢伸虔告以妥祖考之靈。

冬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辭。

〔文集〕與留丞相劄子云春間蒙恩獲安祠館感戴蓋不勝言今者曾未逾年又叨除目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愛惜人材不忍使其終身棄於無用之地故以及此而熹衰病益侵精神益耗自度實難冒受以誤使令之意已具狀辭免欲望鈞慈特與將上令熹終滿今任祠祿之後別聽指揮。

〔文集〕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是歲孟子要略成。

〔語錄〕敬之間看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如說性及以後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

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排如此。葉賀孫因

整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維。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

看入裏面去。終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卻不

用得許多。難得勇猛底人直截便做將去。葉賀孫敬之問。要指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無可玩索。

不用入。亦可。卻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鶻突。故不編入。葉賀孫問孟子首章。先剖判箇天理

人欲。令人曉得。其托始之意甚明。先生所編要略。卻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同。曰。某向時編此書。今

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曉。示人自是好了。陳時舉

四年癸丑。六十四歲。春正月。有旨趣之任。復辭。

辭免狀二云。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尙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知靜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

旨。不許辭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前狀所陳。委曲詳盡。不謂未蒙照察。申命益嚴。是敢昧死。復有

陳述。伏惟朝廷。再爲開陳。收回誤恩。復還舊秩。不勝祈懇。激切之至。

〔文集〕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二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冬十二月。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辭。

〔年譜〕或傳。是冬使人自虜中回。虜問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已擢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先生以

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告詞云。十國爲連。師帥是寄。矧長沙據湖湘上遊。賜履甚廣。視邦選侯。尤難其人。以爾學古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爲世之師。仁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爲時之帥。兼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簪服。儒先相望。士氣方振。爾其爲朕教之。楚俗雖安。尙有凋瘵。爾其爲朕撫之。典刑所存。奚事多訓。可。紹熙四年十二月某日。中書舍人樓鑰行詞。〔文集〕與留丞相書云。熹迂闊鄙儒。多致齟齬。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以秉鈞之初。首加拔用。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因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惟以粗伸己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也。今相公郊居累月。一日來歸。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爲重。即使出命。君相之恩。隆厚若此。自當黽勉拜命。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汚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矣。願相公深

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語錄〕過甲寅年。見先生聞朋輩說。昨歲虜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歸白廟堂。所以得帥長沙之命。王過

〔文集〕辭免知潭州狀一。

五月甲寅。六十五歲。春正月。復辭。二月。有旨趣之任。

〔年譜〕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某。但其性剛。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往祗成命。毋執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獠侵擾屬郡。恐其滋熾。遂拜命。四月啓行。洪本

〔文集〕辭免知潭州狀二。

夏五月五日至鎮。

〔年譜〕在途所次。老穉攜扶來觀。夾道填擁。幾不可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先生誨誘不倦。坐席至不能容。溢於戶外。士俗懷動。

洞獠侵擾屬郡。遣使諭降之。

〔年譜〕獠人蒲來矢。出省地作過。或薦軍校田井可用。先生召問之。以爲可招。期以某日。不倅以來。將斬汝。昇卽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數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子倅以至。

官給衣冠。引赦不誅。

奏劾將官陸景任。

奏狀言潭州東南第八將從事郎陸景任。病患尪羸。不能行立。兵官職事。難以倚仗。欲乞改與宮觀差遣。別選材武前來充職。庶幾軍務不致廢弛。

〔文集〕奏劾陸景任狀。

祭南軒張公祠。

〔文集〕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祭南軒墓文。

修復嶽麓書院。

委教授牒云。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爲有志之士。求師取友。以爲優游肄業之地。故前帥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而比年以來。師道凌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議者情之當職。叨冒假守。到官兩月。困於簿書。未及一往。除已請到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其廩給依州學則例。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撥入。凡使爲學者。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帖書院照會施行。〔年譜〕先生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多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

· 洪本

〔文集〕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

申請飛虎軍隸本州節制從之。

〔年譜〕申教令嚴武備。以飛虎軍人爲百姓害。郡不能禁。且本路別無軍馬。惟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遙隸襄陽。不便。遂有是請。洪本

〔文集〕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六月申乞放歸田里。

〔年譜〕時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省乞放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甯。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彊猾姦宄之人。無所逞其志而爲亂。不然。則以一介書生。疆而置諸數千百里軍民之上。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熹雖至愚。自知甚審。而亦粗嘗竊窺古今治亂安危存亡之變矣。誠恐朽鈍之餘。不堪今日方面之寄。兼以近奉大行壽皇聖帝遺誥。攀號不逮。迷悶隕絕。自覺精力亦難支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放歸田里。〔行狀〕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卽位。不果上。

〔文集〕乞放歸田里狀。



秋七月。光宗內禪。甯宗卽位。召赴行在奏事辭。

〔宋史〕甯宗本紀云。七月庚午。召祕閣修撰知潭州朱熹詣行在。〔年譜〕甯宗卽位。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先生行且辭。先是蜀人黃裳爲嘉邸翊善。善講說開導。上學頓進。一日光宗宣諭云。嘉王進學。皆卿之力。裳謝。因進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人。乃可。光宗問爲誰。對曰。朱某。彭龜年繼爲宮僚。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曰。朱某之說。自後每講必問朱某之說云何。蓋傾心已久。故履位之初。首加召用。洪本

〔行狀〕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召奏事。

〔文集〕辭免召命狀。

立忠節廟。

〔年譜〕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歿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牒本州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者。又考譙王本傳。並象其參謀數人。立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如法。後赴闕奏事。特請於朝。賜廟額曰忠節。洪本

〔文集〕乞潭州譙王等廟額狀。

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

〔年譜〕先是漳州任內。列上釋奠禮儀。已條奏得請施行。而復格不下。至是前太常博士詹元善遷爲太常少卿。始復取往年所被勅命。下之本郡。吏文重複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徧下諸州。先生以召還奏事。行有日矣。又苦日病。乃力疾躬爲鈎校。刪剔猥雜。定爲數條。以附州案。俾移學宮府屬縣。且關帥司。并下巡內諸州。僅畢而行。未幾元善補外。而奉常亦不復下其書他州矣。洪本

〔文集〕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八月赴行在。

〔年譜〕先生行至宜春。門人劉黻遮道請見曰。先生此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何先。先生曰。今日之事。非大更改。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服。非飲食。卑宮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爲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默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爲。其事大。其體重。以言乎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啓沃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人主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洪本

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前來供職。

〔宋史〕甯宗本紀云。八月癸巳。以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年譜〕先生辭奏事之命。兩旬不報。遂東歸。道中忽被除命。以爲超躐不次之除。難以祇受。乞以舊官奉祠。辭者至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豈可復寒。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

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係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尙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告祠云。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歸經帷。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頒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具位朱熹。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於士論。且將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有賴。試望之於馮翊。不如實之本朝。召賈傅於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遙驅。可。紹熙五年八月某日。黃絳行詞。〔文集〕奏狀二云。臣昨辭召命。已被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茲祈免詔除。又奉不允之詔。不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州。前路聽候處分。答蔡季通書云。至臨江。忽被改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當也。始者猶欲且歸里中。未決。今既如此。又得朝士書。皆云。召旨乃出。上意親批。且屢問及。不可不來。又云。主上虛心好學。增置講員。廣立程課。深有願治之意。果如此。實國家萬萬無疆之休。義不可不往。遂自臨川改趨信上。以俟辭免之報。

〔文集〕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一 奏狀二

九月奏乞帶元官職奏事

奏狀云。次對異恩。無故超授。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傍徨未敢拜受。今來復準前項聖旨。已卽日起發前去外。欲乞到日。許臣且依七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卻俟面奏辭免。

別聽處分。

〔文集〕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乞且帶元官職詣闕奏狀三。  
晦丁亥。至潭州。次于郊外。

〔年譜〕先是先生行至上饒。聞以內批逐首相。留丞相正。出知建康。有憂色。學者問其故。先生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室之意。先生曰。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導之使輕逐大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然不決。先生曰。彼方爲几。我方爲肉。何暇議及此哉。蓋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先生憂之。

冬十月己丑。入國門。申省乞帶元官職奏事。

〔文集〕申省狀。

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年譜〕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爲之見於上。地變爲之作於下。人情爲之哀恫。佛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此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不越須臾之頃。而懼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亦可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爲陛下

憂之。然而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卽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夫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人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日益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日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潛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馴名實之疑。不煥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機。有未盡去。則又在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臣講求政理。可否相濟。唯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豐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深留聖意。而極圖之。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

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而要妙精微。各有攸常。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忽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

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於光明。於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有餘榮矣。又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官吏往往苟道目前。多方趣辦。尙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若吏差到。諸班換授。歸止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愈見逼迫。無以爲計。欲望聖慈。特詔本路帥臣監司。諸郡並行均節。痛加減。指定奏聞。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其民。而有不奉詔者。亦無以逃其罪矣。又言湖南州郡。從前邊防。全無措置。因令州守臣條畫。到移置寨柵。增撥戍兵。利害數條。已經具奏。欲望明詔大臣。早賜處分。俾所司公共相度。從長區處。庶爲一方永久之利。又言潭州城壁剝落摧圯。乞行下計度修築。以爲永久不虞之備。

面辭待制侍講。不允。

〔文集〕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辭免待制侍

壬辰申省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

申省言。昨具劄子面奏。辭免新除。奉旨不允。熹已仰體聖意。不敢力辭。講筵職事。第以未得進說。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有報効。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熹之愚。死有餘罪。欲望朝廷特爲開陳。與免待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容熹即日拜命供職。不敢數具奏狀。上勞聖覽。謹具狀申尙書省。

〔文集〕辭免待制改作說書狀。

丁酉奉御筆不允。乃拜命。係銜供職。

〔行狀〕旣對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文集〕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云。右臣十月初十日。進御前。降到御筆一封。付臣。令臣勿復牢辭。次對之職。臣昨以新除恩命。超躡異常。累具辭免。日望開允。豈意仰勤聖主。親御翰墨。俯賜褒諭。令勿牢辭。疎賤小臣。分不當得。拜受伏讀。不勝恐懼。謹已仰遵聖訓。係銜供職外。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上孝宗山陵議狀。

〔行狀〕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月日。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



吉士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

〔文集〕山陵議狀。

辛丑。受詔進講大學。

〔年譜〕庚子內引辛丑進講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卽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係罷講月分。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并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

〔文集〕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差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允。

〔文集〕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一。奏狀二。

更化覃恩。授朝請郎。甲辰。賜紫金魚袋。

〔年譜〕告詞云。學先王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義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歎而不忘也。長沙謀帥彊爲時起。肆子初政。式邁其歸。於以勸講。朕將虛己納焉。爰因大賚。序進厥秩。雖曰舊章。亦冀樂告。可。紹熙五年十月十七日。中書舍人陳傅良行詞。

奏乞令後省看詳封事。

〔年譜〕時以雷雨之異，下詔求言。因奏登極之初，已下明詔，獻言者衆，未聞一有施行。今日求言，殆成虛語。乞命後省官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次施行。則求言之詔，不爲具文。庶聞者知勸，而言日聞。十七日奉旨：差沈有聞、劉光祖，限十日內看詳開奏。〔宋史〕甯宗本紀云：中辰，以朱熹言，趣後省看詳，應詔封事。

〔文集〕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乞令看詳封事官面奏劄子。

奏乞討論嫡孫承重之服。

劄子云：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以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世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至尊壽聖皇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甚盛德也。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尙有可議。欲望陛下仰稽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

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庶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宋史〕甯宗本紀云。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條具典禮以聞。禮志云。初高宗之喪。孝宗爲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熹初至。不以爲然。奏言。已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攢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尙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爲之制。勿使肆爲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年譜〕奏上。詔禮官討論。後不果行。

〔文集〕乞討論喪服劄子。

瑞慶節。奏乞卻賀表。並乞三年內賀表並免。

〔年譜〕瑞慶聖節前一日。百官詣行宮便殿稱賀。先生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立班投進。乞權免稱賀。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內。凡有稱賀事。並依此例。有旨卻賀表不受。〔宋史〕甯宗本紀云。丙午。以朱熹奏請。卻瑞慶節賀表。

〔文集〕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乙巳。晚講。

庚戌。講筵留身。面奏四事。

〔年譜〕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

三數百間。欲徙居之。而諫臣黃度將論近習。遽以特批逐之。先生不勝憂慮。乃具奏四事。言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私。居處服用。且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昏定省之願。以爲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爲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爲事。而無矜憫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山陵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翻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鑒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煢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修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邇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爲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願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

聞之。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卽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己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爲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識。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永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尙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

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尙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攢宮之下。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佑思諸陵之傍。儻那遷就。苟且了事。旣不爲壽皇體魄安甯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拂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類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偏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威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羣下窺觀眩惑之姦。而慰斯民饑餓流離之難。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卽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進諭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霽然雲消霧散。而懽音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失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

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尙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下。則臣前日嘗以議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更不敢頻煩聖聽。亦望特宣大臣。使詳臣等前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間。先寬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下以申小臣愛君憂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上爲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文集〕講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閏十月戊午朔晚講。次日編次講章以進。

〔年譜〕是日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先生講及數次。復編次成帙。取旨以入。上喜。且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嘗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先生頓首謝。先生知上有意於學。因復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略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靜動。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力用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略如仁祖開天。

章閣故事。至如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則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而不復以古之聖賢自期也。先生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爲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洪本

庚申早講。辛酉晚講。

上論災異劄子。

劄子云。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內。忽有黑烟四塞。草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著於面目。皆爲沙土。此爲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竊懼焉。蓋嘗聞之。商之中宗高宗。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爲祥。伏願陛下視以爲法。克己自新。早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生靈守之在旁。慄慄然不敢復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煩譴告。而又申勅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

〔文集〕論災異劄子。

甲子上廟祓議。是日在告。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丁卯。宣引入對。

〔年譜〕孝宗將祔廟。禮官孫逢吉。許及之。曾三復等。初請祓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並祓僖宣二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祫享則正東鄉之位。乞議祓主所歸者。時宰相趙汝愚。素主此說。諸儒給舍樓鑰。



陳傅良輩皆附和之。癸亥當議。先生度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宰相不聽。臺諫因乞且依禮官初議。樓鑰獨乞主並祧之說。丙寅得旨來日內引。丁卯入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畢。請宣引之旨。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初先生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畫爲岡木。貼說詳書。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曰。僖祖乃國家始祖。自不營祧。高宗卽位時。不曾祧。壽皇卽位時。亦不曾祧。太上卽位時。亦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既退。卽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撤僖宗廟。而更創別廟。以祀僖順翼宣四祖矣。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趙汝愚既以王安石之論爲非。侍從之臣多附和其說。吏部尙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先生謂神宗復奉僖祖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乎。異議之徒忌其軋己。借以求勝。事竟不行。天下至今恨之。洪本〔行狀〕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並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甯復祀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

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略狀文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億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既退。復以上意諭廟堂。而事竟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己權。遂從而來之。」

〔文集〕祧廟議狀并圖。

面奏祧廟劄子並圖。

議祧廟劄子。

進議詔意。

戊辰入史院。

〔語錄〕實錄院略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應。先生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爲書。戶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部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總底在。唯葉正則不從。時葉爲檢討官。李因祖。今當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卽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差。刑房有某刑獄。戶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系日月而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關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則關過戶房。逐月接續爲書。史官一閱。則條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於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誌等文字。專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後有可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五房書亦各存之。以備漏落。謙淳

庚午。面對乙亥直日。

丙子晚講。是日御批除宮觀。戊寅付下。附奏謝。申省乞放謝辭。遂行。

〔年譜〕丙子晚講。留身申言。前所奏四事疏。乞賜施行。既退。卽降御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宰相趙汝愚留御劄。諫上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戊寅。韓侂胄遣內侍王德謙。封內批付下。先生卽附奏謝。仍申省乞放謝辭。得旨免謝。出靈芝寺。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給事中樓鑰。交章留之。皆不報。洪本他日工部侍郎黃艾。因對問。所以逐朱某之驟。上曰。初除某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吏部侍郎孫逢吉。亦因講權輿之詩。反復以諷。上曰。朱某所言。多不可用。〔宋史〕甯宗本紀云。戊寅。侍講朱熹。以上疏。忤韓侂胄罷。

〔文集〕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乞放謝辭狀。

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撫使。辭。並乞追還待制職名。

〔行狀〕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年譜〕有旨。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遂除知江陵府。辭。並辭職名。不允。

〔文集〕辭免寶文閣待制與郡狀。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奏狀。

〔年譜〕初上之立也。宰相趙汝愚。懇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知閣門事韓侂胄。自詭於太皇太后親屬也。請効力。遣入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於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太后許之。乃命復呼侂胄。

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先生離長沙已聞之。即惕然以爲憂。因辭免職名。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吏部彭龜年請對。白發其姦。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時丞相方收召四方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既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先生獨懷忠憤。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爲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爲優戲。以癸惑上聽。會先生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頗見嚴憚。而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甚間之意。由是侂胄之計遂行。及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則內批徑下。先生既去國。彭龜年遂攻侂胄。因奏曰。政緣陛下近日逐得朱某太暴。故亦欲陛下逐去此小人。既而省劄直批龜年與郡。侂胄由此聲勢益張。羣儉附和。并疑及丞相。視正士如深仇。衣冠之禍。蓋始此云。洪本

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講學於縣庠。  
〔年譜〕邑宰司馬邁請爲諸生講說。先生辭不獲。乃就縣庠賓位。因學者所講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邁刻講義一篇。以傳於世。此乃先生晚年親切之訓。讀者其深味之。洪本  
丁未。還考亭。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辭。

先生拜祠命。仍辭待制職名。

〔文集〕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一。奏狀二。

竹林精舍成。

〔年譜〕先生既歸。學者益衆。至是精舍落成。率諸生行釋菜之禮於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後精舍更名曰滄洲。

〔文集〕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 朱子年譜卷之四下

慶元元年乙卯六十六歲春三月復辭舊職名并以議廟祧自劾。

三月三日准省劄以乞追還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因復力辭并以前輒議廟祧不合乞收還誤恩是月二十八日奉旨次對之職除受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可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

〔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磨勘轉朝奉大夫。

〔年譜〕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洪本〔文集〕奏狀貼黃云蒙吏部降到告命磨勘轉官。

即已謝恩祇受〔年譜〕告詞云勅登崇俊良固欲符於衆望丕視功載自難廢於彝章雖吾法從之英亦用敘遷之典具位受才宏遠造道精醇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夙懷此志以六經爲諸儒之倡務淑斯人爵每見於辭榮節素高於難進載稽吏考爰陟文階積久以致官恐未免如昔人之議舉賢不待次當有以徇天下之公其體朕心勿忘猶告可慶元元年三月某日中書舍人鄧驛行詞。

夏五月復辭職名并乞致仕。

〔年譜〕初韓侂胄即欲并逐趙相而難其詞及是誣以不軌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一歸侂胄矣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異己者然後可以肆志而

莫子遠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更道學之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僞也。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僞于進者。蠶起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論救丞相。貶韶州。先生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尙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買禍。先生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善決之。遇遯之家人。先生默然退。取奏藁焚之。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云。別集答劉德修書云。病中痊。痊字疑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旣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稿。齧舌。然胸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干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甚不易。只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矣。某挂冠之請。人尙未還。而小報已不允。勢須再請。但得冷撰舊秩。亦可以已矣。不敢必其悉從也。殘暑未衰。萬萬以時自重。

〔文集〕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乞追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四。

秋七月。復以議水阜攢陵自劾。

奏狀言。臣累具奏辭免職名。並乞致仕。奉聖旨。辭職謝事。非朕憂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恭稟聖訓。未敢再瀆宸聽。所辭職名。亦不敢再祈避免。然伏念向嘗妄議永阜攢宮。今小大之臣。曾議此者。皆已次第降黜。而臣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豈可隱隱不言。冒竊寵榮。伏望聖明付之司敗。以肅邦刑。有旨。朱熹無罪。可待。餘依已降指揮。

〔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並自劾不合妄議。永阜攢陵事。奏狀五。  
冬十一月。復辭職名。

奏狀言。臣本意止爲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因它事。忘其前語。今始覺前日之謬。不敢再有它說。伏望照臣去年申省。及第一次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奉香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貼黃言。去歲初除之日。已冒疏封錫服之寵。封贈廕補之澤。及用檢舉。磨勘轉官。皆已受從臣恩數。並乞賜處分。討論改正。

〔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十二月。詔依舊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

〔年譜〕告詞云。從欲者聖人之仁。尙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旣諒忱誠。其願茂命。以爾心耽墳典。性樂邱樊。被累朝之特招。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幡然。旣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邃。見卿幾晚。方善桓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土。仍夫華職。秩以真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降儒之意。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豈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咄。噫。厭承明勞侍從。旣遠持臺之班。歸鄉里。受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祇予訓。用蹈於中。可依舊祕閣修撰。宮觀差遣。慶元元年十二月某日。中書舍人傅伯壽行詞。



二年丙辰六十七歲春二月申乞改正已受從官恩數。

申省言元奏貼黃內稱疏封錫服封贈廕補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賜改正未奉進止欲乞朝廷特爲敷奏檢照條例逐一討論悉行改正庶安愚分。

〔文集〕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冬十二月落職罷祠。

〔年譜〕先是臺臣擊僞學既榜朝堂未幾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聞之知舉葉倪劉等奏論文弊復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十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大學中庸之書爲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日卑臺諫洵洵爭欲以先生爲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久之姦人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爲察官紘以藝授之繼祖銳於進取謂立可致富貴遂奏乞褫職罷祠從之。洪本蔡元定隱居不仕亦特編管道州善類重足以立。李本〔宋史〕胡紘傳云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傳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亡去及是爲監察御史遂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國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冑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己欲盡去之謂

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爲僞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絃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察官。絃遂以疏授之。繼祖論熹皆絃筆也。〔行狀〕自先生去國。侂冑勢益張。鄙夫憸人。迎合其意。以學爲僞。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恥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本傳〕自熹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絃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二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論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語錄〕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卻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誘誦。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卻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

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箇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語。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與人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輔廣如某輩皆不能保。只是做將去。事到則盡付之人。欲避禍終不能避。廖端今爲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李因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說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李因是歲始修禮書。

〔年譜〕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傅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先是具奏欲乞修三禮。曰。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甯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

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禮儀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祕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數十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會去國不及上，〔文集〕答應仁仲書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先生季子在跋儀禮經傳通解目錄〕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蓋先君晚歲之所新定，是爲絕筆之書，唯書數一篇，缺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侯大夫禮、諸侯朝禮八篇，則猶未脫藁也。其曰集傳集註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下，卜筮篇亦缺，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刪改也。至於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模次第屬之門人黃幹，俾之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本末具備。

三年丁巳，六十八歲，春正月，拜命謝表。

〔年譜〕前數日之夕，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落職之命來告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翌日，諸生方知其有指揮也，尋具表狀。

〔文集〕落職罷宮觀謝表。

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戊午春

〔語錄〕季通被罪臺評及先生。先生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回。卽中位打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漢卿箴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虞。蔡所遭必傷。卽至樓下。先生坐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諸生問所聞蔡丈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已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途見別先生舟往不及。聞蔡留邑中。皆詹元善調護之。先生初亦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且曰。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是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聞蔡編管道州。乃沈繼祖文字。主意詆先生也。葉賀孫

餞別蔡季通于淨安寺。

〔宋史〕蔡元定傳云。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連疏詆熹及元定。未幾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之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續集〕答儲行之書云。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邱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語錄〕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先生出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之。蔡應答灑然。小遲諸人釀酒。至。飲皆醉。先生閒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橋上。詹元善卽退去。先生曰。此人富貴氣。葉賀孫〔年譜〕明日獨與季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

次年季通卒於春陵。先生爲之哀慟。季通從先生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先生論易推本河圖洛書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故其貶也。恨無與晤語者。其歿也。祭之以爲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見。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蓋深致其哀云。洪本〔續集〕與蔡季通書云。自奉別後。惘惘至今。不能忘於懷。某幸無它。諸生既來。遣之不去。亦姑任之。若有禍害。亦非此可免也。但極難得。人議究文字。義理深處。便無人可告說。殊憤憤益懷仰耳。又與蔡季通書云。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爲日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惑其心也。賤迹復挂彈文。繼此須更有行遣。只得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庶得聲聞易通。亦一幸也。

### 韓文考異成。

〔文集〕書韓文考異前云。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次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

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

四年戊午六十九歲集書傳。

〔年譜〕按大全集二典、禹謨、金縢、召誥、洛誥、武成諸說數篇，及親稿百餘段具在。其他悉口授蔡沈，俾

足成之。李本

冬十二月引年乞休。

〔年譜〕先生以明年年及七十，初疑猶在罪籍，不敢有請，繼以尙帶階官，義當納祿，具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止爲所編禮書，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就，若便得年餘間未死日，與了卻，亦可瞑目矣。洪本

〔文集〕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五年己未七十歲春三月楚辭集註後語辨證成。

〔文集〕楚辭集註序云：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纏綣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壯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披瀝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

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余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尙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并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証。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自於後世。余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櫟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夏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致仕。拜命謝表。

〔文集〕乞致仕狀。致仕謝表。

始用野服見客。

〔年譜〕坐位榜略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夫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



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春正月作聚星亭贊。

〔年譜〕亭陳氏故有離榭名曰聚星亭至是作新之先生爲本原荀陳事畫著屏上而爲之贊未云或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所歎又曰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慨余衷百爾窺臨鏡考毋怠開國承家永奉明戒先生之意深矣洪本

〔文集〕聚星亭贊

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三月初先生病已甚猶修書不輟夜爲諸生講論多至夜分且曰爲學之要惟在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是日改大學誠意章午後暴下不能興隨入室堂自此不復能出樓下

甲子先生卒

〔年譜〕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先生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榦令收禮書底本補緝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之式一與范念德託寫禮書甲子卽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疎略然則當用儀

禮乎。乃頷之。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禮皆遵遺訓焉。是日大風拔木。鴻水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洪本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頷之。李本〔行狀〕先生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溫公喪禮。曰。疎略。問儀禮。頷之。已而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旣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鋼雖嚴。有所不避也。〔蔡沈夢奠記〕慶元庚申三月初二日丁巳。先生簡附葉味道來約沈下考亭。常晚。卽與味道至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甚悉。精舍諸生皆在。四更方退。只沈宿樓下書院。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樓下改書傳兩章。又貼修稽古錄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初四日己未。先生在樓下商量起小亭於門前洲上。先生自至溪岸相視。陳履道載酒飲於新築亭基。時溪東山間有獸聲甚異。里人在坐者云。前後如此。鄉里輒有喪禍。然聲未嘗有此雄也。是夜說書至太極圖。初五日庚申。先生在樓下。臟腑微利。邑宰張揆來見有餽。先生卻之。謂知縣若寬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揆藉時相之勢。凶焰可畏。百姓苦之。是夜說西銘。又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日久。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而而已矣。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章。令詹淳謄寫。又改數字。又修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隨入宅室。自是不復能出樓下書院矣。初七日壬戌。先生臟腑甚脫。文之墊自五夫歸。初八

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病。先生起坐曰。誤諸生遠來。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固著脚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者。林子武夔孫。陳器之。植。葉味道。賀孫。徐居父。富。方伯起。劉擇之。成道。趙惟夫。范益之。元裕。及沈。先生顧沈曰。某與先丈病勢一般。決不能起。沈答曰。先人病兩月餘。先生方苦臙腑。然老人體氣易虛。不可不急治之。蓋先生病實與先人相似。上極熱。揮扇不輟。下極冷。洩瀉不止。先人亦初因痞結服神功丸。致動臙腑。舂陵病革時。嘗作先生書及此故也。諸生退。先生作范伯崇念德書。託寫禮書。且爲家孫擇配。又作黃直卿幹書。令收禮書底本。補葺成之。又作敬之在書。令早歸收拾文字。且歎息言。許多年父子。乃不及相見也。夜分。令沈檢巢氏病源。劉擇之云。待制脈絕已三日矣。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曉。初九日。甲子五更。令沈至臥內。先生坐牀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醫士諸葛德裕來。令無語。用治命移寢中堂。平明。精舍諸生復來問疾。味道云。先生萬一不諱。禮數用書儀何如。先生搖首。益之云。用儀禮如何。先生復搖首。沈曰。儀禮書儀參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筆寫示。左右以手版托紙進。先生執筆如平時。然力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手誤觸巾。目沈正之。諸生退。沈坐首邊。益之坐足邊。先生上下其視。矐猶爛然。徐徐開合。氣息慚微而逝。午初刻也。是日。大風破屋。左右梧桐等大木皆拔。未幾。洪水山皆崩陷。其所謂山頽木壞者。歟。嗚呼痛哉。先生頻年脚氣。自入春來尤甚。以足弱氣店。步履既艱。刺痛更作。服藥不效。先生謂沈曰。脚氣發作。異於常年。精神頓壞。自覺不能長久。閏二月。愈倅夢達。聞中自邵武至。延平過考。

亭薦醫士張修之。張至云：須略攻治。治去其壅滯，方得氣脈流通。先生初難之，以問劉擇之。擇之蓋素主不可攻治者，叩其用藥，擇之曰：治粗人病爾。此豈所宜。張執甚力，擇之不能屈。先生亦念此病恐前後醫者只養得住，遂用其藥。初製黃耆、鴛鴦、栗殼等服之，小效。繼用巴豆、三稜、莪朮等藥，覺氣快足。輕向時遇食，多不下。膈之病皆去。既而大腑又祕結。先生再服溫白丸數粒，臟腑通而泄瀉不止矣。黃芽歲丹作大劑投之，皆不效。遂至大故。嗚呼痛哉！先君歿春陵時，謂沈曰：先生老矣，汝歸終事之。未逾年，先生亦歿。數奇命薄，學未有聞，而父師俱往，抱無涯之悲。飲終天之恨，幾何不寤苦而遂死也。嗚呼痛哉！武夷蔡沈書記〔文集〕與黃直卿書云：三月八日，熹啓。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爲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略有安意，爲愈夢達薦一張醫來，用硃砂、巴豆等攻之，病遂大變。此兩日愈甚，將恐不可支吾。泰兒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爲撓，然凡百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直卿一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大爲門戶之差。至祝至祝。恩者昏事，餘干有許意，彼所言者，上有外家之嫌，不可問也。禮書今爲用之。履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量，可使報之。可且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其他並望參考條例，以次修成。就諸處借來可校作兩樣本。行道大小並附去，並紙各千番可收也。謙之公庶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重。仁卿未行，亦爲致意。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不具。

〔年譜〕先生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國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日少時。卽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俛焉孜孜。不知老之將至。若不屑於斯文者。及其出而事君。則竭忠盡誠。不顧其身。推以臨民。則除其疾苦。而正其風俗。未嘗不欲其道之行也。雖遇知於人主。而不容於邪枉。故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豈非天將以先生紹往聖之統。覺來世之迷。故嗇之於彼。而厚之於此歟。

〔行狀〕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於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冬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年譜〕會葬者幾千人。

李本

〔本傳〕旣歿。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期。非妄談。

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

勉齋先生作行狀云。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革。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求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儼然端坐一室。討論訓典。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旣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

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情性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宏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始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徒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旣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間。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

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缺。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其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不至。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



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達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搨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

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闕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旣已煨燼殘闕。雖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躋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月中天。昭晰呈露。則摭其言行。又可略歟。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其立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

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躡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受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溷惑。羸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其反躬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視聽言動。非禮不爲。意必固我。與迹俱泯。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夫天理之正。蓋語默云爲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合是三者。而一以貫之。其惟敬乎。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儻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之爲之者。雖門人弟子。親炙之久。固亦莫得而形容也。姑以蠡測管窺者言之。則備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幅巾大帶。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

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誼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安。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稱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至於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世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

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言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澀。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速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鑿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口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荆棘。獲窄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驚於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卽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旣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

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外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膏麈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卽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輔轡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言之語。必三歎焉。學者卽其所誦而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商略。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

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寢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旣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探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一

洪本年譜云朱子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元本云字仲晦此據本傳改徽州婺源人。元本云新安人此據行狀本傳改生於南劍尤溪之寓舍。元本云劍州尤溪此據行狀改始居崇安五夫里榜所居之聽事堂曰紫陽書堂。元本云榜所讀書之室此據文集室記改徽州有紫陽山章齋先生嘗以刻其印章用之榜於聽事識故鄉也。元本云新安有紫陽山識故鄉也此據室記補又剏草堂於天湖寒泉塢曰寒泉精舍。元本無此此據文集補又剏草堂於建陽蘆峯之雲谷榜曰晦菴自稱雲谷老人亦曰晦翁又結廬於武夷五曲曰武夷精舍晚卜築於建陽之考亭作滄州楫舍自號滄州病叟後又更號

涿翁。元本有撰著等語今刪去卒年七十有一仕至朝奉大夫。元本有文華閣待制今刪去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曰文

追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廷。元本無此按年譜始於李果齋先生而洪本載此條於年譜之末洪本皆稱先生而此條獨稱朱子又追封徽國公在紹定庚寅從祀孔廟在淳祐辛丑距朱子歿四十年矣果齋必不及見也其爲後人所增入無疑今從李本削去而附載於此其有訛誤俱據文集行狀改正國本亦載此條於後而又有不同今皆略之不復一一置辨也。李果齋元本不可見今行世者有李氏闕本李爲國本尤爲疎略

○按行狀云字仲晦本傳云字元晦一字仲晦考屏山先生所作字詞本云元晦朱子跋屏山遺帖熹字元晦亦先生所命不云改字仲晦惟性理大全載字詞注云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改字仲晦此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不知其何所據而云也延平答問及張呂陸陳諸集共稱元晦無云

字仲晦此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不知其何所據而云也延平答問及張呂陸陳諸集共稱元晦無云

字仲晦此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不知其何所據而云也延平答問及張呂陸陳諸集共稱元晦無云

字仲晦此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不知其何所據而云也延平答問及張呂陸陳諸集共稱元晦無云

字仲晦此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不知其何所據而云也延平答問及張呂陸陳諸集共稱元晦無云

字仲晦此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不知其何所據而云也延平答問及張呂陸陳諸集共稱元晦無云

字仲晦此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不知其何所據而云也延平答問及張呂陸陳諸集共稱元晦無云

字仲晦此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不知其何所據而云也延平答問及張呂陸陳諸集共稱元晦無云

字仲晦此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不知其何所據而云也延平答問及張呂陸陳諸集共稱元晦無云



仲晦者而朱子文集於題跋自署皆云仲晦無稱元晦者是爲參錯疑大全注語亦有自來行狀據朱子自稱本傳則兼考他書故兩存之洪譜止據行狀而不及其同異之故甚爲疎略故附記於此又按閩本亦云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改字仲晦疑年譜元本有之此大全所本然閩本新出或反以大全注而增入亦未可知其載字詞較大全則多十餘語又似別有所本非自大全採入者也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先生生

按年譜李本稱朱子洪本稱先生年譜朱子門人果齋李公晦方子所輯自合稱先生李蓋以意改也定從洪本閩本稱文公此又近人所改○按遷墓記云府君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

不能歸因葬其邑年譜云以方臘亂不能歸方臘之亂在庚子辛丑承事之卒在乙巳見閩本則方臘之

本久矣年譜誤也又吏部行狀云授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州尤溪縣尉以乙巳計之除

服當在丁未而四月靖康之變吏部已在尤溪是吏部以丁未三四月間除服即調尤溪矣又考吏部

與祝公書已西十二月在建州權職官庚戌正月棄所攝攜家寓政和五月初又攜家下南劍入尤溪

是在尤溪約二年即去官但未詳何時以嘗作政和尤溪兩縣尉故往來其間而假館焉閩本云任尤

溪秩滿假館鄭氏之義齋而生文公非其實也今定從李洪本改以方臘亂句而補調尤溪縣尉於嘗

僑寓句之上庶爲得其實云又考閩本所載南溪精舍記鄭氏號義齋非寓舍名也閩本假館鄭氏之

義齋亦誤○閩本年譜云婺源南街故宅有古井紹聖四年井中白氣如虹是日韋齋公生文公嘗曰

義齋亦誤○閩本年譜云婺源南街故宅有古井紹聖四年井中白氣如虹是日韋齋公生文公嘗曰

聞先君生時，井中有氣如白虹，經日不散。因名虹井。韋齋公嘗作井銘，遂名韋齋井。是歲井中紫氣如雲。雲，疑當作虹。三日而文公生。洪本略。按建炎四月，正干戈擾攘之時，尤溪距婺源甚遠，卽故宅井有紫氣焉。得知之，且曰：三日而文公生，其爲附會無疑也。今從李本刪去。閩本又云：文公面右有七黑子，時並稱異。李洪本不載，今附見於此。

四月甲寅，五歲。

韋齋行狀：是年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尋丁內艱，服除，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尙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員外郎，丁內艱，當卽在四年，服除則六年也。至十年，則出知饒州，乞祠還家矣。○閩本年譜云：文公名沈郎，小字季延，皆志其地也。尤溪原名沈溪，後因避王審知諱，改尤溪。尤溪隸延平，行五十二。

五年乙卯，六歲。

黃義剛錄與行狀天之上何物語，略同而小異，故并載之。

七年丁巳，八歲。

洪本年譜云：又嘗指日問於韋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齋奇之。李本無。按此與行狀所載本一事，而所記不同，今從李本刪去。

十年庚申，十一歲。

年譜所載本之兩行狀而缺蕭公顛。今并載吏部行狀。十三年癸亥十四歲春三月辛亥丁父韋齋先生憂。

二十四日四字。據吏部行狀補。城南年譜作水南誤。

稟學于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三先生之門。

按韋齋遺命稟學三君子。而朱子帥事屏山爲舉業。於白水籍溪。蓋以父執事之。白水妻以女。不詳何時未幾而卒。事籍溪最久。然皆稱胡丈。不稱先生。至爲三君子墓表行狀。則皆自稱門人。蓋以韋齋之命也。○年譜云。按先生所爲草堂墓表。與籍溪行狀俱稱二公受學涪陵。譙天授。盡聞伊維之學。其淵源大略本此。至於師門誼篤。則屏山爲最。其爲屏山墓表。有云。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尙勉之。又命字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云。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言而思。愆動而思躓。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其期望之意如此。先生晚歲。猶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蓋識父師之誨也。李洪本按草堂墓表云。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卽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籍溪行狀云。旣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初未嘗言譙公。盡得伊維之學也。屏山學佛。以爲佛與吾聖人合。故作聖傳論。墓表明載之矣。晚歲晦木師傳之云。獨指字詞而言耳。年譜所云。恐皆未確。今刪去。而載屏山白水兩墓表。籍溪行狀。及少傅劉公碑於後。又以此條李洪本皆同。或元本所

有故附見於此而並論之。○字詞。閩本較性理大全增多十餘語。今據閩本。  
十四年甲子十五歲葬章齋先生。

按吏部行狀以卒之明年葬崇安五夫里之西塔山。遷墓記云。初府君將歿。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與吏部行狀不同。年譜從行狀。今姑仍之。洪本并及改葬。今刪去。  
二十年庚午二十一歲春如婺源展墓。

年譜先是婺源以下從洪本。李本略與內弟程洵前一帖。李本不載。後帖亦有刪削。止云。有帖與內弟程洵論詩。且曰。學者所急云云。按朱子此時頗事詩文。而卒歸重語孟。與反求諸己。則大本已立矣。李本以意刪削。非元本也。今從洪本。○按與程允夫二帖。今文集缺。○虞集復田記。此後人所增入。於文集語錄。其事皆無所考。不知虞何所據也。李本尚存其真。洪本刪其首。按虞集作復田記句。則似元本所有。後人遂無從考證矣。今姑仍李本而附論之。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歲夏始見李先生於延平。

李洪本皆作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今改正。○按年譜言癸酉受學延平先生。而行狀言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遊。以趙師夏跋考之。當從行狀。但自同安歸後。戊寅往見。庚辰又往見。而行狀不指其年。以今考之。戊寅與范直閣書稱李愿中丈。不稱先生。延平答問載戊寅閒語。不似受學。有云。不審尊意以爲何如。至再題西林達觀軒詩序。庚辰始稱先生往來受教。則受學當在庚辰也。今

據行狀文集改正。○延平戊寅冬答書云。得吾元晦。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此非從學語也。壬午書云。所幸比年以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壬午距庚辰三年。故云比年。若以癸酉計。則已十年。卽戊寅亦已五年。不得云比年也。以此二書證之。則庚辰受學無疑矣。○續集與羅宗約書云。目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庚辰。朱子見延平。寓西林院。此亦庚辰受學之一證也。○洪本年譜云。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摈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按此條。必元本所有。非後人所增入。李爲陽明之學。以道統之傳。始有所歸語爲太重。故刪之。非有所據也。今按朱子盡棄異學。在庚辰。而年譜屬之二十四歲時。非是。故改從行狀。而年譜則仍附見於此。非敢效李氏之妄刪也。

二十五年乙亥二十六歲

鄒本年譜。春建經史閣。後有晤呂伯恭於福州一條。注云。時伯恭父倉部公官福州。朱子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與伯恭交始。此按東萊年譜云。是年春。倉部爲福建提刑司幹官。公隨侍於福唐。丙子應福建轉運司舉。丁丑春試禮部。不中。六月歸福州。十月倉部秩滿。隨侍歸婺州。據此。則東萊乙亥丙子丁丑皆在福州。其與朱子相見。必在此數年間。但兩家文集皆無所考。白事大都督府。似用同安官書記中語。據記春正月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而東萊年譜。是年春。倉部官福州。則正月未至任也。此未詳

其所據。又鄒本於癸未。有晤張敬夫於臨安一條。按包揚錄云。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某時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云。則鄒所據也。然包錄亦不言其初相見。今俱附見於此。鄒本考訂較舊譜爲詳。其有訛誤。亦不悉辨也。

夏縣有盜。分守城之西北隅。

李洪本無。今從鄒本補。

定釋奠禮。

李洪本皆附注建經史閣下。閩本另立一條。今從閩本。

申請嚴婚禮。

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不詳。今載申嚴婚禮狀。又此狀與蘇丞相祠記。皆無歲月可考。今附於同安任之末。

二十七年丁丑。二十八歲。春還同安。候代不至。罷歸。

李本館於陳北溪。洪本館於北溪。陳淳俱誤。閩本已改正。按北溪漳州人。朱子庚戌至漳州。始來受學。年譜

之誤甚明。今據畏壘菴記改正。

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歲。春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按李本不載此條。而續通鑒載之。續通鑒必本之年譜。此李氏自以意刪之耳。戊寅與范直閣書云。頃

在延平見李愿中丈。此爲確證。李蓋據西林詩序。以庚辰謁李先生。故刪戊寅而未考之文集也。於庚辰又書再見。其意以爲癸酉受學。此爲再見。凡李氏之率意刪改類如此。今從洪本。閩本同。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歲。○秋八月召赴行在。辭。

年譜云。用執政陳俊卿薦也。

李洪本同。

按是年陳俊卿未爲執政。疑當作陳康伯。康伯以二十八年九月

參知政事。○陳康伯於紹興爲名臣。其薦朱子。當在諸公之先。自行狀略不載。但云召赴行在。本傳云以輔臣薦。亦不載其名。年譜必以實書。後來者祇知陳俊卿之薦朱子。而不知有康伯。遂以意改之。不知俊卿方爲殿中侍御史。未爲執政也。孟子或問。論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而曰近讀陳魯公家集。其裔孫此者。與鄙意合。是固德人之言也。其於康伯不薄矣。不知修譜者。何意改之。頃見陳魯公家集。其裔孫所刻。僞撰朱子序。及書自署門生。此甚可笑。然於此可見年譜舊本必云康伯薦。故後人因之而僞撰也。陳俊卿三字。今改作陳康伯。○年譜云。是歲籍溪胡公以正字召。

據籍溪行狀。除大理司直。未行。改先

祕書省正字。元本由司直改正字誤。

生送行詩有曰。祖餞衣冠滿道周。此行誰與話端由。心知不作功名計。祇爲蒼生未敢休。

此首元本不載。據文集補。

執我仇仇。詎我知漫將行止驗天機。猿啼鶴怨渾閒事。只恐先生袖手歸。

渾閒。文集作因何。

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獬豸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壘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

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峯胡公宏曰。此詩有體而無用。因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似爲籍溪解嘲云。按李洪兩本。皆載此條。

是時籍溪家居。召爲大理司直。未行。改祕書省正字。籍溪年已七十餘矣。耳又重聽。見文集與籍溪先生書。門人子弟皆疑其行。朱子四詩皆有諷焉。籍溪行狀。敘此解詳。但不知年譜載此亦復何意。豈以爲朱子不赴召之證耶。

五峯詩見朱子題跋中。爲籍溪解嘲於朱子年譜亦無所當。且籍溪赴召在庚辰。見跋五峯詩。載是歲亦誤。

今刪去。以其兩本俱載。或元本有之。故附之於此。

三十年庚辰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于延平始受學焉。

年譜作再見李先生於延平。今據達觀軒詩序改正。○洪本年譜云汪端明應辰云先生師事延平久

益不懈。嘗言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李本此條在壬午俱歸延平下云作

及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句。按端明前輩不當稱先生。李本稱朱子。亦是以例改每一去而復來以下。延平行狀中語。

上達不已日新指延平言。與首二句語意不合。李本亦以意刪。非有所據也。今以延平行狀語。系之壬

午俱歸延平下。而此條則削去。○按年譜道統之傳始有所歸語。必果齋元本所有。然不如行狀所敘

之爲得也。自龜山先生受學程子。以傳之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以及朱子。其的緒相承如此。然朱

子之學。受之延平。而發明盛大。有不盡於延平所傳者。大學章句序。敘道統直接二程。龜山以下。皆在

私淑之列。其大指亦可見矣。延平行狀言求中未發甚悉。而反而求之。未得所安。於是往問之南軒。而

胡氏之學與延平不合。其後朱子自悟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而又以己所悟合之延平所傳。其云已發

未發之機。默識而心契焉。則與體認未發氣象亦小不同。而與胡氏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反相近。及至



潭州與南軒共講之。南軒蓋深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不然。見語錄廖子晦問語。又力辨呂氏求中之說。

見文集與呂士瞻書。而朱子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以良齋銘爲宗旨。見與程允夫書。則與延平異矣。故戊子諸書不及

延平。迄己丑。又悟其非。更定已發未發之分。以胡氏先察識後涵養爲不然。而於未發仍守延平之說。

其云以靜爲本。又云從靜中漸漸發出端倪來。則猶體認未發氣象之論也。庚寅始拈出程子涵養須

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學問大指定於此。而壬辰作中和舊說序。謂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於所

已言者而未言者可推。則已不專主延平之說。癸巳以後。往來講論。亦不及延平。至甲辰與呂士瞻書。

戊申與方賓王書。明言程子之說不可移易。延平自是一時入處。未免合有商量。晚年語錄。楊道夫葉

味道陳安卿廖子晦所記尤詳。中庸或問。力辨呂氏求中之非。而謂龜山亦未免呂氏之失。龜山之說。

則延平之所自出也。此其前後異同之故。亦大略可考矣。故今從行狀。而年譜所載則附論於此。未知

後之君子以爲何如也。○按朱子少卽有志爲己之學。其學禪正是從心地著工夫。而於語孟經史。及

周程張諸家之說。攷訂講貫。蓋無一日不用其功。內外兩進。自幼已然。此所謂生知安行。無積累之漸

者也。同安歸後。再見延平。盡棄異學。而於求中未發之旨未達。與南軒講論。逾四五年。迄己丑始定其

說。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二語。生平學問大指定於此。其早年進學之序。於答江元適書。汪尙書薛

士龍書。陳正己書。及中和舊說序。自敝極爲分明。今日可據以爲說。至庚寅以後。所謂獨覺其進。而人

不及知者。蓋非後來之所能擬議矣。孔子自言。吾十有五。以至七十。其節次可考。而程子言。聖人未必

不及知者。蓋非後來之所能擬議矣。孔子自言。吾十有五。以至七十。其節次可考。而程子言。聖人未必

然特爲學者立法。朱子亦言。因其近似自名。不敢輒爲之說也。明道謂謝顯道曰。賢見某如此。某終用工夫。以顯道之高明。又親炙之久。於明道尙有不及知者。後之人何敢妄下一語邪。若以一己所見。而取文集彷彿之語。以爲依據。又雜取諸家語錄。麗亂之說。而斷之曰。某年至某地位。又某年至某地位。未免於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恐識者之有以議其後矣。語錄有云。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始無疑。又曰。自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隔一膜。此聖賢日新不已。望道未見之心。若遂據以爲證。是又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文集語錄中。多謙己誨人之辭。大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又聞或有爲而發。如與象山書。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此以象山譏其支離。故云爾。不可泥看。孔子嘗言何有於我。又言我無能焉。孔子豈真何有無能者哉。此又讀文集語錄者所當知也。故因年譜語而附論之。世之君子。望有以訂其是非焉。

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二歲。

年譜云。是歲貽書黃樞密。論恢復。按文集與黃樞密書。言敵退後。當先爲自治之計。其於恢復。蓋慎言之。末以起用舊人爲要策。而恐敵之往來。未嘗專言恢復也。年譜元本。出於果齋。不應舛誤。若此。疑此三字或後人增入。今刪去。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歲。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位。復差監南嶽廟。

年譜云。五月祠秩滿。復以爲請。六月。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八月。應詔上封事。不報。是月子祠。行狀云。祠秩滿。再請。孝宗卽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遂上封事。據年譜。則予祠在上封事之後。據行狀。則得

祠在上封事之前。按封事首言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則固已得祠矣。今從行狀。

孝宗降興元年癸未三十四歲。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待次。

洪本年譜云冬十月辛巳入對垂拱殿。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李本無戊辰二字今改正。按孝宗本紀隆

興元年十月戊午朔辛巳爲二十四日。十一月不得有戊辰。且辛巳距戊辰四十七日。不應授官如是

之遲也。據文集與魏元履書六日登對。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則年譜之誤無疑。今依鄒本改正。鄒又據

與李先生書九月二十六日尙在鉛山到臨安後答呂伯恭書有云區區已審察一二日當得對以程

途時日計之登對當在十一月非十月也。今亦從之。○除武學博士年譜云替成資闕也。拜命遂歸行

狀云除武學博士待次。考宋官制除見闕曰填某人闕其待次者曰替某人闕。朱子南康任滿狀云已

係成資而丁未辭江西提刑狀云替馬大同成資闕。則成資爲闕滿之名。成資上當有姓名。如替馬大

同成資例。而年譜缺不載。今無可考。姑仍之。○年譜又云是歲有與陳漕書論鹽法與汪尙書書論龜

山語錄。李洪本同按論鹽法可不載其目。與汪尙書書爲多。不當獨載此。今削去。

歸劉氏田。

歸劉氏田。

按屏山卒於紹興十七年丁卯。則田券不當在乾道中。還田在隆興亦不在乾道中也。豈以乾道還田

而年譜誤載邪。忠肅元本作忠定誤。閩本已改正。稱謚則在忠肅歿後。忠肅卒於淳熙五年戊戌。則亦非乾道中所

跋矣。且云至今猶存。則並在朱子歿後。其去朱子時已久矣。不知何時何人所跋也。此於文集語錄皆

無所考。然李必據舊本。如虞集復田記之類。但不知何人增入洪本去。按乾道中田劬跋云。八字則似元本所有。後人無所考正矣。今仍李本。

二年甲申三十五歲。困學恐開編成。

按朱子以困學名其燕居之室。必在同安既歸之後。困學時之作。則在恐聞成編之前。蓋戊寅己卯間也。困學恐開編序。不著其年。而文集次於論語訓蒙口義之後。年譜序於甲申。必有所據。又延平答問之錄。自丁丑至癸未。其成編必在甲申後。但無序文可考耳。年譜亦缺。附記於此。

按朱子少稟學於劉胡三先生之門。而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庚辰受學延平後。斷然知老釋之非矣。答江元適書。以先君子之餘誨。而不及劉胡者。以三先生皆爲佛學也。獲親有道。自指延平先生。此書敍次最爲分明。更以何叔京書參考之。尤爲可據。其云。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又云。晚親有道。則亦受學在庚辰而非癸酉之確證也。○或疑江書不及延平之卒。當在癸未。朱子以十一月拜武學博士命歸。卽聞延平先生之卒矣。江書及垂拱奏劄。自在歸後。非必癸未也。其或在叔京書後。歲月已遠。偶未之及耳。

乾道元年乙酉三十六歲。春省劄趣就職。夏四月。至行在復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

按行狀本傳。皆云既至。則朱子四月間至行在矣。因執政復主和議。故不就職。而請祠以歸耳。年譜亦云既至。所書未明。今依行狀改正。○按本傳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議。不合歸。與年譜不合。考宋史。

洪适是年八月參知政事。十二月爲尙書省僕射。同平章事。四月間未爲相也。本傳誤。錢端禮以甲申十一月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次年八月方罷。是歲二月陳康伯罷。時未置相。端禮爲首參。則年譜是也。○年譜載戊午讜議序曰。戊午之議。發言盈廷云云。戊午之議。據序文當作癸未之議。李洪本皆妄改。按戊午高宗紹興八年癸未。孝宗隆興元年戊午。初議和。癸未再議和。元履所敘次者。戊午之議。而朱子序中所極論者。癸未之議也。年譜不考全文。略載數語。又妄改癸未爲戊午。盡失其意。今削去。而別載序文於後。

二年丙戌三十七歲。

按與張欽夫兩書。朱子自注甚明。其別卷答張敬夫兩書。與前兩書意同。而在前兩書之後。其無注者。或朱子所自刪。而後人又收入之。然中和舊說序云。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則必不止兩書也。前第二書注云。自有辨說甚詳。今未之見。豈指已發未發說。及中和舊說序邪。姑記於此。○朱子文集三十卷。與張欽夫書三十一卷。答張敬夫書。大概以年敘。三十二卷所載。則不以年敘。且多未定之論。故疑爲朱子所自刪。而後人復入之者。然未敢定也。○按朱子受延平求中未發之說未達。而延平歿。求其說而不得。甲申晤南軒於豫章舟中。自是書問往來。皆講論未發之旨也。南軒集無所考。而朱子兩書自注甚明。別卷兩書無注。然詳其文義。實皆一時語也。向以中和舊說序云。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之學。則往從而問焉。爲至潭州時。故以四書在戊子。今以答羅宗約書考之。自指書問往來。而非至潭州時。

也。答何叔京書未發已發渾然一致。與此四書意相合。又言程門記錄之誤。與中和舊說序所云。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亦正相合。而何書自在丙戌。何書言伯崇過建陽在丙戌。許順之書亦及之。第三書未及雜學辨駁。其在丙戌冬無疑。彼此參考四書之在丙戌而非戊子確然矣。其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更不分時節。此朱子所自悟。非受之南軒。中和舊說序。及與敬夫書。述伯崇語可考。而南軒從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不言未發。與朱子所見略同。南軒前書。尙有認爲兩物之疑。朱子再與書。反復發明於此。蓋無異論也。至潭州後。講論之語無所考。南軒贈行詩云。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朱子別詩云。始知太極總要妙。難名論。謂有甯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皆以未發爲太極。卽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之旨。與四書同一意。至己丑始悟其非。亟以書報欽夫。及當日同爲此論者。則潭州之所講論。與朱子所見皆同。而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雖若小不同。而實無異指。此中和舊說序於潭州之行。略而不言也。故今斷以四書皆在丙戌。而以答叔京三書。答宗約二書。繫之叔京書。言體認未發氣象。爲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而有愧汗沾衣之語。此求中而未達之時。當在丙戌之春。其言未發已發渾然一致。則在既悟性爲未發之後。又言延平謂學者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則以己所悟。合之延平所傳。與龜山門下指訣。亦似少異。此在丙戌之冬。此書及雜學辨駁。在丙戌冬。此最明證。若宗約書。宗約遠在西蜀。又卒於戊子之四月。二書必不在往潭州後。其言欽夫書問往來。近方覺有脫然處。自指丙戌之悟。又言所聞於西林者。皆不我欺。與叔京書亦相合。又言衡山之學。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此。則與中和舊說序所云。欽夫告予以所聞。亦未有省。後得胡氏

與曾吉父書。乃益自信。亦正相合。則此書或丙戌之冬。丁亥之春夏。未可知也。李本年譜。既一切不載。洪本雜敍。與欽夫諸書。於往訪潭州時。其意未明。通辨亦不之及。而閑闢錄。反以末卷與張敬夫兩書。爲朱子尊德性之證。尤爲大誤。正學考已覺其誤。而以四書載於戊子。敍說雖多。其意終未明了。故於此特詳論之。以俟後之君子。考訂其是非焉。○朱子自注二書。文集編次於論程集改字之前。時劉共甫在潭州。乃乙酉丙戌間。至丁亥則召還矣。此亦四書在丙戌。而不在戊子之明證也。

三年丁亥。三十八歲。秋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按此條。李洪本皆載於戊子。是年五夫有秋。見社倉記。與水災不合。向疑其有誤。及考續集。與蔡季通書

云。邑中水禍至此。極可傷憫。此中幸亦無他。兩日後方聞之耳。是此水所及不遠。而五夫獨不及也。李

洪兩本皆無注。而文集與林擇之書。言此最詳。崇安大饑之後。重遭此水災。書中略不言及。與何叔京

書。言早稻已熟。可無他虞。正是七月。亦不言崇安之有水災。而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必因上年水

災之故。以此參考。則行視水災之在丁亥無疑也。林擇之以丁亥從學。而水災爲第一書。此亦在丁亥之證。與擇之書。極言州縣官

漠然無意於民。難與圖事。而朱子八月卽往潭州。蓋避之而不欲與其事也。是時知建寧府者。徐嘉嘉

乃秦檜之黨。朱子自不肯爲之用。至次年。崇安大饑。及於五夫。應縣官之委。則不得不與其事。而以請

於府。嘉方以檜黨不自安。而朱子已爲樞密院編修官。陳應求。劉共甫皆執政。故所請卽從。而其實未

嘗相合也。嘉以戊子秋奉祠去。而社倉之米。實始於嘉。社倉記亦不欲沒其名。反復參校水災。自在丁

亥今爲改正。而附著其說。如此後之人得以考焉。

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于潭州。

按朱子以九月八日至潭州。留兩月。講論之語。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李本極略。洪本所增爲多。而無謬誤。今謹載李本數語。而洪本則別見於此。而附論之。洪本年譜云。留長沙兩月。講論之語。無所考見。南軒贈行之詩曰。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先生答詩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甯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又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聞張敬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後先生卒。更定其說。然則未發之旨。蓋未相契也。又云。考先生與敬夫論中和。幾十年而始定。初與敬夫書。以爲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云云。又曰。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云云。後答敬夫書。又以浩浩大化之中云云。最後與敬夫書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云云。及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書。皆是此意。按洪本所云。深契太極之旨。此以贈行詩與答詩臆度之耳。朱子自甲申後。與南軒往復。皆講未發之旨。而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蓋以未發爲太極。詩所云。太極則指未發而言也。專言太極。則不識其意矣。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兩先生於此無異論。至潭州。當必共講。



之中和舊說序云。亟以書報欽夫。及當日同爲此論者。則至潭州與南軒同爲此論。灼然可證。而謂未發之旨未相契者。眞妄說也。范念德言兩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此語絕無所據。洪本云。其後先生卒更定其說。李本無此語。則指己丑已發未發說而言。故以爲歷十年而後定中和之指。與南軒講論在乙酉丙戌。至己丑卽悟其非。以書報欽夫。欽夫以爲然。不過四五年間。惟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欽夫執之尙堅。後卒從朱子說。雖不詳其時。大約不久而論定矣。以爲十年而後定者。亦妄說也。其敍丙戌三書爲初未定之論則是。然不載中和舊說敍所云。則指意不分明。又載己丑論心學一書。以爲定論。此書在己丑初悟已發未發之分。時尚多未定之論。如以靜中知覺不昧爲復寂而常感。感而常寂。以靜爲本諸論。皆後來所不言。卽如仁中爲靜。義正爲動。與太極圖解正相反。豈可據以爲定論耶。祭南軒文云。蓋繳紛往反者。幾十有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此統言之。如論語說仁說之類。非指中和說而言。洪譜蓋誤認此語也。凡此皆非果齋之舊。李爲陽明之學。自主中和舊說。故於此多所刪削。略而不言。而洪本則不勝其可疑也。姑附其說於此。羅整菴與陽明書。引與敬夫最後一書以爲辨。而平湖讀朱隨筆。亦以爲朱子定論。與年譜略同。恐皆未盡然也。○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兩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李洪兩本皆載之。此或元本所有。非後人增入也。然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而洪本以爲未發之旨未相契者。非是。竊嘗考之。朱子從延平之學。南軒從衡山之學。各有師承。延平歿而問之南軒。南軒以所聞告之。亦未有省。已而朱子自悟性爲未發。而合之延平所傳。見與何叔京羅宗約書。南軒則專主衡山。而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不然。見語錄廖子晦問語。

又力辨呂氏求中之非。見文集與呂士瞻書。自與延平不合意。其所云不合者。或在於此。其後朱子卒從南軒受衡山之學。其得胡氏與曾吉父書。與己意合。必在此時。以良齋銘爲宗指。相與守之。見與程允夫曾裘父書。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異矣。與林擇之書。後來所見不同。不復致思。蓋指此時。而戊子諸書。絕不及延平。亦自可證。至己丑始悟。以性爲未發之非。未發已發。各有時節。而於未發仍守延平之說。又深以先察識爲非。其先後異同。大概如此。竊以意擬之。而未敢定也。今仍李本。存此二語。以俟攷焉。

冬十一月。偕南軒張公登南嶽衡山。

李本無此條。今從洪本。○按南軒南嶽唱酬集序。朱子遊山後記。東歸亂稿序。其敘次時日道里。極爲詳悉。李本略載南嶽唱酬。東歸亂稿。於往潭州。至自長沙兩條下。洪本別立此條。而注語最爲舛誤。今依兩家文集考正。而洪本注語直削去之。亦不復一一置辨也。○又按朱子往訪南軒。與林擇之俱行。南軒序亦止言三人。范伯崇至。己卯始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同登山。又與朱子擇之同歸。然年譜言范念德待行。疑本與伯崇擇之同行。伯崇有羣從兄弟。在湖湘間。別往視之。至己卯而後來。然未有考也。南軒序謂己卯胡實廣仲范念德至。同登山。朱子後記謂伯崇來。始聞水簾之勝。欲一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餞雲峯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洪本敘次斷續不明。而以自嶽宮至櫛州爲南嶽唱酬集。尤爲舛謬。今盡削去。是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李洪本皆闕官字誤。考宋制編修官檢討官皆有官字。今補正。○己丑省劄。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疾速前來供職。則此除替施元之闕也。施元之官期未滿。故待次於家。四年戊子三十九歲。夏四月。崇安饑。請粟於府以賑之。

年譜本社倉記。而不及縣官之委。甚爲缺略。今載社倉記。程氏遺書成。

按程子涵養須用敬二語。庚寅始特拈出。而戊子遺書序已云。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卽此二語之指也。續集與蔡季通書云。近看遺書目錄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者交相爲用。而不已焉。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默契乎先生之心。而疑信之傳。可坐判矣。則是序文後有更改。蔡書不詳何時。豈在庚寅以後耶。時有先後之云。亦不見於遺書序中。則其所更改者。又不止此也。

按自潭州歸後。以良齋銘爲宗指。其見於與程允夫曾裘父書甚明。良齋銘以知止爲始。而格物致知。專以察識端倪爲下手工夫。與學聚問辨之指不類。其云。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與至善事理當然之極註又不合。與何叔京書。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默會諸心。以立其本。是皆良齋銘之指也。石子重書。非格物致知。不用正心誠意。及其正心誠意。卻不用致知格物。其語自是。但以審察見得爲格物致知。以泰然行將去爲正心誠意。亦仍是良齋銘之指也。大抵以心爲

已發。以性爲未發。要從已發處識得未發。故曰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凡戊子諸書。皆是一意。平湖謂答叔京書。易爲異學所借。尙似有所未察。正學考不載。與允夫書。則未見其宗指。而於講論多所反覆。似皆未得其要領也。故附論之。

五月己丑。四十歲。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再辭。秋七月。省劄復趣行。辭。

按樞密院編修官。係替施元之闕。是歲施元之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省劄催促前來供職。年譜載於戊子年之末。誤也。魏拔之。以四年十二月。除太學錄。五年六月。罷歸。正省劄趣行時。朱子所以因是力辭也。朱子魏元履墓誌。南軒魏元履墓表。年月俱可考。年譜誤載。而續通鑒因之。今改正。○行狀云。五月三。促就職。據文集回申。催速供職狀。五月內。兩次准尙書省劄子。催促供職。今又准前件指揮。年譜八月。復趣行。卽第三次也。以戊子未一條。移於今年五月。則明白無疑矣。

按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皆在己丑之春。蓋乍易舊說。猶多有未定之論。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自以爲未當。而已發未發說。則以爲指心體流行而言。非指事物思慮之交。與湖南書。又以爲指赤子之心而言。但不當言凡言心者。此皆有所未安。呂博士說中庸或問。力辨其失。而此以爲大概得之。又謂涵養之功至。則其發也無不中節。又似刪卻已發工夫。皆早年未定之論也。中和舊說序在壬辰。距己丑又三年。不及前諸說。則其所見已不同矣。中和舊說序云。亟以書報欽夫。及當時同爲此論者。今其書不見於與欽夫答問中。豈卽與湖南諸公書邪。旣云第一書。則尙有第二

書第三書矣。此書序年當在前，而編次於六十四卷之末，與答或人爲類，此皆編次之失，恨不得起勉齋諸公而一質問之也。○與張欽夫諸說例蒙印可一書，當在與湖南諸公書之後，亦已丑答也。其中亦多未定之論，如以心爲主，卽心體流行之見，又云仁者心之道，而敬者心之貞也，後來都無此語，又云靜中之動，動中之靜，動靜自是兩時，不必互說，又云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感者已發也，寂者未發也。今若曰已發而常未發，未發而常已發，可乎？又云以靜爲本，亦似偏於靜，已發未發說，小註已自明言之，而篇末二語，亦自平說，凡此恐皆未定之論，如以靜中知覺爲復，後來改之，而太極解以仁中爲靜，義正爲動，與今解相反，豈可據此書以爲定論邪？整菴羅氏引此書，與陽明辨，平湖陸氏亦以此書爲定論，恐皆有所未察也。○答林擇之三書，皆辨先察識後涵養之非，而於涵養特重於已發工夫，未免少略，如云從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陳邁之學以之，又云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自然發見昭著，不待別求，楊明之學似之，是皆早年未定之論，而後來所不取也。羅整菴嘗言，後人創爲異說者，乃拾前人之所棄，以自珍，正謂是爾。

六年庚寅，四十一歲，春正月，葬祝孺人。

年譜云：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几筵，期望李洪本作且，望闕本已改正。按李洪闕三本，皆云日居

墓側，而不言何所。寒泉精舍當與墓相近，然以精舍名，則是講論之地，而非守墓之所也。朱子庚寅與范伯崇書云：比攜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亦有一二友朋，初不廢講論，則朱子固嘗至寒泉，與友

期講論。而謂日居墓側。朔望方歸奠几筵。恐未然也。今削去。而附見於此。○按書儀始虞。猶朝夕哭不奠。小祥止朝夕哭。惟朔望饋食會哭。則朔望饋食。小祥前當亦然也。朱子居喪。自用書儀。故或朔望歸奠几筵。考文集答陸子壽書。力言撤几筵之不可。而於朝夕饋食則未明言。答李繼善問。謂朝夕饋食不害其爲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其答葉味道書。則據左氏特祀於寢。與國語日祀之文。謂主復於寢。三年內皆日上食。此後來所講定。與書儀亦有不同者矣。○按禮記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註疏說皆不分明。開元禮朝奠至徹夕奠。夕奠至徹朝奠。開元距孔賈不遠。其或有所傳也。鄭註既夕記云。饋朝夕食也。孝子不忍死其親事之如生。存時進徹之時如其頃。據此則殯宮朝夕之奠。與下室之饋絕不同。卒哭後罷朝夕奠。而下室之饋。自仍行於正寢。但經文不具爾。儀禮猶朝夕哭不奠。不奠者。但謂不行喪奠之禮。書儀卽以不奠爲不饋食。考之或有未詳也。

年譜有家禮成一條。今削去。○洪本年譜云。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既成。未嘗爲學者道。易簣之後。其書始出於人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黃榦直卿云。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覽者詳擇焉。李本家禮附錄。李氏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年譜李氏所輯。疑此年譜本語。而他則後人增益之耳。黃氏營曰。先生旣成家禮。爲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易簣。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語不合。

者。故未嘗爲學者道也。陳氏淳曰。嘉定辛未歲。過溫陵。先生季子敬之倅郡。出示家禮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文集答汪尙書書云。嘗因程氏之說。草具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答呂伯恭書云。祭禮略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至。今又遭此期喪。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考其實而修之。續奉寄求訂正也。又答呂伯恭書云。祭禮已寫納汪丈處。託以轉寄。然其間有節次修改處。俟旦夕別錄呈求訂正也。答張欽夫書云。祭禮修定處甚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爲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爲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密。與蔡季通書云。祭禮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爲也。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爲之。或者頗以僭上爲疑。亦不爲無理。并俟詳議也。答汪呂書在壬辰。又答呂書在癸巳。張書則在丁亥戊子間。蔡書不詳其時。大約庚寅後。跋三家禮範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嗚呼。後之君子。其尙有以成吾之志也。甲寅八語錄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書減卻幾處。葉賀孫某嘗修祭禮。只就溫公儀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陳淳按年譜及家禮附錄。則家禮爲朱子之書無疑。考之文集語錄。則有祭禮祭說。而無云家禮者。所云被人竊去亡之者。亦祭禮而非家禮也。唯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并附疏者一卷。納一哥之語。此丁巳後書。所云家禮。乃經傳通解中之家禮。亦非今之家

禮也。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此以前四卷與之耳。年譜家禮成於庚寅。正居母喪時。而序絕不及居憂一語。所謂因喪祭而推於冠昏。序中亦無此意。勉齋行狀及家禮後序。但言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既不言其居喪時所輯。亦不言其亡而復得。是皆有所不可曉者。姑類集諸錄及文集語錄諸說於此。以俟後之人攷而訂焉。○明邱氏濬曰。武林應氏作家禮辨。謂文公先生於紹熙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云。某嘗欲因司馬公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損益。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勉齋先生家禮後序云。文公以先儒之書。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爲家禮。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未及脫藁。而先生沒。此百世之遺恨也。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姑以年月考之。宋光宗紹熙甲寅。文公已於三家禮範自言。願以衰病不能及。豈於孝宗乾道己丑。已有此書。況勉齋先生亦云。未及脫藁。而文公沒。則是書非文公所編。不待辨而明矣。文公集中。有與門人言及家禮已成四卷。并家禮序文。此門人編入以爲張本耳。按應氏此言。謂家禮爲未成之書。雖成而未盡用可也。乃併以爲無此書可乎。既無此書。則胡爲而有此序。且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而謂門人編入以爲張本。決不然也。況其所引勉齋跋語。所謂未及脫藁者。指經傳通解也。非謂家禮也。三家禮範序所云。是亦未及參考諸家。裁訂增損。使無遺恨爾。非謂無是書也。黃陳李楊諸子。皆出自朱門。親授指教。皆不以爲疑。而應氏生元至正間。一日乃肆意辨論。以爲非朱子所編。斷斷乎出於門人附會無疑。且謂其妄意增損三家禮範之文。殊乖禮經。又謂附註穿鑿尤甚。噫。應氏之爲此言。其亦淺妄之甚矣。按邱氏辨應氏之說詳矣。然以愚考



之則應氏所疑不爲無見。但所據勉齋跋語，則非其旨所引已成家禮四卷，亦考之不詳。至邱氏謂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然序文自與年譜不合，勉齋行狀及跋語不言成於居憂時，又不言其亡而復得，與年譜家禮附錄皆不合。凡此俱略而不言，其所解三家禮範跋語，則其失正與應氏同也。應氏之辨今不可見，因邱氏之語而得之，故并附著於此。以見前人已有疑於此者，以俟後之君子考而質焉。

應氏語：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語不可曉，疑有錯誤。又家禮年譜成於庚寅，應以爲己丑。家禮序無年月，豈應所見之本有己丑字？後來因與年譜不合故刪之邪？抑應氏之誤也。

○勉齋行狀序，朱子所編次有古今家祭禮，而家禮與通解皆以其未成書，別序於後。至宋史本傳，則以家禮入於所編次之中，刪去古今家祭禮。故後之人但知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遂失其傳，甚可惜也。古今家祭禮成於淳熙甲午，跋語可考。其後增三卷，見於與鄭景望書，後又增一卷，共二十卷。馬氏通考載之年譜歷敘諸書，而獨削古今家祭禮不載，其意以爲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之書可廢。宋史之誤，蓋亦由此。此朱子所云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後之人又何責哉。

○附家禮考：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序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旣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

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尙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語爲言邪。陳安卿錄云。向作祭禮。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禮。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唯答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見續集至道州後丁巳戊午間。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攷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邪。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及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歿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

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所刻家禮儀節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辭多疎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註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焉爾。另有後考摘家禮舛誤。凡數十條。文多不載。○又按朱子跋古今家祭禮。在淳熙元年甲午。距庚寅五年。不言其有家禮。其云有能采集附益通校而廣傳之。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與跋三家禮範。雖前後絕遠。而其意大概相同也。家禮之非朱子書。此亦一證。

秋七月遷章齋先生墓。

文集遷墓記云。初府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鵝子峯下。吏部行狀云。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於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之後山鋪東寒泉塢。據記距府君白水之非百里而遠。然公所藏地勢卑溼。懼非久計。乃卜以慶元某年某月某日。奉而遷於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按遷墓記言。以章齋卒之明年。窆其里靈梵院側。至乾道六年。遷於白水鵝子峯下。祝孺人壙記言。距府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是章齋之墓遷於白水無疑矣。乃行狀止云。以明年葬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不言遷墓。豈西塔山卽白水鵝子峯耶。靈梵院側鵝子峯。皆在五夫

里相距不遠。故統言之乎。然不得云明年也。靈梵之窆。云卜地不詳。而行狀之地勢卑溼。自指白水之兆。而不言再遷。此不可曉。果齋作譜時。尚可詢問。而今譜但爲疑詞。不知卽果齋之舊否也。遷墓記與行狀。互有異同。編次者亦略不爲考訂。何耶。姑記所疑於此。

按自庚寅與呂東萊劉子澄書。拈出程子兩語。生平學問大指。蓋定於此。卽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易大傳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從古聖賢所傳。若合符節。至甲寅與孫敬甫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尤爲直截分明。蓋相距二十五年矣。而其言無毫髮異也。自庚寅以後。書問往來。雖因人說法。間有所獨示。而其大指不出此兩語。晚年爲鄂州稽古閣記。福州經史閣記。正以此兩語相對發明。其指意尤曉然矣。通辨正學考。皆不載此二書。今據文集補入。陳師德書。不詳何時。師德卒於甲午。此書當去庚寅不遠。故附載之。

七年辛卯。四十二歲。

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以祿不及養辭。

按六年十二月。召赴行在。是年五月。陳俊卿出知福州。虞允文獨相。閏五月。梁克家參知政事。此召雖以胡銓之薦。亦或允文克家之意也。朱子以喪制未終辭。其狀不見於文集。疑其在喪中不復具狀。但以省劄回納建寧府軍資庫而已。至七年十二月。喪制既滿。尙書省依六年元降指揮。催促起發。朱子於八年二月。具辭免召命狀。以祿不逮養辭。四月。三省同奉聖旨。令疾速起發行狀。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免喪在七年。而復召則在八年四月。行狀統言之。不復詳敘。本傳亦同。其七年十二月。

省劄。乃依六年元降指揮。而非卽有復召之命也。八年二月。克家爲相。與允文並。本傳九年克家相。再申前命。九年當作八年。自召赴行在。屢趣起發。而皆出克家之意。而允文特聽之耳。允文以八年八月去位。九年特與改秩宮觀。則允文之去位久矣。然朱子於允文克家皆無書。豈以申省狀已屢言之。而素無交往。故不便有書邪。抑或文集之脫漏也。陳丞相龔參政周丞相留丞相皆再三與書。卽趙雄王淮亦屢與書。是在南康浙東事有相關。不得不爾。見與呂伯恭書而文集乃諱言之。亦不識朱子之意矣。行狀云。四年之閒辭者六。此指六年召赴行在。八年召赴行在。七年省劄趣行。八年省劄再趣行。九年省劄又趣行。辭免召命狀凡五。而喪制未終無辭狀。元甚分明。李本止載六年八年兩召命。九年省劄趣行爲太略。洪本爲得之。而以七年十二月趣行爲八年二月趣行。則亦失之。今考正其始末。而附論之如此。

八年壬辰。四十三歲。春正月。論孟精義成。

按於未編次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兩書。皆不傳。而存其序。至壬辰編次論孟精義。庚子刻於南康。改名要義。蓋其名偶同。而非卽前論語要義之本也。年譜誤認。以此書先明要義。後改精義。又改名集義。以書語孟要義序後考之。非是。今改正。○又按癸未要義序。獨取二先生。此字元本缺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輯訂正。以爲一書。則亦與精義略同。但其書草略。故後來編次精義不復及之。而別爲之序。自非癸未之本也。南康之刻。蓋取舊名。以精義二字太重。而諸家之解。亦有未盡當者。後定名集義。

亦以此年譜之云蓋未辨此意也。

夏四月有旨趣行復辭六月省劄再趣行再辭。

按辭免召命狀以去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二月具狀辭免洪本以趣行敍於二月誤也夏四月有旨疾速起發至五月六日省劄又兩次趣行洪本止載六月省劄催亦非是今俱改正。

資治通鑑綱目成。

按綱目序於壬辰據季通伯諫擇之伯恭諸書則癸巳甲午至乙未方寫校淨本乃成編也又據敬夫伯恭李濱老書則重修於丙申丁酉至庚子方可寫據延之恭叔書則丙午以後欲重修而未及行狀所云每以未及修補爲恨也余大雅錄在戊戌後當是重修時而語意不類恐記者之誤若陳淳錄則自分明矣年譜綱目成於壬辰以序文而言耳○凡例刻於王魯齋柏勉齋諸公皆未之及或以後出爲疑今考蔡書云條例亦已定矣又云綱目凡例修立略定極有條理意義則元有凡例當以蔡書爲據也○又按綱目於通鑿改正甚多而猶有未及改者故曰恐爲千古之恨今載與劉子澄尤延之書以見其概朱子於壬寅年以綱目爲孝宗言之蓋欲仿溫公之例而孝宗廟置之則反不如神宗遠矣而朱子居家五年竟亦未能再修此所以常以爲恨也。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

按東萊集與汪尙書書云近建寧刻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此前集又有後集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

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曾過目否。是書書呂許公事切直。故東萊不樂之。見沈備錄。而朱子後亦未修改。此早年之書。與論孟或問同也。前集五朝。後集三朝。故總曰八朝。呂公所見者前集也。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

按年譜。據西銘解後跋。然考之作解當在壬辰前。跋云。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則非壬辰明矣。又考葉味道語錄。自在雲谷作天地之塞兩句解。後來迺邁作西銘等解。雲谷記。以庚寅得雲谷。則西銘解作於庚寅辛卯間。據呂東萊書。太極西銘兩解。皆成於壬辰前也。

九年癸巳。四十四歲。夏四月。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成。

按年譜。壬辰十月。西銘解成。癸巳四月。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成。此據兩後記歲月言之。而通書則附見焉。考之呂張兩集。則太極圖解成於戊子。西銘解成於庚寅辛卯。東萊書。壬辰有改定太極圖說解之云。則必不至於癸巳而後成矣。○又按己丑己亥。皆訂正太極西銘兩解。以示學者。年譜以通書解附焉。東萊與朱子書云。太極圖解。近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曉處。已疏於別紙。其書在戊子。又云。太極所疑。重蒙一一鑄誨。則在己丑。又云。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稍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又云。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本益覺精密。西銘發昔人所未發處益多。又云。太極圖解。昨與張丈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此三書當在辛卯。朱子與南軒書云。太極解後來所改不多。別紙上呈。則書在戊子己丑間。南軒書云。伯恭昨日得書。猶疑太極說中。

體用先後之論。則在辛卯後。據此諸書。則太極圖解成於戊子己丑。西銘解成於庚寅辛卯。兩書後跋。各以其跋之歲月言。非成書之歲月也。又戊申跋。未敢出以示人。乃爲學者言之。張呂二公。則未嘗不共商榷。象山云。考訂註釋。似亦見圖解矣。通書後記。作於丁未。此如己酉序大學中庸章句之比。章句非至己酉始成。通書解亦非丁未始成也。年譜敘於癸巳。疑亦因太極圖解附及之。而李微之序亦云。太極通書解。義成於癸巳。豈別有所據乎。竊意亦成於壬辰以前。至丁未始作後記。以授學者。戊申二月。則出兩解。非并出通書也。梭山詆太極圖西銘。林黃中詆易西銘。而通書尙未有議者。故未之及焉。今姑依年譜所敘。而考訂其歲月先後如此。○李微之性傳語錄序。序成書歲月。大概同年譜。而易本義。以爲成於乙巳丙午之間。與年譜不同。則非盡同年譜也。戊申出太極西銘兩解。以示學者。明言兩解不及通書。而李洪兩本。於戊申皆以通書附焉。今據鄒本刪之前說。亦以意度。未盡然也。五月有旨。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

洪本遼呈乞嶽廟劄子。下有是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十一字。誤用本傳語。重複不可曉。而李本并無進呈乞嶽廟劄子句。則克家之奏。爲無所因矣。今從洪本。而是年以下十一字則刪去。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春二月復辭。三月有旨不許辭免。復辭。夏六月始拜命。

按文集辭免改秩宮觀狀。凡四行。狀云。九年再辭。元年又再辭。李本止云。省劄凡三下。趣依已降指揮太略。洪本得之。而僅統敘於拜命之下。亦非是。今依行狀文集改正。○行狀辭者四。則據辭免狀。年譜



云三具辭免。則以第一狀辭改官。第二狀辭告命。實一事也。此則非誤。  
編次古今家祭禮。

朱子自爲之跋甚詳。而不載其目。其答鄭景望書言增孟詵徐潤孫日用三卷爲十九卷。以書考之。則賈項家祭儀第六孟詵第七徐潤第八政和五禮第十一孫日用第十二杜公祭享儀第十三范氏祭儀第十九。其確然可考者七卷而已。馮氏文獻通考陳氏曰朱子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在焉。凡二十卷。則又增一卷矣。凡十三卷。蓋莫可考。以通考所載計之。有江都集禮。有開元禮。開寶禮。有胡氏吉凶書儀。唐鄭正則祠享禮。唐范傳式寢堂時享禮。劉岳書儀。陳致雍新定寢祀禮。又有韓氏古今家祭式。橫渠張氏祭禮。伊川程氏祭禮。呂氏家祭禮。溫公書儀。書儀今刻無祭禮。或是涑水祭儀。凡十三篇。正合二十卷之數。或卽是邪。此朱子手自編次之書。而家禮則後人僞作。勉齋以古今家祭禮同爲編次。而家禮則別出。至宋史以家禮入於編次諸書之內。而刪古今家祭禮。故後人但知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遂以不傳於世。甚可惜也。然藏書之家。或當有存者。有志之士。多方訪求。庶朱子之書復見於世。寧非大幸乎。

#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二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

李洪本俱作夏五月今改正。○按文集書近思錄後云乙未夏訪予於寒泉精舍留止旬日而末署云五月五日則來訪在四月明矣東萊年譜亦云四月可證。

近思錄成。

洪本年譜云其後先生守漳州日又添入數條刻於學宮按文集與張呂書則添入數條在丙申丁酉間不知洪本何據李本無之今刪去。○按勉齋集復李公晦書云真丈所刊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卻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據此則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或非朱子語亦與葉錄不合程子云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此又讀語錄者所當知也。

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李洪本皆作梭山陸公子壽按梭山子壽兄子美號也子壽號復齋譜蓋因象山辨太極書屢言梭山而誤今改正。○按鵝湖之會年譜不詳語錄無及此者象山年譜語錄所載爲最悉朱陸異同皆見於此故附著之至其辭氣之悖覽者當自曉然無庸辨也朱子和詩在己亥春三月子壽訪朱子於鉛山。

追和鵝湖詩韻以贈子壽。象山年譜謂歸後三年乃和此詩。蓋因別離三載而言。其實非也。然可證年譜俱載鵝湖會之誤。○學菴通辨云。朱子年譜謂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今年譜無此語。此必李本所刪。而洪本亦不能是正也。今依通辨補入。而他語則不可考矣。又如諸公各執所見。於朱陸並言之。亦必李氏所改也。○據與王子合書。則在鵝湖與二陸講論。幾旬日矣。年譜語錄皆無可考。象山語錄所云。數十折議論者。不知是何議論。可惜也。○按鵝湖之會。朱陸異同。是作譜大關鍵。果齋元本不可得見。李爲陽明後人。於此皆諱而不言。故載文集諸書。并張呂書。俾後人有考焉。

秋七月。雲谷晦菴成。

按雲谷記。乾道庚寅始得其地。卽作草堂。榜曰晦菴。則晦菴之成。在庚寅。至乙未已六年矣。蓋至是亭臺始具。而又併得山北姚氏地。故作記以識其成。年譜云。秋七月晦菴成。蓋以晦菴統名其地。非指草堂三間也。今姑仍之。

二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鄒考云。三月望後起行。年譜俱作二月誤。今改正。○洪本有先生與鄉人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而附敬齋箴。按敬齋箴前題云。讀南軒主一箴。綴其遺意。作敬齋箴以自警。南軒卒於庚子。當是庚子後作。此爲附會無疑也。今刪去。○按與滕璘游一條。見李本。洪本不載。考滕璘通書在丙申前。此或元本

所有姑存之。○按茶院朱氏譜序。今文集缺。○答呂伯恭書。此在婺源所寄。余文集注有說。附文集注。此書有頓進之功語。距己丑八年矣。仰窺古人精進。刻刻用力。所謂上達不已日新者。固不可執己丑一悟以爲定也。○又按九月答呂伯恭書云。前月至昭武。見端明黃丈。旬日而歸。黃丈端莊渾厚。老而不衰。議論不爲詭激。而指意懇切。亦自難及。見之不覺使人心服。據此則朱子自婺源歸。再見黃端明矣。年譜俱缺。今附見於此。

夏六月。授祕書省祕書郎。辭不允。秋八月。復辭。并請祠。許之。差主管武夷山冲祐觀。

按本傳以手書遺茂良。今考龔書。其辭不詳。其與韓无咎尙書書最爲詳盡。年譜與汪尙書書。汪字誤。卽與韓書也。僅刪取其前數十語。而意不明。今全載。汪字。閩本已改正。冬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按年譜明年二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唐石里名也。後朱子葬唐石里大林谷。可證。閩本葬嘉禾里之唐石大林谷。嘉禾里三字衍文。幸如。閩本作峯如。疑當作峯如。側。閩本作左。語錄云。某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是同穴而在左。非另規壽藏也。名其菴曰順甯。豈墓旁有菴以守墓乎。是墓旁有亭。又有菴矣。凡此皆從李洪本。○閩本二月別立一條。或依舊本而別出之。或家有所傳。亦未可定。如年人之卒在十一月。而閩本增十三日三字。此自有所傳也。鄒考云。按朱子與呂伯恭書有云。雨多。卜葬至今未定。更旬日間。且出謝親知。并看一兩處。若可用。卽就近卜日。此丁酉二月書也。是年秋伯恭來書。葬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須有。

期。則令人之葬。大約在丁酉秋冬矣。鄒考蓋據兩書而改二月爲是。歲於丁酉終。然當仍闕本而注所疑於下。不當遽改也。今仍從李洪本。附注於令人卒之下。而二月兩字。則改爲某月以記疑。○李洪本附錄行狀。令人卒。以乾道丁酉。小注辨其誤。今考勉齋集行狀云。卒以淳熙丙申。未嘗有誤。此附錄刻本之訛舛而辨者。未及考之本書耳。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年譜從洪本。李本太略。其謂或問恐轉而趨薄。似用南軒書中語。與朱子意不合也。或是果齋元本所有。姑仍之。○南軒戊戌與朱子書云。論語章句。章句疑作集註簡確精嚴。足以詔後學。或問之書。大抵固不可

易之論。但某意謂此書卻未須出。蓋極力與辨說。亦不能得盡。只使之誦味章句。節節有得。則去取之意。與諸家之偏。自能見之。不然卻恐使之輕易趨薄耳。按朱子之不肯刊行或問。以未及修改。而南軒所云。又是一意。今附見於此。○與許順之書。有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其書在丙戌丁亥間。據此則大學章句。與論語訓蒙口義。同時所作。但不知卽以章句名否耳。南軒書論語章句。論語。或當作大學也。○答呂伯恭書有云。大學中庸皆有詳說。此卽或問稿。洪本云。又作訓蒙口義。卽詳說也。誤。李本無卽詳說也四字。今從李本刪去。○又己亥與呂伯恭書云。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自黃直卿先爲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爲折中。據此則論孟集註。丁酉尙未成書也。後書又云。盛意欲得語解定本。此亦欲有修改處。今上納二冊。餘卻續寄。則丁酉已成書。此更修改耳。○楊道夫錄。在己酉後。此集註乃

初本後來改訂極多。年譜集註或問成於丁酉。止據初本言之。此云十年前。正指初本也。不告而刊。年譜指或尚疑與

集註同。○丙辰答孫敬甫云。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尙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按集註成

於丁酉。在南康時。己亥庚子距丁酉二三年耳。後來所定本必在其後。而刊於南康。非在南康時也。此

書丙辰。距丁酉二十年矣。尙云。合有改定。而諸家問語。所舉集註。往往與今本不同。考其年。則在乙卯

丙辰後。是其修改直至沒身而後已也。按文集答歐陽希通問語。孟子四體不言而喻。凡數改方定。今說前說

學者。○朱在過庭所聞。是敬之有此書矣。今語類無考。

詩集傳成。

按年譜據集傳序。而朱子明註云。集傳舊序。則後來集傳不用此序也。集傳蓋有綱領而無序文。集注

辨此頗明。今附載。附文集注。按朱子明詩傳遺說集傳序。乃舊序。此時仍用小序。後來改定。遂除

此序不用。今考序言。自拯而下。國之治亂。人之賢否。有是非邪正之不齊。又云。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

則亦不純用小序。但不斥言小序之非。而雅鄭之辨。亦略而未及。以讀詩記後序。及讀桑中篇考之。其

爲舊序無疑。編文集者既不注明。而大全遂冠此序於綱領之前。坊刻並除綱領。而止載舊序。其失朱

子之意益遠矣。今考遺說而附正之。○按乙未與呂伯恭書。朱子年四十六矣。又二年丁酉作詩傳序。

則必有改正。然讀詩記皆載朱子舊說。而丁酉舊序。亦後來所不用。至壬寅書讀詩記後。乃致其疑。甲

辰作桑中後記。則盡斥小序之非。是今本蓋自甲辰之後所修也。壬寅。朱子年五十三。甲辰。年五十五。

語類李輝錄云。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以文集考之。其爲記者之誤無疑也。遺說作周漢錄。但云。其後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無到三十歲四字。○又按庚子與呂伯恭書。已力辨

小序之非書。讀詩記後及記桑中篇。皆本於此。而以答潘文叔潘恭叔書考之。則今本必修於甲辰後。而丁未與呂子約書。言詩說久已成書。則其成在丁未以前也。又考與李公晦書。則甲寅以後更有修改。而葉彥忠書。又有新本舊本之異。此書不詳其時。然當在甲寅後也。馬氏文獻通考云。南康本出胡泳伯量家。更定幾十之一。不知卽此新本否。今所更定不同處。皆不可得而見。詩傳中亦間有一二可疑處。亦無從考矣。○按果齋李氏云。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與年譜語略同。則此疑出果齋元本也。但未考丁酉所序詩集傳之爲舊本。此爲舛誤。然不載詩集傳序。則可知序非集傳所有矣。李微之序。亦言詩集傳成於淳熙丁酉。蓋本年譜之誤。

周易本義成

按年譜詩傳成。據傳序成於丁酉十月。易本義則不知所據也。李微之序言。成於乙巳丙午之間。當以李序爲正。又馬氏文獻通考易傳十一卷。本義十二卷。陳氏曰。晦菴初爲易傳。用王弼本。復以呂氏古易爲本義。其大指略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列撰法。今考之文集語錄。皆未嘗言有易傳本義之異。後來纂輯諸書。亦未有言及此者。不知陳氏何據而云然也。前列九圖。末列撰法。則諸書所同。然實非

朱子之舊。通考說蓋未可信。今姑載於此而俟考焉。○按文集答孫敬甫書云。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於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其書在丙辰後。則易本義久已刊行。不當云不敢出。又書名本義。不名易傳。且其語與程子答張闕中語略同。以別集答孫季和楊伯起書考之。殊不相類。今不載。○按古易經二篇。傳十篇。後爲王輔嗣鄭康成所亂。至宋晁呂始正其失。朱子本義從呂氏。其見於論語者詳矣。乃朱子歿未幾。而門人節齋蔡氏已變其例。至度宗咸淳時。天台董氏乃合程傳傳用王輔嗣本。本義爲一書。元文宗天歷時。鄱陽董氏從其說。而小有不同。至明永樂大全。依兩董氏例。而又一以程傳爲主。反以本義附焉。坊刻則去程傳。而改本義從程傳本。於是朱子已正之古易。遂淆亂而不復可見矣。果齋作譜時。節齋本亦未出。後來改訂。至永樂大全而極。若坊刻之妄。亦不足置辨也。○又按朱子自不滿於易本義。以答孫季和劉君房楊伯起諸書考之。則沈莊仲所錄是也。但自以其未及修補改訂。如章句集注之精當耳。謂其說道理太多。翻卻窺白不盡。則亦恐未然。○周易會通載朱子辨呂氏晁氏語。不知所從出。朱子明文公易說第十九卷。論古易今刻前闕二板。當是書臨漳所刊易後。及此篇而已。不可考。按會通載書臨漳所刊易後。附朱子明呂氏音訓跋云。嵩山古易跋語。先公嘗折衷晁呂之說於其後。據此則此篇乃書嵩山古易跋後。而文集竟無之。則文集之遺逸亦多矣。○易本義所附九圖筮儀。皆非朱子之作。乃後人誤增入者。如程子易序上下篇義。不見於程子文集。考其辭意。斷斷非程子作。而天台董氏則附上下篇義於程傳。鄱陽董



氏。又并以易序附焉。皆據所傳。而不考其真僞。其附九圖箴儀於本義。亦其類也。嘗有辨說極詳。今系於後。附周易本義九圖論。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而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啓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敍畫卦約略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啓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方圖也。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啓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而孰傳之邪。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搏圖南。此明道敍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啓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爻。啓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

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邪。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以爲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易以一圖示之。而墨塗其半曰。此卽易也。是皆以意爲之。朱子答袁機仲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爲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白之位。爲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爲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邪。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爲此圖。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節。乃後人勦入之。以爲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元非易中所有。攷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爲有所增損。改易而非本文無疑也。卦變圖啓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爲謬妄。尤爲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故嘗反復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蓋自朱子旣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傳流傳旣久。有所纂入。亦不復辯。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撰法。疑卽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撰法爲本義元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

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撰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筮儀遂爲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注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按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謬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疎謬若是邪。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撰法者。皆爲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攷其大略如此。其碎義瓌說有相發明者。別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擇其是非焉。另有論後數條文多不載

五月戊戌。四十九歲。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

按八月。差知南康軍。卽具狀辭。十月。奉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又具劄子辭。乞宮廟差遣。據與呂伯恭書。十月後。又有三劄託袁機仲爲投而未之投。至十二月。堂帖又趣行。亦見與呂伯恭書。故次年正月。復具狀請祠。至二月。在鉛山候命。又具乞宮觀狀。三月。省劄又趣行。三月三十日。赴任。李本太略。今從洪本。○行狀云。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此謂八月辭免。十月請祠。正月請祠。二月請祠。辭者凡四也。本傳再辭不許。誤。

六年己亥。五十歲。春正月。復請祠。二十五日啓行。候命于鉛山。

按東萊屢書勉行。今東萊集可考。而南軒語。則南軒集無之。或脫漏也。今以年譜爲據。○按南軒集與朱子書云。出處之計如何。莫須一出否。在二十卷此與年譜所載意略同。然此書自在丙申以祕書郎之除而言。非己亥也。南軒以戊戌五月移知江陵。朱子八月方除南康。而此書所言。皆靜江事。又趙若海與詹儀之。兩易其任。當在丁酉。而書中言漕司趙若海。其在丙申無疑。若己亥。南軒自別有書。而集軼弗載耳。或以此書爲年譜之證。非也。

### 陸子壽來訪

李本附載候命鉛山下。洪本另立一條。今從洪本。○按和鵝湖寺子壽韻。年譜繫於鵝湖寺兩陸詩之後。非是。象山年譜。謂歸後三年。乃和此詩。此因別離三載而云。然考其實。亦非也。詩云。別離三載。蓋鵝湖之會在乙未。鉛山之訪在己亥。中間隔丙申丁酉戊戌三年。故曰三載。偶扶藜杖出寒谷。則自指候命於鉛山。又枉籃輿度遠岑。則謂子壽之來承鵝湖言。故曰又枉。若在鵝湖。則又字下不得也。舊學商量四句。正祭子壽文所云。志同道合。極論無猜。降心從善者。若在鵝湖。則方各執所見。乖異不合。又安得作此語耶。故斷以此詩爲在鉛山。追和前韻以贈子壽者。今改正。○按答東萊第一書。戊戌則鵝湖會後三年也。子壽蓋頗自悔其前說之誤。故鉛山來訪時。其論與朱子多合。祭文所云。志同道合。極論無猜。降心從善者也。朱子此時。於子靜更有深望焉。庚子五書。皆有招徠引誘之意。其惓惓之心。可想見矣。癸卯以後。子壽既卒。而子靜之潰決益甚。朱子於是知其不可以挽回也。至乙巳丙午。乃誦言攻

之以示學者。俾不惑於其說。此其前後苦心。學者不可以不知考也。○按象山語錄。子壽與子靜學問。元有不同。及將會鵝湖。子靜再三辨論。而子壽乃以子靜之言爲是。遂作孩提知愛一詩。子靜以爲然。故鵝湖之會。子壽舉詩四句。朱子曰。子壽早已上了子靜船也。其時二陸與朱子辨論皆不合。後三年。子壽過訪東萊。乃幡然以鵝湖所見爲非。而東萊稱之。有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之語。故鉛山之訪。亦不與子靜俱。而卒從朱子之說。祭文所云。蓋紀其實也。是子壽與子靜之學。始終本不相同。子壽早卒。復齋集不傳於世。後之人但據鵝湖之會。同稱二陸。而子壽之生平。遂爲子靜所掩。迄今未有發明之者。甚可惜也。今盡載語錄文集及祭文。並附以卒後三書。以見其概。俾後之人有考焉。祭文敘述。最爲詳明。而與呂伯恭傅子淵書。皆以爲吾道之衰。其痛悼幾與南軒同矣。東萊亦以子壽之亡。於後學大有關係。而子壽乃不大見稱於世。豈亦有幸不幸耶。

三月省劄復趣行。是月晦赴上。

三月省劄復趣行。此於文集無考。與呂伯恭書。欲某赴官。須更得朝旨乃可去。蓋已報本軍官吏以嘗請祠也。則三月晦赴任。必更有省劄趣行矣。今從李洪本。

夏五月遣使祭唐孝子熊仁贍之墓。修復劉屯田墓。

按洪本無此兩條。今從鄒本增入。

請祠不報。

按與呂伯恭書云。已走介請祠。其書在四五月間。六月以疾請祠。亦見與呂書及自劾狀。而其狀則皆闕。行狀以疾請祠者五。文集止載其三。其己亥兩請皆闕不載。故無所考。今據呂書補入。作臥龍菴祀諸葛武侯。

按作菴在己亥五六月間。見與呂伯恭書。及南軒臥龍菴詩。最明年譜載之。庚子冬。此因臥龍菴記在庚子十一月而誤也。今改正。○菴成即祀武侯。而起亭又在其後。年譜未明。今據記文改正。六月奏乞減星子縣稅錢。

李洪本註皆不明。其以不合用劄子自劾。又是一事。李洪本皆附於其下。非也。今從鄒本改正。○按鄒本增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又乞減移用錢額。得以輕減商稅兩條。已載其目於庚子。其與王漕師愈劄子。乞將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起零殘之數。悉從蠲免。又與顏提舉師魯劄子。言本軍米斛舊赴建康交納。近一年改撥入都。乞仍令赴建康交納。俱見文集。而其事之行否。則未有考。李洪本皆不載。今仍之。而存其大略於此。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

李本太略。洪本爲詳。然亦多未合。今考文集行狀補正。○洪本云。請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以鎮之。詔皆從焉。李本無詔皆從焉四字。云言於朝得賜勅額。及御書石經監本九經。則亦同洪本也。考曹立之墓表云。賜額得旨事。當在壬寅。乃辛丑延和奏劄之後。年譜未明白鹿洞學規。李本僅載一兩語。洪本所載亦不全。今全錄並錄東萊白鹿

洞書院記。是東萊之文。而實本朱子之意也。白鹿洞賦。李洪兩本語焉不詳。今止載其目云。○是役始於冬十月。次年三月告成。李洪本附於其下是也。而概云累數月。其辭不明。今改正。○告成。率寮屬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以落之。則是行事時旋立主。未嘗議像設也。此乃去郡後事。可不載。今刪去。○朱子是時屢請祠。故與時宰書。有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間。假之稍廩。略如祠官之入等語。然亦偶言之爾。朱子若罷郡。亦未必能久留南康也。其事又迄不行。今亦刪去。

申請賜晉太尉陶威公廟額。

乞賜陶威公廟額。文集作乞加封陶威公狀。誤也。鄒本已改正。李洪本皆不載。按狀所稱。發明公之忠義。有補名教。而乞賜廟額。不更別賜爵號。尤可爲後法。今從鄒本補入。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二月。復奏免星子縣稅錢。

李洪本無。今從鄒本補。

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

洪本疾革時以下語。李本無。今按神道碑。有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語。則必舊本所有。而李氏刪之耳。洪本略載兩祭文。李刪後祭文。洪又載與呂伯恭書。李亦刪去。今從洪本。而兩祭文則全載。與呂書。洪本太略。文義不明。今增入。○按朱子文集。與南軒書三十卷三十一卷。皆以年敍。三十二卷。則不以年敍。而其年亦可考。南軒集與朱子書二十卷。至二十四卷。頗有錯互。然其年亦尙可

考。今以兩家文集參校。其問答不甚分明對值。朱子文集自丁酉後無書。而諸書所舉南軒語多不見於南軒集中。卽如太極圖解跋。明言敬夫以書來。其書亦不載。南軒於丁酉後尙有十餘書。率多論事之辭。而發明道要之精語。皆不在焉。此甚不可曉。豈朱子集多所遺。而南軒集今刻本。非朱子所定本耶。四十四卷。明依文集序。或後人以定叟本改就序文。未可知也。中和舊說序。及南軒祭文文集序。其前後同異之跡。較然分明。而考之文集。反不得其所據。今錄何叔京。石子重。范伯崇諸書。其早年論議之異同。與祭文文集序。無不相合。而至丁酉以後。所謂同歸一致者。則絕無所考矣。語類以南軒入胡氏門人中。其所載語甚略。蓋南軒早卒。語錄多在後。故及之者少。而黃子洪輩。又非足以知南軒者。固不足據也。○文集與方賓王云。敬夫未發之云。乃其初年議論後。覺其誤卽已改之。但舊說已傳。學者又不之察。便加模刻。爲害不細。往日曾別爲編次。正爲此耳。然誤本先行。此本後出。遂不復售。甚可恨也。朱子所編次四十四卷。見於文集序。而定叟所貽四巨帙。無卷數。文集序亦言已用別本摸印。而流傳廣。與方書合。馬氏通考。南軒集三十卷。奏議十卷。與朱子所編次不合。疑卽定叟四巨帙。而摸印先行者。是馬氏固不見朱子所編四十四卷。而於文集序亦未之考也。今南軒集刻於梁溪華氏。凡四十四卷。止載朱子序文。而不言所自來。又無他序可證。其中頗有參錯。故嘗疑之。又考黃氏日抄。其編次與今刻略同。與朱子書七十三首。今本其數亦合。但未多武侯傳及語錄。黃氏既不載卷數。又不言此朱子所定本。而武侯傳語錄文集序所未及。則黃氏所見。其爲朱子之本。定叟之本。未可知也。黃氏在度宗咸淳後。馬氏相去不遠。不應



黃氏見朱子本而馬氏獨未之見此皆有未可曉者姑記於此以俟質焉。黃氏日抄於經筵口義亦引朱子有此註語也此乃從文集序來非南軒集語也

三月請祠不允。

按正月請祠三月請祠兩乞宮觀狀甚明洪本以三月爲二月誤也今從李本。

申乞頒降禮書。

按乞頒降禮書一州縣祭祀儀式一臣民以下冠昏喪祭之禮元有兩項其冠昏喪祭之禮鄂州見有印本只乞行下取索精加校勘不須別行鏤板。見乞頒降禮書狀中小帖子故禮部符下止政和五禮祭祀儀式其云

未詳備而欲申審者祭祀儀式而已至禮部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板頒降則兼有兩項而其書未成後狀只以前所欲申審者言之庶編類成書之後免致疑惑復有更改而冠昏喪祭之禮則皆有所未及也年譜本之兩狀而所敘未明故附論之○又按增修禮書狀在淳熙七年三月則乞頒降禮書當在其前矣洪本敘於三月修學之下今依鄒本別立一條而統敘其事不更分析也。

夏四月申減屬縣木炭錢。

按論木炭劄子云已申使司未蒙行下不免具申朝廷今准省劄已送使司指定則是已嘗具狀申省而其狀則闕今據文集補入朱子到任之初卽具申泉司至庚子四月方奉文蠲減年譜此必有據其云歲減二千緡見與王漕劄子與呂伯恭書今從李洪本。

應詔上封事。

本傳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云云。且曰：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我爲亡也。熹以病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則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宋史趙雄傳：朱熹累召不出，雄請出以外郡，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析。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李本年譜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

上疏言云云。

與行狀所載略同而小異。

上讀之大怒，令其分析。趙雄詭詞救解乃已。

洪本首增時大旱三字，大怒下增曰是以我爲亡也句，末云宰相趙雄

又改詭詞爲力爲，餘同李本。

續通鑑六年夏大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上讀之大怒曰：是我爲亡也。

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至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姑置不問。熹仍舊職候旨。按行狀止載疏語，其云上讀之大怒曰：是我爲亡也。則見於本傳，而令其分析。雄詭詞救解，則見趙雄傳中。年譜兼採兩傳語，似是後人竄入，未必果齋元本也。陳丞相判建康，入見，在淳熙五年。其薦朱子見於陳行狀。行狀云：某人疑卽朱子，善嫌於自贊而隱之也。至八年，罷判建康，薦本道守令五人，其薦朱子見於與陳師中書。相距已三年，而本傳以過闕之薦，屬之除江西常平之上，誤也。趙雄士之好名等語，亦在知南康時。雄傳請出以外郡，正指此，而本傳并以屬之除江西常平之上，皆誤也。朱子此疏，降付後省。

中書門下外省謂之後  
齊·宋改參知政事

是時趙雄爲丞相。周必大爲參知政事。故皆言之。而雄詞過甚。似非其實。惟與南軒

不合。其爲此言。亦以迎合上意。而朱子聲望已高。上意亦頗向之。雄不應諛詆如此。或出家傳增改未

可知也。

李本所云。趙雄詭詞救解。本於雄傳。而不載  
其語。洪本改詭詞爲力爲。蓋不識其意也。

其令監司條具民間利病。乃可議臣之奏。封事所載

甚明。而本傳誤增大旱二字。續通鑿并以移之六年。且云。詔求直言。又以雄好名等語。爲救解之詞。愈

不相合。又云。姑置不問。某仍舊職候旨。絕不成語。訛以益訛。可爲一笑。大抵宋史本傳。趙雄傳。已爲淆

雜。而年譜本之。至續通鑿舛誤益甚。今定從行狀。而其他一切削去。○東萊集與朱子書云。降付後省

之說。必是虛傳。此間卻不聞也。尋常條陳利害文字。乃送後省看詳。若深於此者。有時或宣付宰執略

看。卻復進入。少有外付者。似聞揆及新參。皆常於榻前調護。以近例觀之。縱使無人調護。亦不至有他

甚不相諒者。不過以爲好名耳。

庚子六月

朱子書云。既有調護者。卽是嘗有譴怒之意。幸密以見告也。東

萊後書云。奏疏出於忠憤懇切。固不可遏。上容納讜言。亦不以爲忤。按降付後省。朱子以爲得之。邸吏

其與江東陳帥書。亦云爾。非虛傳也。東萊偶未聞耳。前書云。似聞揆及新參。皆常調護。揆趙雄時爲丞

相。新參周必大。初參知政事。似聞者。傳聞不確之語。後書云。上容納讜言。不以爲忤。此必得之。周子充

乃審其實。朱子與周參政劄子亦云。垂諭聖主。有假借納用之意。則宋史兩傳所云當。未必然而行狀

元非有所避而不言也。或云。宋史所載。當因年譜。今考李本言。趙雄詭詞救解。而不著其語。雄傳則有

之。洪本又增入本傳。以我爲亡語。至周必大爲言。則兩本皆不之及。明是年譜之用宋史。而非宋史之

襲年譜也。今附載朱子與呂伯恭與江東陳帥與周參政三書以證年譜之誤。文集與陳師中書云。試郡無狀。幸及終。更復叨除命。傳聞膏污丞相薦墨。是以有此意者。偶因臧否支郡及之。比歸見劉平父。乃知所以假借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悚惕。不知所言。按師中福公子。南康於建康爲支郡。故云爾。南康之除。本傳以爲出於史浩。亦以陳相過闕力薦之。故江西提舉之除。行狀以爲上意不欲其遠去。以書言之。則亦以陳相之薦也。本傳敘次亦未爲誤。而以過闕之薦與罷判建康之薦混而不分。則非是。又朱子至南康。以疾請祠者五。諸書所云極明。而本傳以屬之上疏言事之下。尤非是。今并附論於此云。

請祠不報。

李洪本無。按南康最後乞宮觀狀。言禱雨備災。則當在六月後。而未詳其月。閩本載於上封事後。今從閩本。

大修荒政。

李本略。洪本詳。而大槩則同。今據洪本。而以文集補正。其已見行狀者。則刪去。推廣御筵指揮二事。則不專以南康言。今亦刪去。修築沿江石堤。鄒本別立一條。今從鄒本。○按荒政。行狀亦舉其略。而節目則未之詳。今據行狀。而以文集奏狀申請。具列其目於後。所謂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者。必考於文集。而可知也。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二月陸子靜來訪。

按陸氏之學與朱子合下不同。故朱子於未相識時，卽斷其爲禪學。與張呂書可考。鵝湖之會，議論不合。然察

其操持謹實，表裏不二，實有爲己之功。又精神氣魄，感動得人，可爲吾道之助。故雖不合，而常有招徠

勸誘之意。蓋於陸氏兄弟，惓惓有深望焉。其後子壽從朱子之說，而子靜卒不變。見年譜南康來訪，或子

壽之意，而請書墓誌，疑亦子壽之遺命。子靜白鹿洞講義，力言義利之辨，而終之以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篤行，其於朱子之論，殆無以異。而平日所言，絕不之及。其前後敍詞，極爲謙下。故朱子跋語，亦亟稱

之。壬寅子靜入爲國子正，癸卯遷勅令所，刪定官名，位略與朱子侔矣。至甲辰，因曹立之表，遂與朱子

忤。然輪對五劄，朱子與書，明謂其自葱嶺帶來。子靜復書，雖有不樂，而亦未肆其辨。迨丙午旣歸，講學

象山，聲名益甚。徒黨益衆，戊申途有無極太極之辨，詆訾不遺餘力。判然與朱子爲敵矣。朱子誦言攻

之，亦在乙巳丙午之後。知其必不可以合也。子壽而在，子靜末年未必猖狂至此。然子靜自信甚篤，自

待甚高，亦非子壽之所能挽回。假使子靜先卒，則其說不至盛行。後來可無異同之論矣。此天實爲之。

亦吾道之不幸也。東萊亦以爲子壽之亡，於後學大有關係。蓋先見之矣。程氏閑關錄，陳氏學菴通辨，

皆辨朱陸異同之說，爲有功於吾道者。程氏說得其大槩，而間有誤處。陳氏說極爲詳盡，而始同終異。

中年疑信相半之說，則亦有未然者。今不暇悉論也。吾友朱湘濤辨陳說極詳，見所著正學考中。○又按子壽以己亥三月來

訪朱子於鉛山，遂從朱子之說。庚子子靜約來遊廬阜，而子壽言子靜已轉步，而未嘗移身。見答呂伯恭書。

則子靜所見亦非曩時矣。子壽既卒，朱子以文祭之，明言鵝湖所見之非。子靜於此亦無異論。明年自來乞書墓銘，其爲白鹿書堂講義，幾與朱子之說無以異。其年祭呂東萊文，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原，豈足酬義。蓋亦自言鵝湖之非矣。而朱子於南康日，謂其舊日規模，終在三頭兩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蓋於來訪時，已逆料其不能盡舍舊習矣。而猶以望於子壽者，望之故亟稱其講義。而於其與符復仲者，亦有取焉。癸卯與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丁未與子靜書，又言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所以招徠勸誘之者至矣。而子靜後來聲望益高，徒黨益盛，恣其舊說，日以橫肆。朱子不得已而始誦言攻之。凡子靜前後之異同，又有若此者。前之所論，尙未盡其曲折也。

○答林擇之吳茂實書。庚子，是時子壽尙在也。答符復仲書。庚子後。程注不詳何時。然壬寅後多稱其官。此只云陸丈。當是庚子辛丑間也。

癸卯與項平父書。乙巳答陳膚仲書。俱有舍短集長之言。一以戒厲學者。而於陸學亦未嘗不取其善。可以見聖賢公平正大之心。而惓惓引誘之意。亦具見於此矣。故皆附載於篇。

三月。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

此條從洪本。而第三事以李本刪數語。末云。多見施行。兩本皆同。按延和奏劄。則星子稅錢未減。納粟人尙未推賞。乞賜白鹿書院勅額及書。亦未施行。則所云多見施行。乃虛語耳。今亦刪去。至洪本所載執政諭。且勿言諸語。則在延和奏對時行狀。述此至明。洪本最爲舛誤。今亦刪去。

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

李本附注於去郡下。洪本另立一條。今從洪本。按文集山北紀行詩。敍次最爲詳悉。年譜劉子澄來謁。請爲諸生說太極圖義。爲濂溪曾孫元孫等。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語俱舛誤。今改正。○洪本附太極說。按太極說。非朱子作也。說中止言陰陽動靜。無一語及太極。又與太極圖說解。絕不相應。朱子文集語類無及此者。南軒有太極說。嘗刊於高安。朱子與書。謂其未安。須且收藏。以俟考訂。豈此南軒作。而誤入朱子集邪。浙本以南軒仁說。爲朱子仁說。見文集仁說元注。此或其類。今從李本刪去。

八月。東萊呂公計至。爲位哭之。

李本年譜云。呂公定周易爲十二篇。朱子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以上與洪本同。又載昨見奇卿。敬扣以比日講授次。第一書末云。其切磨之意如此。按年譜李洪兩本。詳略不同。而無大異。獨此條乃大相反。李本於東萊若有譏焉。洪本改之。亦未知孰是。果齋元本也。李序謂舊本之猥冗左謬。不合法者。悉以法削之。存者十之七。而不言其有所改竄。據此則非特以意刪削也。洪本當有所自來。非妄改者。今定從洪本。而李本則附見於此。洪本載丙申與呂公帖。亦刪去。○朱子文集三十三卷。三十四卷。與東萊書。皆以年敍。三十五卷。則不以年敍。頗有淆亂。李本所載。昨見奇卿一書。在三十五卷之末。當是東萊居明招山教授時。其年在戊子己丑。三十三卷。戊子己丑。有書言向見與諸生論說左氏之書。遣詞命意。亦頗傷巧。蓋指博議而言。東萊年譜。博議成於戊子。無但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而不讀諸經論孟之說。竊疑此書。在三十五卷之末。明是後來續入。或有所增損改易。未可知也。且此書在早年。而李本

系於東萊卒之下。若欲以此蔽其生平者，不特誣東萊，並誣朱子矣。此不可不辨也。東萊祭文及與劉子澄書，其傷悼之情，與南軒無以異。而李本頗失其旨。朱子與東萊書三卷，具於文集，此不復載。今掇取東萊與朱子三書，及朱子與南軒一書，以見其槩。俟後之學者考焉。○朱子嘗自言氣質之偏，多有奮發直前之弊。故東萊每以此爲規。與南軒語相同也。東萊充養溫厚，多所包含。朱子所以箴之者，尤力。南軒書云：「近來伯恭講論詳細如此，朋友真不易得。但凡事似於果斷有所不足。」又云：「伯恭卻有會容耐處。」又云：「氣稟與家學之說誠然，不能矯革，亦是剛明不足耳。」此皆與朱子意相同。至如功利之說，自是後來浙學流傳之弊。然東萊之學，多於博雜處用功。見與張敬夫書故追原其始，有拖泥帶水之歎。朱子嘗論湘中學子之弊，亦謂欽夫說有太快處，遂啓流傳之弊。與此略同，固非盡以爲東萊之過也。○又別集與劉子澄書，言直卿來春同爲金華之行，今既聞伯恭訃，決當如約。某當與俱往哭伯恭，亦不爽前約也。是歲六月間，朱子與東萊有約，而七月東萊已卒。十二月，朱子之任浙東，明年正月，往哭東萊墓。是所謂不爽前約者，生死交情如此。獨哭東萊墓，文集無祭文，豈偶軼之邪？抑以祭南軒墓，乃遣奠。故有祭文，而東萊墓親往，則無之邪？此不可考。姑記於此。○東萊以七月二十九日卒，聞訃當在八月。年譜系之七月誤也。文集與東萊書，在七月望後。東萊文集有答書，在卒前三四日。東萊日記，二十七日，修定詩記公劉章而卒，以二十九日。蓋久病而暴亡也。是月，改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按朱子上宰相書云。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爲甚。浙東之饑。紹興爲甚。熹於是時憊臥田間。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使令趨走之末。此壬寅年書。王淮以辛丑八月爲右丞相。此宰相則王淮也。文集編次者諱言之耳。浙東之除。王淮所薦。而本傳云。王淮改除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則非矣。洪本年譜承本傳之誤。續通鑒云。王淮薦熹爲得之。今從續通鑒改正。李本無宰相王淮。改先。生至先生以二十字。

冬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洪本年譜云。先生去國二十年。旣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略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云云。同行狀。上爲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畫爲七事。次陳二說。次言紹興和買均敷之重。詳見延和奏劄。按李本最略。第一劄。用本傳極陳災異之由兩語以該之。而第二劄。則不之及。其意以任人一語。即可該第二劄也。因條陳救荒之策。畫爲七事。則第三劄而四劄以下。則皆不及。此李本之疎也。本傳獨敘第二劄。蓋舉其重者。而末云。所奏凡七事。意自分明。但改奏劄七爲七事。則非是。李本蓋用本傳而又失之。洪本前兩劄。另敘其下。乃及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畫爲七事。此第三劄非首劄也。次陳二說。則第四劄。次言紹興和買。則第五劄。而後兩劄。亦不及其所增入。奏劄多依行狀。而間有不同。不知所據何本也。今從李本存其略。其誤處略爲補正。載行狀於後。而洪本則刪去。

詔行社倉法于諸郡。

按詔行社倉法。在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集所載。勅命及跋語最明。年譜載之。九年夏。此因勸立社

倉榜在九年六月而誤也。今改正。台婺有應時行之者。亦沿九年六月榜文。今削去。



#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三

淳熙九年壬寅五十三歲

李本有正月條奏救荒事宜一條。注云：并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推賞獻助人等。又請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租秋苗丁錢并行住催。按此復回紹興官次所奏。在二月。非正月也。救荒事宜條奏甚多。非止此。奏僅載其一。亦爲太略。洪本系於辛丑視事西興之下。今亦不取。

## 奏劾衢州守李嶧

按奏狀言其親戚方在政路。此謝廓然也。廓然以辛丑八月同知樞密院事。凡龍正月間正在政路。或疑指王淮。朱子上時宰書。王淮言按劾不行。反遭中傷。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其真意則非王淮也。洪本後云：先生在浙東。陳賈謝廓然趙彥仲首攻之。此語必有證據。疑爲廓然所攻。而朱子去官。以俟朝命。自劾狀云：謹已遵稟。復還紹興府界。又狀云：臣自衢婺州復回紹興府界。蓋婺衢爲還闔之路。由此去官以還家也。行狀年譜皆不及劾李嶧事。故不可詳考。而輒以意擬之如此。己亥在南康答呂伯恭書云：李嶧之事。顏漕已燭其妄。或與此同名。抑此誤也。文集目錄作李嶧。當更考。○朱子初奏衢州守倅。皆已逼替。其後守沈宥一。已於二月二十二日赴任。則李嶧自以任滿解罷。非別有處分也。按救荒事宜全在得人。而號令州郡。又在按劾官吏畏懼。不爾則百方措置。皆爲具文矣。朱

子於浙東多所按劾。而於李嶧事未蒙施行。屢以爲言。行狀敘救荒太略。而於按劾皆不之及。年譜視事西興注。大概本之行狀。增入賈祐之。朱熙績。而其他亦未及。今依文集悉載於譜。而并及留趙善堅。許令佐。自陳嶽廟兩條。以見救荒之所重。至於措置事宜。科條詳密。有不可以或遺者。乃備載其目於後云。

永康陳同甫來訪

李洪本皆系於壬子。今據兩家文集改正。○按朱子於壬寅二月十三日入婺州界。同父來見。朱子則在巡婺州時也。壬寅通書。卽在其後。朱子與同父第一書可考。同父壬寅書亦言之。壬寅歸後。有見顧之約。丙午亦有來春命駕之語。其至否則無可考。若壬子之來訪。則兩家文集俱不之及。同父以癸丑第朱子有書與之。亦不言壬子之來也。年譜蓋誤以壬寅爲壬子。而未詳考其實耳。○龍川集與朱子書凡八。自壬寅至丙午。歲月皆可考。其通書在壬寅相見後。以考朱子文集次第俱可見。但同父每歲遣使。丙午以後。不應無答書。疑其皆通問語。故不載文集耳。朱子文集與同父凡十三書。其丙午以後。丁未癸丑兩書。皆答同父。不知龍川集何以缺之也。又有戊申兩書。見二十八卷。辛亥一書。見續集。較龍川集爲詳。而壬子來訪。則俱無所見。年譜之誤。蓋無疑也。

夏六月。早。上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條奏諸州利病。

年譜本之行狀而刪去差役一條。中亦間有不合。今從行狀。○行狀云。奏免台州丁錢。年譜據奏台州許納半丁錢半絹。與奏免丁錢不合。故并存之。又考救荒狀。有許將台州等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丁絹特與蠲放。行狀亦或指此。然半丁錢半絹爲永久之利。而蠲放丁絹僅五等以下人戶。又止一年。其利小。行狀所載未明。似當從年譜。年譜又云。其奏免台州丁錢。至今台州小民。言及先生。無不以手加額焉。此必元本年譜所有。而所指亦未明也。○又按行狀總敘。五狀所言之事。年譜因之。而李本首言及言云云。則似是一狀。非其實矣。洪本更增與帥守同上首言云云。次言云云。考紹興和買狀。與本府同上。其他四狀皆自言之。其云首言次言。尤非是。今並削去。

秋七月。奏蝗蟲傷稼。

會稽縣蝗蟲傷稼。其災爲小而回奏御筆。則其事重矣。其打撲焚埋。亦皆可爲後法。故不可以不書。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年譜送紹興鞠實。無司理院三字。據文集補入。乞令浙西無礙官體究。據文集本傳。作提刑司委清彊官體究。○按年譜本之行狀。兼用本傳補之。行狀所載章十上十字。當作六。刻本誤也。行狀又云。事下紹興府鞠之。與文集不合。本傳都司陳庸。乞令浙西提刑司委清彊官體究。文集劾唐仲友第六狀云。

九月回准省劄唐仲友罷新任已蒙朝廷委別路監司體究卽其事也而十一月十日辭免進職狀云并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勘已招官會人蔣輝等已得明旨盡行釋放是并未嘗下紹興府鞠之也行狀蓋小誤其云紹興府已勘云云則提舉司送司理院根勘非浙西提刑司下紹興府也

毀秦檜祠

秦檜祠在温州永嘉縣學朱子巡歷未嘗至温州此移文毀之未詳其時年譜載於直徽猷閣之前亦無所據今姑仍之李本不載移文今從洪本

九月十二日去任歸

按本紀淳熙八年十二月癸卯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新浙東提舉常平朱某備賑糶九年七月辛巳出南庫錢三十萬貫付浙東提舉朱某備賑糶此兩條各三十萬緡俱見朱子奏狀一云臣備使浙東又蒙聖慈賜緡錢三十萬貫以給一路賑糶一云臣昨奏請給降緡錢一百萬貫已蒙開允應副三十萬貫續通鑿止載九年而八年則缺蓋疑其重出刪之此通鑿之誤也又朱子巡歷至台州奏奉行事件狀云七月十五日準尙書省劄子恭奉聖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十五萬貫此卽九年七月所出南庫錢而前狀所云已蒙聖慈支降三十萬貫者也度牒一道價錢五百文元價一千五百文今減作五百文亦見奏狀三百道合之得十五萬貫并官會十五萬貫合之共三十萬貫此非別有支降而奏狀所云湊成二百萬貫者朱子以劾唐仲友去任不知後來應副如何本紀無考○鄒本年譜云正月四日出巡所部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七日至嵗縣劾奏密克勤十三日入婺州界十四日

勅朱熙績。十七日哭呂東萊墓。由蘭溪入衢州。勅李嶧。及張大聲。孫孜。奏巡歷婺衢救荒事件。二月復回紹興。官次自劾。五月勅沈密。一六月奏修德政疏。七月奏蝗蟲。回奏御筆奏救荒畫一事件。十五日。出巡所部。十八日至嵯縣。十九日至新昌縣。勅唐仲友。奏巡歷沿路災傷事宜。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縣界。勅王辟綱。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二十三日到台州。續勅唐仲友。八月十八日離台州入處州界。具奏台州奏行事件。奏處州差役利害。九月四日。準省劄進職徽猷閣。辭。九月十二日。在衢州常山縣界。準省劄。八月十八日。除江西提點刑獄。即日解罷職事。仍具狀。辭免新任。還家候命。十月九日。準省劄。令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辭。十一月七日。準省劄。不許辭免。并免回避。辭。是日降到直徽猷閣告命。復辭。十二月十四日。準省劄。不許辭免。即日拜受職名。仍辭江東提刑新任。按此依文集諸狀序次。日月最爲詳悉。然於體例不合。故附著於此。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行狀年譜略同而小異。故併載之。

冬十月。如泉州。

李洪本無。今據鄒本補入。

十一月甲辰。五十五歲。是歲辨浙學。

李洪本同。李本載答呂子約。劉子澄兩書。洪本增答潘恭叔一書。潘書今削去。○按此條語。雖本之答呂子



約諸書而意有所偏重。不知是果齋元本否也。浙學指子約應時德章輩而推其由來。於東萊有不滿焉。年譜竟似以浙學爲東萊矣。今雜採諸論浙學語而附辨之。○洪本附大紀論。此不可曉。今削去。○辨浙學始於癸卯甲辰而乙巳丙午以後。凡辨浙學者悉附焉。蓋以年分則散而不可以紀。故類聚於此。後辨陸學陳學皆仿此例。○朱子早年與東萊先生切劘甚至。見於兩家文集。蓋不後於南軒先生。其歿後深爲悼痛而歎吾道之衰。蓋亦與南軒先生同也。勉齋行狀云。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達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思。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是以南軒東萊並稱。而陸陳則斥言之。其大指分明可按也。至果齋則謂士各以意爲學。其驚於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博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乎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溺於徑約。自指金谿。驚於該洽。則似指東萊。學者知所傳。則又不知何指。而同父則不一及。與勉齋所云殊以別矣。魏鶴山作年譜序。言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著述靡竟。蓋同勉齋之說。而大全集編次問答。以汪張劉呂爲一類。陸陳爲一類。界畫判然。獨黃子洪語類以南軒入胡氏門人中。而東萊自爲卷。與陳葉一卷。陳謂君

謂正則。而陸氏一卷同。則近於果齋之言矣。今李本年譜於甲辰特書力辨浙學之非。於鵝湖之會。則同父附焉。陸氏一卷同。則近於果齋之言矣。今李本年譜於甲辰特書力辨浙學之非。於鵝湖之會。則載三詩而云各持所見。不合而罷。於太極通書解下。略敘諸書往復。不加一辭。於同父來訪。略載數語。並不言辨陸陳之學。而於其末載朱子語。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辨論。此道無由得明。則元本常有辨陸陳之學等語。而爲李氏所刪矣。李氏古冲。爲陽明之學。自爲陸氏諱。其序中亦言之。不知同父何以不及。然果齋語不及同父。豈元本止有辨浙學陸學。而不及同父歟。未可知也。朱子之辨浙學。專爲呂子約。潘叔昌。孫季和輩言之。而推其所始。不無遺於東萊者。又云。名爲伯恭。而實主同父。故辨浙學與辨同父同。而非以東萊與同父同類。而並譏之也。如湖湘學者。胡季隨輩。後來盡從君舉之學。朱子亦言欽夫言自有弊。又豈可以上及於南軒耶。李本之謬。蓋大失朱子之意。洪本後出。其敘浙學陸陳大略皆同。其太極解下亦不載諸書。惟於開東萊計。其下則有大略。洪本於李本時有所增刪改易。似見李氏未刪改前之本。而於此不能推類。悉正其誤。甚爲可惜。然洪氏所見之本。亦未必是果齋元本也。

十二月乙巳五十六歲。辨陸學之非。

象山年譜。朱元晦書云。立之墓表。今作一通。顯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如何。象山答書云。立之墓表亦好。但結履歷亦有未得實處。九淵往時。與立之一書。敘述立之生平甚詳。自謂真實錄。未知尊兄及見否。按朱子此書。不載於文集。於陸譜見之。其書疑甚長。譜記其略耳。所言勅局輪對。及王謙仲。袁機仲語頗悉。未始及立之墓表。象山答書。雖不以墓表爲然。而於來書語一一酬答。未嘗有激怒之

意也。其謂因曹表而有所激，或諸葛誠之揣度之辭耳。未必其盡然也。○論象山輪對五劄，象山答書云：「劄獨豪長者，褒揚獎譽之厚，懼無以當之，深慚疎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尙有向上一路，未曾撥轉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過，未免以金注之昏耶？」按此書，象山人文集亦不載，載於年譜，亦其略也。洪譜亦載朱子與書而少略，其自葱嶺帶來句，則削去，此固爲陸學者所深諱也。○又按朱子乙巳七月，與劉子澄書，言象山輪對奏劄，及建昌傅子淵語甚詳，而不及誠之書，則誠之書自在乙巳七月後也。閑關錄學菰通辨，皆以爲癸卯，非是。又續集答劉晦伯，有爲陸學者以爲病，已頗不能平，則指顯道。陸譜載朱子書，有顯道甚不以爲然之語。閑關錄以頗不能平爲指象山，亦非是。至誠之書所云「競辨之端，則正指子靜言，而學菰通辨，又以爲指門人，皆非是。答項平父第四書，以答誠之書寄之，項書在丁未，則誠之書自在丙午，大約乙巳七月後也。○按曹表在癸卯五月，論輪對奏劄，在乙巳七月，傅子淵之來見，在乙巳冬，朱子與象山書，力攻子淵，在丙午，誠之見象山，不知何時，必在乙巳七月後也。見陸集象山之激怒，或因葱嶺帶來之云，或因力攻子淵之故，皆未可知，但以曹表爲辭，其實距此已四年矣。丙午攻子淵書，象山人文集無答書，至丁未，朱子再與書，始答論子淵事，辭氣頗慢，至有勢力不能相敵之語，此其激怒可知。至戊申，遂有無極太極之辨焉，與象山書，朱子文集不盡載，今兼以陸譜文集考之，而附其說如此。後之君子，當有以考而正之也。○語錄云：象山人卒，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旣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湯泳此說得之文廟。按象山卒於壬子十二月二十四日，其聞訃當在癸丑正月二月間也。湯泳錄

乙卯固不值其時。竇文卿從周錄。在丙午以後。此事不見於從周錄。恐傳聞之誤。閑關錄云。哭之者故舊之私情。譏之者斯文之公議。此語固然。然謂其學同於告子。而辨之則可。謂可惜死了告子。則語太輕。必非朱子語矣。年譜不載。今錄於此。而附論之。

### 辨陳學之非。

按李洪兩本。同父以壬子來訪。而年譜云云。系於其下。今考兩家文集。同父以壬寅見朱子於婺州。而壬子則無其事。故於壬寅補同父來見。而壬子來訪則削之。其年譜云云。則移於此。年譜有往歲二字。末又有至是來訪四字。今削去。洪本以風切之下。略載與同父第六書。今亦刪去。○按年譜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一條。不見於文集語類。此自公晦先生所記載於年譜者。以此推之。則年譜當有辨陸學辨陳學兩條。而辨陸學則爲李古冲所刪耳。古冲序亦自言之。其辨陳學。不知何以亦竟刪去。豈若劉元城所謂子產立良止之義耶。抑竟以浙學當之耶。永康事功。自明指同父。浙學則爲呂子約孫季和輩言之。雖云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亦略有不同。而或遂以歸之東萊。愈非其實。此洪本皆不能有所是正也。勉齋行狀。敍此最明。正本朱子語。朱子文集以汪張呂劉問答爲一類。陸陳辨爲一類。亦自較然分明。獨黃子洪語類。頗有異說。而果齋敍次朱子書。實與行狀亦有不合。豈以浙學爲呂學。自果齋已失之乎。今其元本不可得見。姑記所疑於此。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歲。春三月。易學啓蒙成。

李洪本同。而洪本有易自文王以前。至未行於世四十字。李本刪去爲當。今從李本。○易五贊。元附啓蒙後。見與呂子約書。而編集者多遺之。今錄以附於啓蒙序之後。○善卦考誤。辨郭子和之失。行狀本傳。皆以列於本義啓蒙之後。而未詳何年所著。年譜皆缺。鄒本附註於啓蒙成之下。而曰郭雍卒於丁未。其成書當在丁未後。此亦未然。今存其目於此。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三月。小學書成。

按癸卯與劉子澄書。小學蓋託子澄爲之編類。其中有云。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一篇。已自多了。敍古蒙求亦太多。兼與澀難讀。非啓蒙之具。卻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易諷詠易入心。最爲有益也。至乙巳。又與書云。小學見此修改。凡定著六篇。則如今本所定。已刪去文章一類矣。凡此可見其次輯之意。又歷丙午丁未而後成也。又按語類陳淳錄云。或問小學實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衆編類來。偶缺此爾。又黃義剛錄云。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一條。甚切。何以不編入小學。曰。這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據此則編類或不止子澄一人。而於兩錄又可見古人著書得其大者。而於小小處亦不屑屑尋究也。今并附載於此。

秋七月。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辭。不允。

按本傳。周必大相。除某提點江西刑獄。年譜云。周必大相。議除轉運副使。皆以爲周相之功也。續集與黃直卿書云。江西除命。緣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欲與郡。上命與此。更有少曲折。大甚可疑怪。

抵此番盡出上命。或者以爲不當力辭。其說亦是。則與本傳年譜皆不合。行狀敘再除江西。於周相頗有遺議。或本此也。據年表丁未二月。周必大爲右丞相。施師點罷。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五月。王淮罷。是丁未七月。王淮尚在相位。然淮已不主此除。而書所云。似指周不指王也。其云緣上封事。則與洪本合。李本刪楊萬里封事薦六字。只云上諭宰執。朱某久閒。可與監司。失其實矣。今從洪本。而附與直卿書以記疑焉。○行狀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又以疾辭。不許。遂行。本傳十四年。以疾辭。不許。遂行。此誤也。據辭免狀。以十五年三月十八日起行。可證。年譜十四年十月。遂行。蓋承本傳之誤。今削去。○按壬寅改官宮觀告命。丙申祕書郎告命。辛丑直祕閣告命。壬寅直徽猷閣告命。此皆見於文集辭免狀。而年譜皆不載其告辭。載之自此年始。以後多載。而亦有缺者。如知漳州准告。封婺源男。落職罷祠。皆無告命。以其存者。悉著於篇。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歲。春正月。有旨趣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三月十八日。啓行。在道再辭。并請祠。夏五月。復趣入對。

按此條洪本所書爲詳。正月趣奏事之任。則見於辭免提刑劄子一。三月十八日。起行在道。凡兩請祠。一見於辭免劄子二。一見於辭免劄子三。至五月促入對。則辭免狀所云。行至信州兩次。遣人復申前請。凡歷四旬。幸而稍安。且有促行之命。是其明證也。行狀王淮罷相。遂力疾入奏。而不及促行。似爲闕略。今定從年譜。而於在道請祠。則依文集增再字。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年譜用李錄而少有不同。後殿班引下。有力疾奏事。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十七字。而刪上慰勞甚渥五字。與清要差遣下。有不復勞卿州縣。獎諭甚渥十字。不可不理會。下有其二言獄官當擇其人。其三言經總制錢十六字。第五劄讀至。洪本作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凡三百二十字。盡用行狀補入。李本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効。可以仰酬聖志。因反復以天理人欲爲言。規諷切至。與洪本不同。其下又言置將云云。皆與李錄同。末有是行也五十字。則又皆用行狀語。洪本又有時曾覲已死二十二字。則又用本傳。今錄李錄及行狀本傳。而年譜異同。則附載於此。

癸酉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在告。請祠。乙亥。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

按郎官之除。以疾在告。未供職。次日聞有林栗章疏。乃以足疾請祠。辭免狀二所敍甚明。行狀但言以足疾請祠。似少曲折。洪譜云。故事無以侍郎劾本部郎官者。滿朝皆駭笑之。先生初以足疾移告。繼聞有劾章。遂請祠併進呈。年譜所敍與辭免狀合。其云併進呈者。蓋以申省給假。申省請祠。併進呈。非指林栗章疏也。上曰。林栗言似過。則孝宗自以林疏與宰相言之耳。今依奏狀。洪譜略爲改正。已載奏狀。故洪譜亦不重載也。○按延和奏對。孝宗褒予甚至。而實未能用其言。兵部郎官之除。亦非所以盡其用者。卽如封事所云。豈一兵部郎官所得言哉。朱子之移疾。當亦以此。而遽有林栗之劾。孝宗雖云栗

言似過而亦不以爲非也。周相蓋微窺上意而度朱子之未必就職。故依舊提刑江西爲兩全之策。迨後葉適之辨。胡晉臣之劾。於是孝宗知公議之所在。而以前出之之太遽也。乃復召封事之上。遂有經帷之命。然一辭卽許而不必其來也。詳觀前後所謂受盡言而不以爲忤。而實未有嚮用之意。朱子所以徘徊而不敢遂進。行狀專以歸咎於周相。似未盡然。至於指道學爲邪氣。則自施蕭輩所言。而周留必無是語矣。廟堂之上。賢姦雜用如此。又豈得君行道大有爲之時哉。於此見朱子之辭疾。亦有所不得已也。

在道辭免新任。有旨趣之任。秋七月。復以足疾辭。并請祠。磨勘轉朝奉郎。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八月。辭轉官。辭職名。皆不允。遂拜命。

李本止載七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而其餘皆略之。其云七月是也。洪本七月在道辭免新任。八月以足疾請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辭磨勘轉官及職名。皆不許。轉朝奉郎。十月受職名。較李本爲詳。而多舛誤。其在道辭新任非七月。再以足疾請祠。亦非八月。磨勘轉官。在直寶文閣之前。轉朝奉郎卽轉官。非兩事。洪本蓋用行狀而失之。今辨正於後。○按朱子以六月八日除兵部郎官。十日依舊江西提刑。其啓行之日無考。大約一兩日間耳。在道辭免新任。此六月非七月也。又辭免提刑狀。三在七月。而云歸途踏熱度嶺。足疾又頗發動。當是七月還家之後。其辭免轉官狀云。今月二日。準降到告命。今月乃八月。則轉官自在七月。而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亦在七月。與周丞相書。



言崇福請已拜命。其書在八月十四日可據。宋史林栗以七月出知泉州。行狀所謂兩罷之策是也。辭轉官職名皆不許。其拜受當在九月。召赴行在。以九月二十六日而辭免。狀言遷官進職。曲賜光寵。則固已受職名矣。又已酉正月辭免祕閣修撰。狀云去秋方蒙聖恩。直寶文閣。懇辭不獲。祇受無名。自頃至今。曾未五月。以爲逆計之。則拜受職名當在九月召命之前。必不在十月也。今俱依文集改正。○按奏事延和殿。年譜所敘較行狀本傳爲詳。皆本之李閔祖錄。此條注上。與周相論。則行狀本傳語錄皆無之。未詳所據。疑出元本。而葉適上疏以下。則具於本傳。胡疏又增數語。晉而鈇次亦不合。其詔某人

對等語。在六月二十六日。而胡晉臣之疏。林栗之出知泉州。在七月。朱子之除直寶文閣。亦七月。故云爲兩罷之策。本傳鈇次極明。行狀除直寶文閣。主管四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蓋略相前後也。而年譜倒其次。今依本傳改正。葉適以下。定從洪本。

李本僅云。葉適疏極言栗以私意劾某。所言不實。胡晉臣論栗狠愎自用。無事而指學者爲黨。最人之所惡聞。餘俱同。

冬十月趣入對十一月復辭。遂上封事。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李洪本趣入對在十一月之下。文集封事十一月一日。則趣入對當在十月。非十一月也。朱子準省劄。九月二十六日。召赴行在。辭免當在十月。不允再辭。卽與封事并上。據續集與黃直卿書。乃十一月初七日也。今改十一月趣入對爲十月。而封事之上增十一月字。至說書之除。以十一月三十日準省劄。則具狀辭免在十二月。至己酉正月十一日。又準省劄。可依所乞除祕閣修撰。仍舊宮祠。前後亦自分明。宋史十二月壬午。除朱某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與文集不合。又行狀明云。疏入之明日除。

說書宋史之誤。蓋無疑也。○孝宗天資英毅。聰明特出。於天下事。無不諳悉。聲色貨利。無所污染。但以惑溺近習。不能信用正人。卒不能成其大有爲之志。此爲根本之蠹。故陳俊卿作相僅二年。而一去不復入。於汪應辰、張栻、劉珙、陳良翰、王十朋諸正人。皆不能盡其用。龔茂良以首參。迄不得相。而一與曾覲忤。遂至貶死。朱子屢辭召命。蓋亦以此故。封事之末有云。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爲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士。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爲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陛下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蓋通篇陳說雖多。而其大指歸結在此。所謂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者。行狀之所發明詳矣。而於此全不之及。至所舉日月逾邁數語。則不過年往歲徂之歎。而於忠誠懇惻。何有哉。勉齋朱子高弟。豈有不得朱子之意者。而後學愚昧。於此有所不能深曉。故姑誌於此。以俟質焉。○李本延和奏事。大概用李錄與洪本同。除兵部郎官以下。則比洪本有所刪削。而大指則不異。至戊申封事。則朱子所云。雖爲一時而發。實可以傳之久遠。而無窮。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達。其重也如是。李本刪削。僅存數語。其庸謬無識。蓋不足論。洪

本依行狀爲得之。今定依文集全錄封事。故不更及。所附楊復語。頗有發明。李本刪去。今仍附入。除說書注。自先生當孝宗朝。至孝宗內禪矣。洪本悉載行狀語。李本亦刪去。今載行狀。

是歲二月。始出太極圖說。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此在二月後題甚明。年譜置於後者。以正月三月皆敘趣奏事。事各以類敘。故系之於後耳。增是歲二月四字。其義方明。○通書以丁未作後記。非必成於丁未。而學者傳習。亦未必定在丁未以後也。戊申二月。始出兩解。則見於後題。然重在使廣其傳。且其意亦有爲而發。非學者前此皆未之見也。年譜因之增通書二字。未有所據。今從鄒本刪去。○兩解題後。蓋爲陸子美林黃中發。黃中辨論在戊申六月。而其論易西銘寄朱子。已在戊申前矣。至象山辨論。則在戊申冬也。

朱子從學延平。受求中未發之旨。延平旣歿。求其說而不得。乃自悟。夫未發已發。渾然一致。而於求中之說。未有所擬議也。後至潭州。從南軒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之說不同。己丑。悟已發未發之分。則又以先察識。後涵養爲非。而仍守延平之說。逮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已不主延平。甲辰。與呂士瞻書。乃明言延平之說爲有偏。戊申。答方賓王書。亦再言之。而楊葉陳沈廖諸錄。皆確然可考。自永樂性理大全略載數語。混而不明。而後來之論。無及此者。學菴通辨云。朱子初年答何叔京書。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爲不然。又云。朱子早年亦主此說。以爲入道指訣。

晚年見道分明。始以爲不然。其說頗詳。雖有未盡其曲折者。而其所發明。則固昔人之所未及也。當表而出之。○答呂士瞻書。不詳其年。其及南軒集後。本自在甲辰後。與答方賓王書。其先後則未可知也。方書在戊申。今以方書爲據。載於戊申。而語錄楊葉陳沈廖諸錄。皆以類附焉。

十六年己酉。六十歲。春正月。除祕閣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辭職名。

按辭免祕閣修撰狀云。除祕閣修撰。仍舊宮觀。辭免江東運使狀云。臣今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李本止云。除祕閣修撰。蓋失其實。洪本依行狀。仍奉外祠。今據文集補正。

二月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按與張呂書。則甲午乙未。大學中庸已有本矣。與詹帥書。在乙巳。尙云所改極多。距甲午乙未十餘年矣。詹帥書已及中庸序。則兩序作於乙巳前。至己酉而後定耳。詹帥刻語孟集。註於廣西。而大學中庸章句。則未之及。不知兩書刻於何時。度必不至己酉而後刊行也。是時門徒各有傳錄。書坊中必有不告而刊者。但於文集無所考耳。

夏四月。復辭職名。許之。依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

按奏狀。四月二十一日。吏部降到祕閣修撰告命。年譜不載。以其力辭不受。故刪。然至辛亥始受祕閣修撰職名。亦不云更有告命也。

秋八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辭。

李本刪先生以江東漕至不敢受三十一字。今從洪本。○按朱子自被召以及歷任。本傳皆言其由。而此除獨無之。是時留正爲右丞相。王闕爲樞密使。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必留王兩公薦引之力也。傳蓋失載。考其時則可知矣。

#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四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奏除屬縣上供罷科茶錢。及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凡萬餘緡。

按行狀云。錢一千一百萬。奏狀云。錢一千八百一十八貫。行狀以錢言之。奏狀以貫言之。其實一也。故年譜云。凡萬餘緡。又按後奏狀。上供錢七千六十四貫。本州通融支遣。不須更令州縣收簇解發。亦不當上煩朝廷。別行應副。其所乞除豁者。止經總制錢四千七百餘貫而已。據此則上供錢元不曾除。而本州自行解發。不更派諸縣。是在民已除此賦矣。行狀年譜皆兩言之。

條畫經界事宜申諸司。

李洪本俱作奏行經界法。今依文集改正。○按此條洪本最詳。而亦有小誤。其云行於閩中。當作行於泉漳汀三州。奏言當作申諸司言。未疏於朝久之。未報七字。亦當刪去。今俱改正。○按紹興中推行經界。獨閩之泉漳汀三州未行。見經界諸狀。故臣僚奏請專以三州爲言。朝廷行下諸司。諸司行下諸郡。在是

年二三月間。朱子未至任也。比四月朱子至任。三郡各上議。泉汀之言。略有異同。泉州以爲可行。汀州以爲不可行。故但得泉

州回。而朱子建議最力。其申諸司。當在五六月間。後奉旨令朱子相度漳州。先行經界。計其期。當在八

月。朱子具奏經界狀。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旨漳州經界先行措置。次年正月九日。方被轉運司所下省劄。時已正月中旬。故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初打量。此其前後次第。確然可考者也。李本統敘於奏行

經界法之下。其語略而不明。又謂幸其有是奏。亟啓從之。則不知其所指。又前無所承。於文義亦有所不通矣。此蓋因陳安卿錄而誤。今俱削去。洪本後別立冬詔先行漳州經界一條。爲得之。而注語則複疊不可解。至幸其有是奏。則又仍李本之誤。此皆後人竄改。必非果齋元本也。

九月奏劾黃岌罪狀。

按劾黃岌狀。不言其官。狀內止稱縣官從事郎。縣令丞簿尉。皆一縣之官。然劾狀不應不指其官。此不可曉。又與陳憲書。則明言漳浦縣尉。此可據以補此狀之闕。而狀內言已將黃岌與龍巖縣主簿陸槐對移。以尉而對移。主簿乃陞遷。非罷黜也。其狀及書內所云。官吏弛慢不虔。及州郡差使不行等語。似非僅爲一尉而發。凡此皆有不可曉者。李洪本皆無此條。鄒本依文集補入。今姑仍之。而略記所疑於此。

刻四經四子書于郡。

李本作五經誤。今從洪本。李本無先生教人以下一條。○按語錄所云。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云。覺得今年方無疑。此與孔子言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相似。聖賢進學之序。蓋有獨覺其進。而非人之所能窺測者。非是六十歲前錯用工夫。到此方悔悟也。李本只載語錄三條。而行狀先生教人以下則不載。蓋以發明晚年定論之旨。而行狀所云。則以爲非是而削之矣。李爲陽明後人。其刪削年譜。卽道一編晚年定論之計。而更詭出之。此本旣行。而元本遂不可見。洪刻似見舊本。略有異同。而亦不

能致辨。近聞新刻尤爲無識。無所發明。讀者不可以不詳考也。

列上釋奠禮儀。

李本無此條。今從洪本。○按南康所申乞頒賜禮書。原有州縣臣民兩項。因臣民禮儀。鄂州見有印本。故禮部符下。只祭禮儀式。其朝廷以州縣祭儀。臣民禮儀。並行鏤板。則禮部之請。而朱子所欲增修者。釋奠數事而已。當時想以已鏤版頒賜。故莫之省。李本刪此條。而洪本所敍亦未明了。且以同安臣民禮儀雜其中。非其實也。今以文集參考改正。○按南康有請頒賜禮書狀。又有增修禮書狀。見文集。漳州有釋奠申禮部檢狀。見別集考。兩狀略有不同。此所考正。則漳州所上也。文集書釋奠申明指揮後。但言列上數事。而不條析言之。以有指揮在前也。申明指揮。今無所考。故年譜止云數事。姑仍之。而以漳州一狀系於後。

十一月。詔先將漳州經界措置施行。

李本無。洪本另立此條。爲得之。但注語雜採本傳。及李譜。語復疊不可解。其敍經界後事爲詳。今亦刪取數語。而別系於辛亥回申轉運司之後。○按經界一事。行狀所敍爲詳。其以申諸司語入於奏疏之下。蓋統言之後。云經界竟報罷。而不敍吳禹圭。蓋略之也。本傳最爲謬誤。吳禹圭上書。在辛亥十月。而敍於庚戌冬。先行漳州經界之前。又云。詔且需後。則無其實。今載行狀。而刪其申諸司二語。至本傳則削去。○按尙書省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漳泉汀經界。奉旨揮令福建轉運司。照相度



到事理。先將漳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選材力能幹官一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及委陳某專一提督。候打量開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圖本。申尙書省。據此則轉運提刑提舉同相度。而先行漳州經界。則專委轉運司。其陳某疑卽轉運司。故朱子回申只轉運司。而不及諸司也。光宗本紀。紹熙二年三月丙寅。詔福建提刑司陳公亮。同知漳州朱某。措置泉漳汀三州經界。按朱子以三月二十七日。準省劄。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以期計之。奉旨當在二月末。三月初。則三月不得有此旨也。且朱子知漳州。泉汀非其所屬。而先行漳州經界。省劄明言委轉運司。非提刑。宋史之誤。類多如此。不足據也。○又按辛亥七月十日。與留丞相書。言數日前。陳憲按部經回。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送之請。殆必爲此。然周漕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陳憲之請。卽欲略知曲折。則是陳憲請改送轉運司。而前指揮專委陳某監督。是陳憲非漕司也。朱子之回申轉運司。則以被受轉運司所下省劄。而提刑則無故不及耳。宋史之誤。亦有自來。然亦以意擬之。不可詳考。姑闕疑以俟知者。

二年辛亥。六十二歲。春正月。申轉運司經界。乞候冬季打量。

李洪本無。今依鄒本補入。李本總敘於奏行經略法之下。略而不明。洪本另立冬先行漳州經界一條。而以明年春早無及語附焉。亦復不明。故錄申司狀。及與留丞相劄子。以詳正之。

奏請褒東溪高公登直節。

李本無此條。洪本有之。而載於庚戌到任之後。按狀言今幸踰年。則在辛亥二三月間。非庚戌也。今從

洪本而改置於此。

奏薦知龍溪縣翁德廣。

李洪本無。今補入。○李本有二月與趙帥書論招州軍募江戍一條。洪本附注於與陳君舉論學之下。今按趙書乃極論招州軍募江戍之不可行。其行否不可詳。李洪本所載未明。今刪去。

三月復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

陳錄最明。李洪兩年譜俱誤。今載陳錄末。卽爲允之。依李洪本作函啓從之。

夏四月二十九日去郡。再辭職名。

李本去嘗申孝宗是命句。今從洪本。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繇橋。

與留丞相書云。五月二十四日。抵建陽。語錄五月二日脫十四二字。刻本之脫誤多如此。讀者當參考。而互證之。不可執一說以爲據也。

秋七月復辭職名。不允。乃拜命。

按朱子在光宗朝。與孝宗時不同。孝宗之知朱子甚深。而朱子之望於孝宗者亦至。故往往堅辭以下。上意至光宗元未有召用之意。其餘命皆由留丞相所薦。而朱子亦止於再辭。蓋以爲之兆耳。年譜云。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後湖南之除。又云。長沙巨屏得賢爲重。似皆以得褒語而後受之。雖

皆本之行狀。然揆之朱子之意。疑未爲合。今亦刪去。○李洪兩本。皆於四月去郡下。載與留丞相書。論黨禍。且以黨正黜邪爲諷。而不錄其書。按與留書。反復言陰陽消長。否泰相乘之幾。其言甚切。不能盡錄。錄四月七月十月三書。以見其大指云。

是歲與永嘉陳君舉論學。

與君舉書。年譜在辛亥春。按書云。老病幽憂。死亡無日。不似在郡時語。葉錄在辛亥。疑是在建陽。非在漳也。今作是歲。○按後書所云。則前書君舉蓋未之答。後書想亦不答也。年譜只載前書。而曰後無聞焉。蓋未之考。今並載後書。而刪此四字。○文集又與黃直卿書云。君舉門人曹器之來。不免極力爲言其學之誤。又生一秦矣。後書所云。曹器之來訪。指此君舉。蓋深不以爲然。故置不答。又前書更相切磋。未見其益之意也。語錄門人問永嘉貌敬甚至。及與宮祠。乃繳之云。朱某素來迂闊。臣所不取。但陛下進退人材。不當如此。而行狀亦云。一時異議之臣。忌其軋己。權姦遂從而乘之。蓋指君舉而言。則君舉與朱子。固始終不合也。○按黃子洪語類。以陳葉爲一卷。陳謂君舉。同父。葉謂正則也。今語類則書陳君舉。而以同父正則附焉。年譜載與陳君舉論學。而正則則不及。同父於壬子書其來訪。略載辨論之語。今據文集語錄。陸陳各立一條。而正則則附於君舉之後。

三年壬子。六十三歲。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

按文集與吳伯豐書。續集與陳同父書。辛亥五月。已定卜居之計。至是年六月始落成而居之耳。李本

刪六月落成句。非是。今從洪本。

冬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辭。

與留丞相書。李洪本皆不載。此亦留丞相薦也。故附著之。

是歲。孟子要略成。

李本無。洪本附注。除知靜江府之下。今立一條。○要略又名指要。一名要指。蓋一書也。其書今不傳。故附語錄以見其概。

四年癸丑。六十四歲。春正月。有旨趣之任。復辭。○

按正月六日奉聖旨。七日尙書省劄子下。二十三日到建寧。辭免狀。敘次最詳。他狀有不詳敘者。可以類推矣。故詳錄之。

冬十二月。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辭。

年譜云。或傳是冬使人自虜中回。本之語錄。行狀本傳俱不載。語錄亦云。聞朋輩說。非有所據。或傳二字。蓋疑之也。閩本刪或傳二字。非是。今從李洪本。而並載王過錄於後。○據與留丞相書。則此條留丞相所薦。而語錄所云未盡確也。

五年甲寅。六十五歲。春正月。復辭。二月。有旨趣之任。

李本無二月字。注自詔長沙巨屏。至遂拜命。餘俱刪。今從洪本。其平列詔語。則可仍之。

奏劾將官陸景任。

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不詳。今據文集補。

修復嶽麓書院。

李本云。改建。洪本云。更建。今俱不從。○按嶽麓書院。創於開寶九年。祥符八年。賜額。南渡後廢。乾道乙酉。建安劉共甫。知潭州。重建。悉還舊規。南軒爲之記。朱子至潭。牒委教授。與黎鄭二君同行。措置別立員額。增廩給。而絕未有改建之議也。又牒言。到官兩月。未及一往。而七月已有召命。八月去郡。亦不及有所改建矣。語錄有至嶽麓講書之云。是亦曾一往。而亦不言改建。年譜李洪兩本。俱言改建於爽塏之地。未詳所據。今載委教授牒。而兩年譜語。則皆刪去。○又按與蔡季通書。言嶽麓事。今在風零右手。背負亭脚。面對筆架山。乃彥忠所說未定之議。而未言代者。乃毀道學之人。與王樞使書。去郡二日。卽聞移錫。王謙仲非毀道學者。是又參錯不合。又與樞使書。湘西精舍。得賜一言。又云。湘西匾榜。饒宰寄示。別集與劉智夫書云。饒宰爲作湘西精舍已成。嶽麓乃朝廷勅額。卽改建不容別爲之名。又不容別有匾榜。豈嶽麓未改建。而饒宰別爲作湘西精舍乎。凡此皆不可詳考。今附載蔡王劉諸書於後。以存疑云。○文集答蔡季通云。嶽麓事。前書奉報。乃廷老所定。後兩日彥忠到。卻說合在風零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負亭脚。面對筆架山。面前便有右邊橫按掩抱。左邊坂亦拱揖。勢似差勝。但地盤直淺而橫闊。恐須作排廳堂。乃可容耳。已屬廷老更畫圖來納去。求正而未至。俟其來當別遣人。但代者乃毀道

學之人。未知其能不敗此否耳。與王謙仲云。熹以收召去郡。曾未兩日。卽聞大蠱移鎮。是邦又云。湘西精舍。漕臺想已稟聞。得賜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幸。續集書云。湘西匾榜。饒宰寄示。得以仰觀。別集與劉智夫云。廷老爲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合求助處。幸留念也。

申請飛虎軍隸本州節制從之。

李洪本俱作奏請誤。今改正。○洪本申教令嚴武備。以飛虎軍人爲百姓害。郡不能禁。此必元本所有。李本刪去此三句。今從洪本。

六月申乞放歸田里。

李洪本同。而李本末句改作遂有此陳。殊不成語。洪本乞歸田里下。有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以下闕文。按天下國家所以長久以下。乃乞歸田里狀中語。載在文集。而洪亦不能補也。洪本較李本爲詳。而於訛誤缺漏處。亦不能是正。李本則率以意刪改。故今多從洪本。而李本異同亦不能盡著也。

秋七月光宗內禪。甯宗卽位。召赴行在奏事辭。

李本無甯宗卽位。至先生行且辭二十七字。今從洪本。

立忠節廟。

從洪本李本刪。又考譙王本傳以下二十九字。非是。

考正釋奠禮儀行于郡。

李本略今從洪本。據申明釋奠指揮僅畢而行下。僅有則字。無闕文也。洪本誤。八月赴行在。

李本無必有惡衣服至非吾之敢當七十六字。又無以天子之命十四字。此皆李氏以意刪削。故語意不完。今從洪本。

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前來供職。

年譜超躡不次之除。恐有冒昧之譏。句不分明。今據奏狀改正。作難以祗受。

九月奏乞帶元官職奏事。

按此奏乃離長沙在道所上。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不詳。今據文集補。晦丁亥。至自潭州。次于郊外。

按上饒語見語錄六和塔語則無所見。必年譜元本所有也。前條用行狀云。聞南內朝禮尙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此又云。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先生憂之。語稍涉重複。不知果齋元本何如也。

冬十月己丑入國門。申省乞帶元官職奏事。

申省狀在己丑入國門後。年譜系於十月朔誤。今改正。

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李本太略。洪本爲詳。而湖南三劄全不載。亦非是。今據洪本。而以文集便殿奏劄補之。其兩本異同。亦不悉著也。

壬辰。申省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丁酉。奉御筆不允。乃拜命。係銜供職。

按此申省狀。行狀改作臣字。則以爲奏狀矣。蓋以從便。兩年譜既云申省。又仍作臣字。誤也。今載申省狀。並行狀。李洪兩本略同。俱不載。○文集係銜供職狀。其敍御筆。於經術淵源。崇儒重道等語。皆略之。可知朱子之意矣。年譜所云。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長沙巨屏。得賢爲重。乃拜命。及此手札云。乃拜命。雖皆本之行狀。然恐與朱子之意不合。姑誌所疑於此。洪本於手札下。增皇恐拜命句。尤非是。

上孝宗山陵議狀。

李本從行狀。其意已明。洪本據山陵議狀增補。然當以行狀爲得。今載行狀。

更化覃恩。轉朝請郎。甲辰。賜紫金魚袋。

轉朝請郎。從洪本。李本作朝講郎。誤。賜紫金魚袋。從李本。洪本作紫章服。

奏乞令後省看詳封事。

按李洪兩本。皆系於乙巳晚講之下。文集元注。十七日著沈有開。劉光祖看詳。十七日甲辰。則此奏在甲辰前。非乙巳也。宋史亦云甲辰。與文集元注合。今改正。○又按此事。元系面奏。後兩日。入劄子面奏。當即在辛丑也。



請討論嫡孫承重之服

宋史胡絃傳。甯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喪。絃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徒絃爲太常少卿。草定其禮。旣而親饗太廟。禮志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光宗不能執喪。甯宗嗣服。欲大祥畢更服兩月。曰但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於是監察御史胡絃言。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適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爲祖服。何嘗有此禮。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尙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遑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禫。正宜倣古方喪之服。以爲服。昨來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絃所奏。引古據經。別嫌明微。委爲允當。欲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九日。元本作六日說。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官。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羣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奏知太皇太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宮中亦行三年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按宋史本紀。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條具典禮。以聞。乙卯。攢孝宗於永阜陵。朱子以閏十月去國。而趙汝愚猶在位。永阜之攢。蓋追用朱子之議。禮志所云。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當在此時也。禮官條具。必有定議。不知葬後用孝宗布衣冠視朝之制否。次年三月。汝愚罷相。又不知若何。此皆無明文可考。胡絃傳言止當服期。集議釋服。其語略而不明。禮志所載爲詳。葉翥等議。從絃所請。參以典故。於六月

九日大祥後。皇帝百官皆純吉服。則是大祥以前。但不純用吉服。而未嘗用孝宗白衣冠之制也。其禫祭。令禮官檢異朝禮制施行。則明言不用孝宗之制。似小祥大祥。仍用孝宗成法。然亦皆無灼然可據之文也。竊意追用朱子之議。必始於汝愚。汝愚去位。韓侂胄用事。羣小洶洶。以攻僞學爲急。如此等處。所不暇及。因而不改。而甯宗亦未必如孝宗實行三年喪。特存其名。如詔言只欲禮制全盡。不較出兩月。又言羣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追慕之心。有所未安。至胡紘葉翥等議而釋服耳。宋史本紀僅一語。而不詳其典禮。禮志止言百官以涼衫視事。而不云甯宗何服。皆爲闕略。今姑錄奏狀本紀禮志以備考。而年譜所云。與本紀禮志皆不合。或元本所有。亦錄以傳疑。若胡紘之請。葉翥之議。則依胡傳禮志所載。以具事之始末云。○年譜云。詔禮官討論行狀。初無其事。而朱子書奏臺後。及文集語錄。皆未嘗言之。當以本紀爲正。其云後不果行。以禮志考之。亦未嘗不存其名也。今姑錄以傳疑。若閩本云。詔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文公言也。此後人以續通鑿改入者。今削去。

瑞慶簡奏。乞卻賀表。並乞三年內賀表並免。

李洪本俱作奏。乞三年內賀禮並免。今改正。○按宋史。丙午。以朱某奏。請卻瑞慶節賀表。文集劄子。便令權免。其表亦不接收。三年之內。凡有合稱賀事。並依此例。又留身奏。四事劄子。貼黃。前日賀表。雖蒙退出。而未降指揮。今後合稱賀事。三年之內。並與權免。其節序變遷。並合進名奉慰。是日所請。專爲卻賀表。而三年之內。以例推言之。至四事劄子。方專以三年之內言。年譜合兩劄子爲一。非其實也。今改。

正○按劄子云瑞慶節前一日百官拜表稱賀臣已前來祇赴立班則上劄子在乙巳李洪本皆誤宋史丙午卻賀表以瑞慶節概言之耳今據劄子改正

庚戌講筵留身面奏四事

四事奏劄行狀所載最略李本依行狀略有增入惟洪本爲詳今定從文集補入而前後則依洪本閏十月戊午朔晚講次日編次講章以進

李洪本俱無晚講次日四字今從閩本其注語則從洪本而以進德疏補入末後數語李本刪是日講至盤銘以下二十八字

庚申早講辛酉晚講

洪本附注於戊午朔晚講下今立一條閩本無早講李本俱闕上論災異劄子

李洪本無據鄒本增入注語則以文集補此在閏月五日後不詳何日當敍於上廟祧議之前甲子上廟祧議是日在告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丁卯宣引入對

年譜廟祧集議在六日癸亥按議狀云昨日不及預議則上議當在次日甲子也今補正○行狀云廟堂持之不以聞又曰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年譜云宰相不聽復奏疏論之及入對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與行狀不合今考面奏劄子云已申尙書省不知已未達聖聽否

乞宣問詳賜覽觀。並下此奏付外詳議。又議祧廟劄子云。未將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進擬詔意云。廟議劄狀並圖。皆以議狀與劄子並言。至辭免待制奏狀云。蒙恩特賜宣問。即以臣所進議狀並劄子並行降出。則尤爲明白矣。蓋議狀之上。廟堂初不以聞。及上有所聞。則亦以議狀進呈矣。而奏劄子。已未達聖聽。蓋初被宣召。未見上之語也。年譜楊後取文書一卷。與李閔祖錄文字既上。與出所進文字。皆指議狀。非別有奏疏行狀。語略而不詳。遂啓年譜之疑。又因李錄文字既上之云。因謂更有奏疏。奏疏既不見於文集。而面奏劄子。議祧廟劄子。皆無及此者。則年譜之誤增無疑也。閩本刪復奏疏論之五字。爲是。今從閩本刪去。今並載年譜行狀而附論於此。李閔祖錄亦附於後。語錄先生獨建不可祧僖祖之議。陳君舉力以爲不然。趙揆亦右陳說。文字既上有旨次日引對。上出所進文字曰。高宗不敢祧。壽皇不敢祧。朕安敢祧。再三以爲不可。既退而政府持之益堅。竟不行。惟謝中丞入文字。右先生說。乞且從禮官初議。爲樓大防所激。卒祧僖祖云。李閔祖。

戊辰。入史院。

洪本有按語錄云。李本刪此四字。據洪本。則年譜以語錄增。非本文也。今載語錄。

庚午。面對乙亥。直日。

李本無。洪本注於除寶文閣下。今立一條。

丙子。晚講。是日。御批除宮觀。戊寅。付下。附奏謝申省。乞放謝辭。遂行。

李洪本皆不載。而注於丙戌除寶文閣之下。今依文集改正。注從洪本。而以閩本參補。○汝愚因求罷政不許。閩本李洪年譜無。越二日韓侂胄徑遣內侍。亦閩本李洪年譜無。申省乞放謝辭。得與放謝辭。李洪年譜無。閩本作申省照會。今依文集改正。○中書舍人以下。皆用閩本。李洪年譜止云樓鑰、鄧驛、劉光祖、陳傅良。皆爭留之。

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撫使。辭。並乞追還待制職名。

年譜云。丙戌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辭。李洪本同。按此條合兩辭免爲一。而因以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綴於丁未還考亭之下。最爲謬誤。閩本已正之。今悉依文集改。○年譜注。亦分爲二條。有旨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遂行道除知江陵府。辭。朱子以戊寅奉御批。己卯庚寅間。已行。至壬子乃除寶文閣待制。是亦道塗也。遂行二字誤。今刪去。○按文集。朱子以二十一日戊寅奉御批。具狀奏謝。即申省乞放謝辭。奉旨與放謝辭。即已起發前路。聽候指揮。是啓行當在二十三、四間也。二十五日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又申省辭免。奉旨不允。仍除知江陵府奏狀云。旬日之間。除書繼下。則去壬午之除。不及十日。年譜丙戌當是除知江陵府之日。二十九日也。李本是日晚講。洪本丙戌晚講。皆誤。今考文集定從閩本。

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講學于縣庠。

洪本附於除寶文閣下。李本附於還考亭下。今另立一條。○李本無此。乃先生晚年親切之訓。讀者宜

深味之二句。而別云抵家遂力辭新命。按末二句。未知卽果齋元本否。果齋有晚年頗指示本體之語。與此意合。意必果齋元本也。按果齋李氏所云晚年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蓋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地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人之所以爲性者。五人之所以爲情者七之例。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之意。陽明晚年定論之作。朱門久自開之矣。朱子所云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豈不信哉。○力辭新命。亦不在抵家後。李本亦誤。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

辭免煥章閣待制奏狀二云。今月十一日。考其詞意。非隔歲也。當是十二月十一日。甯宗慶元元年乙卯。六十六歲。

年譜有春正月復乞追還舊職名不允一條。李洪本同辭免奏狀二言。今月十一日。蓋以爲正月也。考奏狀六言。照去年申省。及後來第一次。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則第一狀第二狀。同在去年明矣。今依文集刪去。

夏五月復辭職名。並乞致仕。

年譜遇遯之同人。行狀同。按別集答劉德修書云。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若遯之同人。則止占遯尾矣。行狀年譜蓋傳聞之誤。今改正。○閩本蔡元定入諫下。有亦不從。門人朝奉郎劉炳十字。不知何據。朝奉郎三字尤爲無義。今刪去。

秋七月復以議永阜攢陵自劾。

按此奏狀專以議攢陵自劾乞賜處分其待制職名亦云未敢祇受文集題乞追還待制職名以六狀例言之耳李本刪七月復辭非是洪本注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許乃批答五月奏狀非七月也亦誤今俱依文集改正○洪本又云九月乞鑄職名考文集無之今刪去李本無九月一條而注則兩本同其云先是辭職名不允則五月之奏也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則七月之奏也乞鑄職則文集無此語又言已罷講官不當復帶侍從職名則十一月之奏也李本統敍於十二月以屢辭職名詔依舊允祕閣修撰宮祠如故之下洪本九月乞鑄職名蓋爲李注所誤其云十一月再辭職名則可正李本之失李本刪七月十一日再辭而以屢辭職名包之凡李本之以意刪改類如此

十二月詔依舊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

傅伯壽行詞依舊祕閣修撰宮觀差遣慶元元年十二月歲月甚明而年譜俱誤載於甲寅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條下閩本已改正今從之

二年丙辰六十七歲 冬十二月落職罷祠

李洪本俱作褫職此本沈繼祖疏語行狀本傳俱云落職罷祠今改正○年譜省闈聞之聞字或是衍文之當作知或之字下另有知字葉翥劉德秀倪未詳何人李本亦作聞之而無葉倪劉以下至並行除毀四十四字又無臺諫以下十一字蔡元定以下九字系於從之之下○按洪本疑是年譜元本李

本略刪削耳。蔡季通之貶，以沈繼祖疏與朱子落職罷祠之命同下。語錄可考。李本未甚分明。宋史蔡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連疏詆某，並及元定，未幾謫道州，亦與語錄小異。洪本系於丁巳別元定寒泉精舍之下，非是。今從李本。○按行狀云：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本傳云：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某十罪，詔落職罷祠。年譜以沈繼祖橐爲胡紘所授，所載爲詳。宋史胡紘傳亦明言繼祖疏乃紘筆，較年譜又加詳焉。選人余嘉，上疏乞斬，見於宋史，而語錄亦有某如今頭似粘在頸上之語。至沈繼祖疏，宋史所不載，今所傳者不知何據。疏語大罪有六，與宋史十罪不合，而續通鑿漫採入之。閩本年譜乃據續通鑿以改。李本甚爲疑誤，後人今並削去。沈繼祖余嘉兩疏，皆不知所據，竊疑爲陽明後之年譜中，愚陋至此，亦可憐也。○閩本先是臺臣至文氣日卑，同李本以下則同續通鑿，並載沈繼祖疏而改續通鑿大罪有六爲論大罪十，此皆後人妄有增改，非元本之舊，今悉刪去。○李本止一條，洪本增多三條，其第二條全用宋史本傳，今錄行狀本傳，此削去。第四條載董銖語，亦可刪。惟第三條或元本所有，但語多錯雜，不知所據，今存其大略而附辨之。洪譜云：先生在浙東時，謝廓然陳賈趙彥仲首攻之，後以提刑召入，人恐其涉清要，唆林栗極論之。其後韓侂胄秉政，則林采、施康年詆爲僞學，胡紘與沈繼祖共詆先生之罪。汪義端、余嘉又特請斬以絕僞學。京鏜、何澹皆附和之。按朱子在浙東時，詆僞學者鄭丙、陳賈、謝廓然，乞無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其攻朱子則未有考。趙彥仲有疏攻洛學，亦非直攻朱子也。林栗自以與朱子論易西銘不合，劾朱子非爲人所唆者。其敍林采、施康年、京鏜、何澹俱與



史不合。又載林栗友人稱朱待制。朱子此時未爲待制。此皆傳聞之誤。今悉不取。是歲始修禮書。

文獻通考載中興藝文志。烹書爲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烹晚歲所親定。唯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註者。卽此書舊名。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一篇亦缺。烹後來未及刪改。陳氏曰。其子在刻於南康。一切皆仍其舊。按通解刻於南康。則敬之自有跋語。藝文志所云。亦本之跋語也。但今刻通解本。不載跋語。不知鄒本從何得之。豈猶及日舊本耶。或余家所有。今刻偶脫漏耶。今依鄒本錄入。而並載通考於此。乞修三禮劄子。以去國不及上。行狀本傳皆不及。按文集與應仁仲書云。向在長沙臨安。皆嘗有意。欲藉官司之力爲之。亦未及開口而罷。據此。則年譜所載爲是。凡年譜所增入。有在於行狀本傳之外者。未可以爲無據而略之也。

三年丁巳六十八歲。春正月。拜命謝表。

按謝表。以正月二十七日。准省劄。則謝表卽在正月也。李本不載。而附注於別蔡元定下。今從洪本。洪本又云。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李本無據。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云。遞到月日告命一道。則未嘗無告命也。今從李本刪去。表云。閱時旣久。祇命惟新。又云。勅璽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則告命之下。當在戊午正二月間。○閩本於戊午冬別立一條云。落祕閣修撰。依前官。按此卽

落職罷祠。丁巳正月奉省劄。至戊午春。方有告命。省劄落職罷祠告命。則兼及依前官。故兩謝表語有不同。非兩事也。且又不在于戊午冬。今削去。

餞別蔡季通于淨安寺。

李洪閩本皆作別西山蔡元定於寒泉精舍。今改正。○按語錄。朱子別季通於淨安寺。不言會宿寒泉。其時問參同契。即在淨安寺中。宋史蔡本傳。亦只言餞別蕭寺。而無會宿寒泉之語。寒泉精舍。在後山天湖之陽。地非孔道。季通之行。州縣防衛甚嚴。未必與朱子共宿寒泉也。今據蔡本傳語錄改正。○年譜。自州縣逮捕至兩得之矣。皆用蔡本傳。而以語錄會別淨安寺增入之。今錄蔡本傳語錄。而年譜則刪去。明日獨與季通會宿寒泉。仍載之以存疑。其次年季通卒於春陵以下。皆從洪本。按拜命餞別兩條。李本與洪本大異。李本刪拜命謝表。而以前數日之夕等語。系之於別西山蔡元定於寒泉精舍之下。李本誤也。至其後竟無告命。則以李本刪去爲是。自時州縣逮捕甚急。至爲之哀慟。李洪本同。自季通從先牛遊以下。李本止載數語。而義理大原以下俱刪。又一條按與季通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又一條按季通以沈繼祖疏。李本悉刪去。又末一條。時黨禁益譁。則李本與洪本同。疑洪本乃元。而李本過有刪削。然洪本亦係後人增入。未必果齋本也。其載謝深甫語。亦與本傳不同。今大概從洪本。而其繁冗處。則一切俱削去。○續通鑒載此。皆雜採諸書。而不無舛誤。閩本以補年譜。非也。今略不載而附辨之。按續通鑒本之宋史胡紘傳。而沈繼祖之疏。則不知出於何本。宋史無有也。信州明改爲

廣信府。宋時止名信州。今疏云廣信鵝湖之寺。此甚可疑。宋史本傳論某大罪十。此云大罪有六。亦與宋史不合。又選人余嘉上書。見於本傳。自在沈繼祖疏後。宋史謝深甫傳。有余嘉者。上疏乞斬朱某。以絕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嘉蟻蝨小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之行遣。以厲其餘。續通鑿本此。而稍改其文。且移之逮捕季通之前。以語錄考之。落職罷祠。與鼠季通。皆以沈繼祖疏。文集亦可考。續通鑿所云。多不合。閩本大概與李洪本同。而採續通鑿語以補之。是皆後人改竄。並非李洪元本矣。今皆削去。

四月戊午。六十九歲。集書傳。

李本有按大全集四字。洪本刪去。今從李本。○按蔡氏書傳序云。慶元己未冬。先生命沈作書傳。年譜載集書傳於戊午。意朱子先自爲書傳未成。而後命蔡足成之。其二典禹謨。據文集乃改訂蔡傳。至今滕召誥洛誥武成諸說。皆早年作。親橐百餘段。則文集無之。蔡序言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亦不言別有親藁百餘段也。凡此皆所未詳。○按文集答潘子善書。論書解甚詳。而李時可亦有書說。亦朱子所命。其書不傳。當是戊午已命門人分爲之。至己未冬。乃專屬之仲默耳。

五年己未。七十歲。春三月。楚辭集註後語辨證成。

李洪兩年譜。皆以楚辭集註成於乙卯。今改正。○洪本云。楊楫跋云。慶元乙卯。楫侍先生於考亭精舍。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於永。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

篇。揖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學者。首以大學語孟中庸四書。次而六經。又次而史傳。至於秦漢以後。詞章特餘論及之耳。乃獨爲楚辭解釋。其義何也。然先生終不言。揖輩亦不敢竊有請焉。揖之言婉而深。故錄之。李本云。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於永。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因註楚辭以見志。而刪楊跋。蓋節取楊跋也。按年譜皆以楚辭集註成於乙卯。在韓文考異之前。考文集與方伯謨書云。今予聞已歸韓文外集考異。曾帶得歸否。便中幸早寄示。正集者已寫了。更得此補足。須更送去詳定。莊仲爲點勘。已頗詳細矣。又有楚辭抄得數卷。大抵世間文字無不錯誤。可歎也。據此則楚辭集註之成。在韓文考異之後。與年譜不合。及考文集韓文考異凡例。書韓文考異前楚辭後語序。楚辭集註序。皆無歲月。而文集編次則以韓文居楚辭之前。又楚辭辨證前題署云。慶元己未三月。集註辨證皆一時之作。決非乙卯成集註而已。未始作辨證也。以此考之。則年譜之誤無疑矣。揖爲門人。不見於文集語錄。其言要未可據。年譜爲揖跋所誤耳。沈莊仲錄在戊午。或考異之成在戊午。今姑從年譜系於丁巳。而楚辭集註。則據方書及辨證前題移之己未。而年譜所載並皆刪去。○楚辭辨證前題。署慶元己未三月。此其確然可據者。楚辭集註序無歲月。疑後人以與年譜不合而刪之。集註或成於戊午。而後語辨證當在其後。今無所據。仍依辨證前題而統系之於此。○李微之語錄序。謂楚辭集註。韓文考異。皆成於慶元乙卯。以方書考之。亦未必然也。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洪本大書三月己未說太極圖。庚申說西銘。李本無。今從李本削去。○洪本說太極西銘注云。己未之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之夜。復說西銘甚詳。二書蓋先生奉以終身。而至是尤諄諄爲學者言之。其示人以原始反終之意。甚深切著明矣。李本無此條。而注於改誠意章下云。戊午歲與廖德明書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先是己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爲學之要云云。洪本改誠意章注同。而去先是爲諸生一句。闕本皆同洪本。大抵皆後所增修。未必非齋元本也。按蔡仲默夢奠記。丁巳看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甚悉。戊午改集傳兩章。又貼修稽古錄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己未夜說書至太極圖。庚申夜說西銘。又言爲學之要云云。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寫畢。又改數字。又修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還至樓下。自此不復出矣。是朱子辛酉之前。每夜爲諸生論說。其縱言及於太極西銘。蓋亦論說之常。今洪本乃大書己未說太極圖。庚申說西銘。似朱子前知其將終。而以此書爲未後傳付之祕者。又截爲學之要影語。於改誠意章後。明與記文不合。勉齋行狀止載改大學誠意章爲朱子絕筆。而於太極西銘等語。皆不之及。足訂年譜之誤。而世皆未之辨也。

甲子先生卒

按治喪大事。朱子無遺命。而門人於病革時方入請。則朱子已不能言矣。行狀與夢奠記所載不同。洪本從行狀。李本從夢奠記。未知孰爲元本。祝穆父所辨年譜兩事。其一作書先後以行狀爲據。今兩本皆同行狀。疑後人所改。其一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山。則洪本有之。而李本無。及李本從夢奠記。明與

行狀不合。而穆父之辨略不及此。豈洪本乃元本。而李本則後來所改與。今錄洪本。而附李本於後。並存之以俟考焉。○李本無先生起坐四字。有告之二字。一與黃榦下有令更加勉力。且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十七字。補緝二字作踵字。當用書儀乎。下云。朱子搖首。無曰疎略二字。當用儀禮乎。下。有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十四字。下接乃頷之。又有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二十二字。洪本較李本多增入。而無刪削。此條刪削爲多。亦不可曉。○又按周氏復家禮附錄曰。復按李方子述先生年譜云。諸生入問疾。葉味道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疎略。范元裕請曰。用儀禮乎。先生搖首。蔡沈復請曰。儀禮書儀參用如何。乃頷之。據此則年譜元本用夢奠記。而疎略二字則用行狀。今李本大概與元本合。而詞語則異。洪本則從行狀。以周氏所述考之。則兩本皆後人所改。而非其真矣。然李本爲近之。而考之祝穆父所辨。則又不合。凡此異同。當悉著之。而不敢以質也。○按朱子卒前一日。與子在門人范念德黃榦書。敬之與伯崇書。不載文集。惟勉齋書載二十九卷論事書中。此編次之誤也。行狀云。先生疾且革。手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榦。尤惓惓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與此書較之相合。夢奠記所記最詳。而於此書則略。李洪兩年譜本略同。其云。令收禮書底本。補緝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之式。則又較書爲詳也。宋史黃榦傳云。病革。以深衣並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此本之書而寄深衣。則書所無有也。李本有吾道之託兩語。與宋史同。而洪本無之。抑未知孰爲元本。今錄文。

集書語而附論之如此。○又按朱子臨卒與勉齋書有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之語然止以授學次第而言其於孔門之顏曾未知何如也。朱子晚年與人書每言斯道之傳不絕如綫而論程門諸公未有可當衣鉢之傳其微意亦可見矣。勉齋最後祭文言末年之付囑將歿之丁寧則戚戚然於微言之絕大義之乖也。幹獨何人而當此期望之厚耶。今考此書卻無此意。續集有與直卿書言古之禪家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意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其書在戊午己未間祭文蓋兼用此意亦只云期望之厚而不敢謂已得其傳也。蓋古人之審慎如此。至宋史言以深衣爲寄考之一無所據。蓋暗用禪家衣鉢之說其爲附會無疑。年譜雖未之及而後人必有舉是以爲證者不可以不辨也。冬十一月壬申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洪本年譜本之宋史本傳而正言施康年則又用續通鑿補本傳止云言者未嘗指其人也。李本止云會葬者幾千人。○按續通鑿載右正言施康年疏凡數百言宋史止舉其略不知續通鑿所載出於何書也。康年疏前後皆云會於信上信州今之廣信府鵝湖寺在焉。蓋浙江入閩必由之路也。又續通鑿云以是門生故舊不敢送葬惟李燔率一二同志往會葬視封窆不少忱與年譜會葬幾千人又不合。宋史李燔傳某旣歿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忱續通鑿所載似本之此而又有增改不知何據也。考之行狀言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而公季子敬之謂家禮久亡葬之日有士子攜來因得之亦可知會葬者固多人矣。續通鑿

雖本之李燔傳。然恐非其實。當以年譜爲正。

果齋李氏語見性理大全。洪本作年譜原序。李本不載。其首言居敬窮理反躬三條。後止言居敬窮理。而缺反躬一條。向每疑之。考新閩本。乃知纂大全者所刪。而洪亦不能補也。後兩段亦不當刪。今並據閩本補入。





#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一

癸巳

答楊子直云。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在於內。而凡視聽言動語默出處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此書以何叔京書參考。自在癸巳。

答王季和云。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己。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之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此書未詳何時。疑在癸巳後。

答游誠之云。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答吳德夫云。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工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

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噉而問無齒決之譏也。癸巳後

答胡寬夫云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

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甲心神空費

日力又云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當切存心格目之外不

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日未要着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及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卻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繁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

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癸巳後

答陳師德云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

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

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

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於操存涵養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

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

味也。癸巳後

又答陳師德云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嚮道不忘之意持敬正當從此而入。此必來書舉程子語至於格物則伊

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尙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明顯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

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壬辰發已間

考異

答吳德夫。按此書所云工夫既深，則指格物致知講明義理，非徒反觀內省之謂。又答呂子約云：李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疎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卻就上面仔細檢點，是亦學不躐等之意。與此正同。

甲午。

答江德功云：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取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

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也。字

也。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

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

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且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謂佛老之學。乃致知而離於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佛老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於蔽隔離窮之失。而不足爲知。則庶乎其可矣。甲午後。

乙未。答王子合云。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卻是添卻一事也。又云。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得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矣。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乙未後。

丙申。答黃直卿云。近日看得後生。只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會。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丙申後。

考異

按此書。與爲學先要立本文義一書相發明。爲學只當教學二字立本。文義立字疑有誤。卽所謂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也。只爲爲學字立字。少涉疑似。遂有立本居敬之解。細看語意。全不如此。以此

書證之愈見分明矣。

丁酉。

答程正思云。論語舊嘗纂訂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定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甚欲相與商訂耳。又答程正思云。論語說三篇甚仔細。所訂集註中一二字甚善。如三事之爲三者。當卽改易也。此書及濂溪祠記。按文

集濂溪書堂記。在丁酉。祠記在己亥。此云祠記。當在己亥後。

己亥。

語錄。聖人言語甚實。且卽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惟能審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卻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爲二物。何緣得有諸己。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賢用心處。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腳都不著地。其爲害反甚於向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今之學者。卽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余大雅

庚子。

答曹立之云。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祕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

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

答林擇之云。此間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似痛下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包詳道云。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扭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庚子後

答陳超宗云。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如此可以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庚子後

壬寅

又答陳膚仲云。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王寅後。

癸卯。

答項平父云。所論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唯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答李叔文云。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即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癸卯後。

答廖子晦云。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即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此。即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癸卯後。

考異

答廖子晦。按此說似淺。卻有實下手處。表裏內外。都是一齊用功。審其邪正公私。即所謂考之事爲。



之著者。故居敬窮理。原互相發。此條雖似淺近。然正是初學下手工夫不可忽也。

甲辰。

答董叔重云。示喻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

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

後

甲辰

又答董叔重云。來喻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賢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

域矣。

甲辰  
後

又答董叔重云。發見之端。只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闢。卽不曾說等

待尋討將來做此工夫也。

甲辰  
後

答周舜弼云。向時每說居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

先要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甲辰  
後

又答周舜弼云。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卻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

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原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

甲辰  
後

答程正思云。諸書再看。義理未安處甚多。皆是要切大頭項處。令人恐懼不可言。

甲辰  
後

又答程正思云。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說之不明。方略改定。正與來喻合。甲辰後

答王欽之云。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

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

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病。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

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爲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

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甲辰後

答路德章云。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

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皆私智之弊。正謂此耳。又謂儻遇

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尙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

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卽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

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

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甲辰後

答黃直卿云。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

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

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蓋旣曰各具一太極。則

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之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見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然此亦只是大概法象。若論日用工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也。既先有箇立腳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里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闊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耶。此書未詳何時。疑在甲辰後。

考異

答黃直卿。按此書言太極最詳。其曰。不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又曰。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又曰。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何由有進步。則大指亦可見矣。後之言太極者。大率想像思維。比量湊合。其於朱子此書。亦未之深考也。

乙巳。

答劉公度云。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仔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則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答潘端叔云。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卻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

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卻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又看得何如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胡季隨云。大抵欲速好徑。是學者今日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指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答高應朝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士子。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卽恐學者將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乙巳後。

答詹體仁云。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置。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卻許多懸空閒說。庶幾平穩耳。乙巳後。

丙午。

答潘公叔云。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修得大學中庸語孟。頗勝舊本。

答劉子澄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

又答劉子澄云。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同。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答潘恭叔云。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真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義。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大抵今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卻聖賢本意。亦分卻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

答胡季隨云。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格物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不以深戒也。丙午後。

考異

答劉子澄。按此云。方別尋得頭緒似差簡約端的。此爲子澄言之。子澄好編類文字。有向外浮泛之

弊。故以此力箴其失。前書所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卽所謂簡約端的。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也。按此兩書。鄒譜皆載之。而余注語亦附其下。但後書截載自近覺向來以下。似爲朱子自道之語。而其意未明。今并載居官一段。則向外浮泛。指編綴異同而言。乃謙己誨人之辭。文字語言之外。別有用心處。卽指押文字之類而言。而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其意愈明白矣。

答潘恭叔。按此所云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此爲恭叔言。欲其向裏著實用功。所謂因人說法。應病與藥者。非向來先後緩急。果有倒置處也。其下卽云病其說之太高與太多。其意可見也。鄒譜僅載前段。而合之與子澄書。則似朱子至丙午方自悔者。正學考以丙申至丙午十二年爲一大關鍵。至此主敬工夫益親切。皆是誤認。不可不辨也。

丁未。

答潘恭叔云。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

答王子合云。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工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又答王子合云。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丁未後。

又答王子合云。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心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窠臼也。丁未後。

考異

答潘恭叔。朱子早年爲學。於答江元適。汪尙書。鄭景望。陳正己諸書略可考。而已丑之悟。則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其確據也。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終身守之不易。而敬字親切之妙。於庚寅答林擇之書。已言之。是後言之不一。蓋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雖欲擬其近似而不可得。而輒敢率爾批判。其毋乃輕於立言乎。

戊申

答符復仲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答黃子耕云。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更元本作要純熟。直待元本作得諳。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

躡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戊申後

又答黃子耕云。示諭爲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令簡潔明白親切。令下工夫處。約而易守。乃佳耳。別紙兩條。亦覺繁雜。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耳。不必如此多說也。又云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工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工夫實處。卻無欠闕耳。戊申後

答楊志仁云。兩書所論存養工夫。甚慰。但此亦是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胸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揀取元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爲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戊申後

答陳抑之云。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汨沒於章句訓詁之間。覬勉於規矩準繩之內。卒無高奇深渺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妥。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強。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戊申後

答汪長孺云。大抵明道先生所謂會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爲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



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  
後·戊申

答方賓王云。示喻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甚慰鄙懷。但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講操存涵養者。又未免離卻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工夫也。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序。非是以今日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卽悔前日之致知格物爲非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日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所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  
後·戊申

又答方賓王云。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  
後·戊申

又答方賓王云。易傳所云。雖無邪心。而不合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埋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理。既有不合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則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愈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則其得失亦可見矣。  
後·戊申

又答方賓干云。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已事。但須實進得一步。方有立腳處。做得後段工夫。真有效驗爾。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卽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戊申後己酉。

答陳膚仲云。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謹往。

答吳伯豐云。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走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答方賓王云。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處。認得頃刻閒正當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拳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閒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工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己酉後

答李晦叔云。持敬讀書。表裏用功。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空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彼而舍此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又云。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會做工夫。

今日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最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物。方有得力處耳。已酉後。

又答李晦叔云。操則存。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自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又云。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工夫接續不令間斷耳。又云。罷卻許多閒安排。除卻許多閒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註脚。已酉後。

答林伯和云。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昧。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乎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怠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已酉後。

答汪叔耕云。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

體之實。而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天下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游反復。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又云。幸且置此。而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輿輿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於心目之間矣。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爲學規模。及今日用功次第。盡在此矣。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也。此書及大學章句在己酉後。

語錄。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不是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皆以敬爲本。敬卻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要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放教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是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楊道夫己酉後。

庚戌。

答周南仲云。熹頑鈍之學。晚乃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

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眞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誑。如九方臬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語言之外也。

答方子實云。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惰。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主一無適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卽是主一。主一卽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李子能云。承喻及爲學之意。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定大學解。亦說得此次第分明。可細考之。依此節次。做一兩年工夫。自當見得門路。立得根本也。

答黃道夫云。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氣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禮運之言。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詩曰。天

生蒸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百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庚寅後。

答吳伯豐云。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卻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能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庚戌後。

答曾泰之云。所喻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缺之。卻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卽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工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又云。論語集註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工夫。卻在當人不在文字也。未詳何時。以編次之例考之。當在己酉庚戌後。

語錄。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稱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旣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日與之說箇樣子。久之自見。楊道夫。某學得今年始無疑。章伯羽。

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澈。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真知得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真知得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肯做。陳淳

擇善而固執之。致知格物。便是擇善。正心誠意修身。便是固執之。淳舉南軒謂知與行互相發曰。知與行須是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要皆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陳淳

看道理須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面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一句透。道理小了。陳淳

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煞定合做甚底事。聖人教人。也不會教人煞定如何做。只自家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今日一樣事來。明日又一樣事來。預定不得。若指定事親。而又有事長。指定事長。而又有事君。只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陳淳

讀書理會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事。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件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處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

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缺了一物之理。

陳淳

考異

朱子在漳州云。南來吾道得一安卿。安卿蓋知用心於內者。故深望之。所言多宏闊。蓋欲其展拓得開也。而安卿專用心於內。於朱子所言不無錯認處。如第一段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此卽補傳窮之以至其極。極者至善之謂。事理當然之極也。語自分明。而安卿前所錄云。如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此恐是轉了朱子語脈。只是安卿意指也。章句於此。只云究其精微之蘊。程子亦曰。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初未嘗言尋其根原來處。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少長。無不知敬其兄也。此是自然如此。何須窮究。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於此可識仁義爲吾性之固有。而非外鑠耳。若於事親尋其根原來處。自性中之仁來。於敬長尋其根原來處。自性中之義來。則是以事親事長爲借徑。而以識性中之仁義爲極。則其與楊慈湖所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知不覺入闈奧。何以異哉。安卿問曰。看道理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所錄答語。卻不甚分明。於此可見安卿本指。而所錄朱子語。率多雜以己意。後來所見亦不出此。故終是展拓不開。而無以副朱子之望也。今所錄五段。與正學考所錄有不同者。覽者可以參考其得失焉。





#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二

辛亥

答曹元可云。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略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

答曾光祖云。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間講論省察。便是致知。如得一分。便有一分工夫。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加勵而後得也。但目下持守講學。卻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爲憂也。又答曾光祖云。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卽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卻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答劉公度云。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是到頭。若更欲別求見解。卽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又答劉公度云。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歧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旣陷於一偏而不可救。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趨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

爲有亡耶。

答吳伯豐云。近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卻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略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卻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答陳廉夫云。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別有疑慮。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卻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辛亥後

答周舜弼云。所喻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辛亥後

答鄭子上云。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卻無可下手處。此本既立。卽自然尋得路徑。進進不已耳。辛亥後

又答鄭子上云。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

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卻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又云。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此大學所以貴格物也。辛亥後

語錄。蜚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鄭可

某今日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趨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時。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葉賀孫辛亥後

考異

答吳伯豐。此云。欠卻涵養本原工夫。此爲伯豐言之。末云。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後來據此。乃謂朱子晚年始悟涵養工夫。豈非夢語。果齋李氏所論。似本此書。而末云。學者則知所傳矣。又或悅乎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與此恰相反。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壬子。

答胡季隨云。願深省察。且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近思等書。子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

答劉季章云。賢者比來爲學如何。覺得多是不會寬著心胸。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己。所以心

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

答項平父云。大抵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工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

癸丑。

答鄭仲禮云。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見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由於此。不可不深戒也。

答許中應云。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論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蠱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徼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同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

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甯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於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諭。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

語錄。漢卿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年死。卻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嘆。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是以前就道理說。今就勳業上說。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葉賀孫

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到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腳痛灸腳。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潘時舉癸丑後

### 考異

答許中應。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致知處。卽是力行。非有二事也。夫讀書所以爲學。未有爲學而不自於讀書者。讀書不離於章句訓詁之謂。朱子晚年與人書。其發明此意甚詳。故曰。持敬窮理。不是兩事。蓋屢言之。勉齋行狀云。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理。毋

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則已說成兩截。而非朱子之意矣。至果齋李氏。又謂晚年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始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其失朱子意尤甚。後來異論。皆自於此也。噫。此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饒胡以下諸公。又何責哉。甯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此是真實語。所謂學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己者。故朱子但譏其顯著處。多所間斷。而謂其有不睹不聞之欺也。若良知家。則借此語以遮掩其共見之過。而反以不睹不聞欺世。其不睹不聞之地。真有無所不至者。而於陸氏之學。迥然其不同矣。故良知家雖託於陸氏。而實非陸氏之所許也。

甲寅

答孫敬甫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間。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爲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後可以有功也。

答胡季隨云。遺書云。先立根本。後立趨嚮。卽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甲寅後

答林退思云。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

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盡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跋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甲寅後。按此書與五十四卷答王季和第二書同。

答余國秀云。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

甲寅後。

答杜仁仲云。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

甲寅後。

乙卯。

答劉季章云。所論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



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如此迂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答王晉輔云。爲學大概。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答任伯起云。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尙未能如舊。流竄放殛。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

答林德久云。所諭日用工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又云。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卻爲不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砢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使省力耳。

答曾景建云。讀書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卽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音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概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

又答曾景建云。主一窮理。此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難。爲之甚難。元本作易誤而守之爲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鶩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

答趙詠道云。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審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媿媿姝姝。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

答吳伯豐云。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卻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乙卯後

答劉仲升云。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不元本作但誤務存養者。即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

妄意躐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仔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脈。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季章意思。正是如此。若只解義有差。下字不穩。猶未爲深害也。又云。更就自己心身上做工夫。凡一念慮。一動作。更須著實體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仔細辨別。勇猛斷置。勿令差誤。觀書論理。亦常如此剖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乙卯後

答胡季隨云。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工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攷其自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乙卯後

答余正叔云。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卻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

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惰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卻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乙卯後

又答余正叔云：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其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是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

眞爲判然二物也。乙卯後

答陳衛道云：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卻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見得此心，此心即吾不相離離空處，絲忽間不容略有差舛，纔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打或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直能搬柴運水，卽是神通妙用。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卽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緣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此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

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

又答陳衛道云。欲爲儒者之學。卻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卻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真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撓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儻侗恍惚之間也。乙卯後

答項平父云。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剖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盡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

答孫敬甫云。示諭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意。元本作遇誤使有所據依。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四字亦恐有誤今謾往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

考異

答劉仲升。按朱子所說兩種病痛。其支離昏昧者。蓋多有之。若妄意躡等。懸空杜撰者。則其據地頗高。而人亦不敢輕有訾議。所以自信愈篤。而其病則與支離昏昧者。實無以異。此有志之士。不可不痛戒於此也。

丙辰。

答劉季章云。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卽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

答方賓王云。所論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答張元德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卻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答孫敬甫云。所論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知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

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

答劉季章云。熹今年之病。發作雖輕。而日月甚久。又氣體衰乏。精神昏耗。大與常年不同。亦是年紀催促。理應如此。不足爲怪。但恨平生工夫。只到此地頭。前面地步有餘。而日月有限。又不得與朋友之賢者相聚。日夕切磋。恐此意一旦斷絕。更爲後賢之憂耳。

又答劉季章云。熹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答周南仲云。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箇題目在面前。又卻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孫敬甫云。南康誥孟。是後所定本。然比讀之。尙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

答方賓王云。病中卻於詭僞舊聞。看得轉覺簡約精明。非昔時比。恨不得相與講之也。又云。舊嘗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愈長。

答張元德云。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爲佳耳。

又答張元德云。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體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卻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丙辰後

答孫仁甫云。人無英氣。固安於卑近。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尙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丙辰後

答孫敬甫云。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養講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



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攷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卻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丙辰後

考異

答劉季章。按此書剖斷直截。最爲分明。但前與劉仲升書云。據自己一時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季章意思正是如此。以此參詳。則此書似非與季章者。蓋非所以矯其偏而救其弊也。或編次者之誤。未敢自必。姑記所疑。

丁巳。

語錄。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輔廣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又勝似前年。林

又諭輔廣云。今講學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道理無安著處。若有主一工

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爲我有。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更緩散消索了。又云。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多。散緩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求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

輔廣

答度周卿云。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答楊子順云。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答葉仁父云。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

答潘子善云。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答吳伯豐云。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車。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決。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須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

又答吳伯豐云。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之不精。區區屬望之意。蓋非他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深體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間。無所愧怍。而胸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爲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

戊午。

答孫敬甫云。所論纔說存養。卽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卽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去年嘗與子約論之。渠信未及。方此辨論。而忽已爲古人。深可歎恨。今錄其語。謾往一觀。深體味之。便自可見也。

答劉季章云。來喻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者。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耶。

答劉季章云。來諭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會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閒說。只著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又云。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

著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脈。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  
己未。

跋南軒主一箴云。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贅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

答熊夢兆云。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會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

更不曾得做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未詳何時。以類附此。

語錄 先生語淳曰。子思說尊德性。又卻說道問學。這五句是爲學用功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卻只偏在尊德性上去。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事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節。卻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邊易得暗昧了。一日間事變無窮。一身有許多事。一家有許多事。一國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與他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  
陳淳

先生語淳曰：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所以聖賢教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件上理會去。

陳淳

先生語淳曰：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頭處。但聖人平日也不會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又曰：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卻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恐擷破，放那邊也恐擷破。這天理說得蕩漾似一塊水銀，滾來滾去，捉那不着。又如水不沿流，泝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得。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有多少次第，力行有多少次第。

陳淳

先生目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如吾友所說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粗鈍

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緊要便讀。閒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會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差異。看了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必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地看得。又曰。而今且云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看來看去。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纔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如天命之謂性。初且恁地平看過去。便看率性之謂道。若只反倒天命之謂性一句。便無工夫看率性之謂道了。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亦且平看過去。便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只反倒這未發之中。便又無工夫看中節之和了。陳淳

淳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要如此。事君要如此。事長要如此。言要如此。行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如何。如喫饅頭。只撮箇尖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近來看這樣話。都是閒說。不是真積實見。陳淳

考異

朱子晚年於陳安卿屬望甚重。故訓語最多。所謂倒廩傾困。羅列而進者。其云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之。又可惜了。意可槩見也。然安卿自守所見。終是展拓不開。所錄朱子語。累百千言。語意頗有錯雜。而所歸重在四面湊合。將來成一件物事。又每事必尋討原頭處。此只是安卿所見於語脈中。未免轉卻朱子意旨也。朱子云。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又卻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如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又曰。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粗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皆切中其病。後來與廖子晦書云。安卿之病。亦正坐此。因書曉之。無令久自拘繫。蓋已逆料其終。故亦未嘗望以傳付之任也。正學考五段。失載所言安卿之病。而於安卿錄有未盡得朱子之意者。則未之辨。今所錄與正學考有不同者。而附論之如此。以俟後之君子考而擇焉。安卿初意謂先見天理原頭。而後做工夫。朱子已力闢之。其後又謂於件件事上尋究本原來處。將來四面湊合。只成一件事物。於前說雖若少異。而實無異。指其件件講明者。總爲尋究本原。以爲湊合一件之地。所重不在件件講明也。朱子與廖子晦書論此最明。而曰安卿之病。亦正坐此。蓋指此爾。其云不可纔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語自分明。卻又曰致知就這事上。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與前語正相反。安卿又問曰。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件物事否。此可見安卿之意。而所錄朱子語。亦每有四面湊合將來。便只是一樣道理之云。此自安卿之意。而非朱子

之指也。朱子嘗云。曾子終身。亦只是戰兢臨履。中間一唯。乃不期偶然得之。非其初祈嚮到此地位。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如安卿所錄。乃是祈嚮到此地位。而後施下學之功者。恐非朱子語。聖門工夫。只在下學處上達。蓋未可易言。德行如冉閔。文學如游夏。皆不與一貫之傳。豈後之人皆在冉閔游夏之上哉。安卿所錄。有得有失。今亦未能細辨。姑舉其槩如此。俟後之人訂正。其是非焉。

庚申。

答楊子直云。熹病日覺沈重。而醫者咸以爲可治。但服藥殊不見効。安坐拱手。以聽天命耳。不知近日更得何異書。便中望見告。此間卻亦讀得舊書。但鍛鍊得愈純熟。亦頗有實用。不專是空言也。

答廖子晦云。詳來論。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源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於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



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分別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而來。須知顏曾洞見全體，卽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諭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工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工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諭之詳，終亦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仔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合，渠

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爲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繫也。二詩亦未甚曉。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就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語錄。廖子晦得書來云。有本原有學問。某初不曉得。後來看得他們。都是把本原處。是別有一塊物事模樣。聖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真箇是有一箇物事。如一塊水銀樣。走來走去。那裏這便是禪家說。赤肉團上。自有一箇無位真人模樣。黃義剛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箇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想。幾會捉定有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只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黃義剛。○按此條。又見一百十七卷。不知何人錄。

### 考異

黃義剛錄。按此兩條。發明答廖子晦書意尤確。故附著之。據安卿祭文。以己未冬暮至建寧。未久辭去。與子晦書。蓋在其後。書中有安卿向來至此之語。可考也。廖書在庚申正二月間。此真所謂晚年定論者。安卿在建寧時。不得預以廖書爲問。此記者之誤。義剛錄在癸丑以後。據錄言侍教半年。當是癸丑。淳錄在己未。義剛錄多與淳錄同。凡此皆不可考。而安卿舉廖書爲問。則其誤無疑矣。

答或人一作答劉公度云。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仔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卻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齋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

答或人云。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卻能交相爲助。卽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又云。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又云。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

答或人云。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撻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卻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撻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答姚徠云。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及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未詳何

右朱子論學切要語。先君子手定目次。起己丑至庚申。爲年譜附錄。既纂集盈帙。適會有疾。浸劇。竟

至大故前後凡六年。尙缺而未補。而已定者猶未盡脫稟也。蓋先君子絕筆之書。雖有未完。而意指昭揭。脈絡聯貫。實與年譜匯爲大觀。今敬因其舊。附刻於年譜後。分兩卷。男箴聽謹識。



# 朱子年譜後敘

朱子年譜。漢師王白田先生纂訂也。漢童子時。卽受業先生之門。先生不徒授之書。習其句讀已也。嘗書朱子白鹿洞學規。粘之壁間。諄諄提示。自慚駑駘。下乘鞭策。罔濟。獨是從學多年。竊窺先生博覽羣書。尤於朱子文集語類。反復觀誦。考核精詳。蓋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學凡屢變。其提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以答呂伯恭。劉子澄者。乃乾道庚寅。朱子年踰四十。後至七旬。凡與人書問往來大旨。皆不出此。此班班可考者。至答何叔京。江元適諸書。則乾道甲申。朱子年未四十也。異學爭鳴。往往取其早年論議。與己稍合者。著爲晚年定論。又爲道一編。混淆其間。此年譜不可不作。而向有李氏洪氏二本。皆訛舛滲漏。淄澠莫辨。先生憂之。遂據李洪二本。而缺者增之。誤者刊之。并擇朱子晚歲論學切要語。以附於後。比之閑關錄。學節通辨。意則同。而纂訂加詳也。未第時。卽編是書。厥後成進士。入館閣。於都門侍側。每退食之暇。必手朱子書而紬繹之。迨歸田里。誦寶箴。凜抑戒。以至勗勉後進。罔非朱子義蘊。而年譜屢易其藁。直至易簣前數日。釐正乃成。蓋數十年精力。皆積於此矣。向已鏤板行世。今漢乘鐸吳邑。竊謂人文勝地。漢之譚陋。何以爲教。然回思先生曩所以教漢者。漢愧躬行不逮。而述其所教。轉以教人。猶爲補過。先生之教。不出朱子年譜一書。乃從芑貽。雒師諸世契。取板播以行。意欲廣是書於吳學。俾濟濟多士。咸知朱子之學。始終本末。確有可據。不至惑於異言。是亦先生纂訂之意。當今聖朝之表章朱子。可

謂至矣。既升十哲之列。又願其全書於學宮。又於吳中建紫陽書院。賜詩褒美。此今日人文之所由盛乎。則是書也。行於世。或亦於教化有所裨補云爾。因備述所以附於卷末。時乾隆己卯孟秋。受業門人喬汲百拜謹識。

# 朱子年譜跋

右朱子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錄二卷。國朝王懋竑撰。案先生字子中。號白田。寶應人。康熙五十七年進士。乞就教職。補安慶府教授。雍正元年。以薦被召。引見。授編修。上書房行走。二年春。以母憂去官。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費。居喪毀瘠。旋以老病乞歸。生平身體力行。刻勵篤志。精研朱子之學。是書四庫提要已著錄。阮文達國史儒林傳稿。稱其白田雜著八卷。於朱子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皆後人依託。非朱子所作。其說爲宋元諸儒所未發。嘗爲朱子答江元適書。薛子龍書考。根柢全集語錄。鉤稽年月。辨別異同。求其始末。幾微得失。無不周知。其言尤允當。又稱其歸里後。杜門著書。校定朱子年譜。大旨在辨爲學次序。以攻姚江之說。卽此書也。蓋先生生平以朱子爲依歸。是書專爲衛道而作。雖未盡合年譜體例。然竊謂卽以當朱子全書節要觀可耳。吾粵陳清瀾建嘗著學部通辨。以快陸學之隱。謂新安姚江之學。如薰蕕黑白之不同。亦爲顧亭林。陸清獻。藍鹿洲諸君子所稱。然盛氣以相詆。其去是書不啻上下牀之別矣。咸豐癸丑仲秋上丁日。南海後學伍崇曜謹跋。